

激 流 飞 舟

——党的十五大以来深圳市从源头上
预防和治理腐败回顾

廖成林 主编

海天出版社

主 编 廖成林

副 主 编 孙大卫 陈章联 陈晓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激流飞舟：党的十五大以来深圳市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回顾/廖成林编著. - 深圳：海天出版社，2001.10

ISBN 7 - 80654 - 591 - 3

I . 激... II . 廖... III . 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文集 IV . D262.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3103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 htph. com](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封面设计：

责任技编：卢志贵 责任校对：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电话：(0755) 2720730

深圳市 印刷厂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

字数：千 印数：1- 5000 册

定价：.0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1	第一章
6	第二章
13	第三章
22	第四章
27	第五章
36	第六章
44	第七章
49	第八章
54	第九章
61	第十章
63	第十一章
68	第十二章
73	第十三章
76	第十四章

艾米丽的绿色爱情



目 录

Studying in Secondary School in Singapore

艾米丽的绿色爱情

艾米丽的
绿色爱情



目
录

84	第十五章
89	第十六章
96	第十七章
104	第十八章
111	第十九章
115	第二十章
122	第二十一章
126	第二十二章
131	第二十三章
137	第二十四章
143	第二十五章
154	第二十六章
159	第二十七章
168	第二十八章
172	第二十九章
178	第三十章
184	第三十一章
189	第三十二章
195	第三十三章
201	第三十四章
205	第三十五章



第一章

我合上双眼，脑海里浮现出……

白色保时捷顺着停车场的弯道匆匆而下。三层楼下，艾迪发疯似的冲向电梯门口。他清瘦而又矫健的身材在停车场制服的衬托下，显得倜傥风流。风儿撩起他短短的金发，电梯门在他面前轻轻滑开。电梯小姐康琦塔焦急地瞪着他。她恭敬地举着公文包，一只手无意识地抚摸着那上面的姓名缩写“ET”。

“我们可能追不上她了。”

“追得上。”艾迪脸上绽出骄傲的微笑，“有了我们，艾米丽的公文包就丢不了啦。”

保时捷尖叫着停在他们面前，引擎低沉地吼叫着。艾迪一个箭步冲上去。电控车窗缓缓落下。

“女士，你忘了这个。”艾迪的声音有点沙哑。他把公文包递到了从车窗里伸出的那双指甲修得整洁漂亮的手中。

“谢谢，艾迪。”低沉而又温柔的嗓音既富女人味又





充满了神秘感；请叫我‘艾米丽’。”

艾迪艰难地清了一下喉咙：“好的，女士……我是说，艾米丽。”康琦塔不由自主地行了一个屈膝礼。亮锃锃的汽车再次启动，开上了大街。艾迪和康琦塔依依不舍地目送着艾米丽。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她呢？

在艾米丽公司的会议室里，一群年轻的经理焦虑不安地等待着。艾米丽穿着闪亮的高跟鞋，迈着长腿，气宇轩昂地从走廊上走过来。

“艾米丽，我在跟你说话！”

啊，不，蒂芙姨妈！我马上就要进入最精彩的部分了！

她走进了会议室。得知在他们面前的是世界上最有权势、最具商业头脑的女人，那些人不由得对她的美丽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他们对她的倾慕，像空气中浓烈的香味，无处不在。

“艾米丽！过来洗碗！”

你瞧，妈妈也来了。我得快点！

一个年轻人拿着一枝玫瑰花，笨拙地举步向前。

“艾米丽，您不介意我送花给您吧？”

“喔，不会的，布利特。”艾米丽的呼吸急促起来。

“艾米丽，你让这双胞胎在做什么？他们一身都是泥巴。”

那就是我妈妈布兰琦。我绝望地试图继续我的白





日梦，因为布利特有话要跟我说。但是，蒂芙姨妈突然说：“斯蒂维，你嘴里是什么？”

她把手指塞进斯蒂维淌着口水的小嘴里，尖叫道：“喔上帝！他嘴里有一只蜗牛！布兰琦，斯蒂维嘴里有一只蜗牛！”

完了。都完了。好梦被搅了，艾米丽公司只得给现实让路了。现实就是：两岁的斯蒂维正在号啕大哭；他的双胞胎兄弟杰里弥鼻孔下挂着一条鼻涕；蒂芙姨妈挥舞着一只满是唾液的蜗牛；而妈妈布兰琦正在数落着我的不是，譬如我的不负责任啦，我的白日梦啦，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啦，我不喜欢吃花生黄油三明治啦，等等，等等。

妈妈和蒂芙姨妈有着一样的腿、一样的身材、一样蓬松的红头发和一样的令人厌恶的模样，唯一的区别是，妈妈没像我们家的其他人那样戴一副眼镜而已，所以她常常看不清我的脸。她更多地是在鸡笼里忙碌。那鸡笼是由一堆烂木头搭成的旧棚子。蒂芙姨妈在我眼前舞动着那只蜗牛，愤怒地讲述着它会给斯蒂维带来什么样的伤害。说实话，我真的有点同情那只蜗牛了。

我说：“对不起。”

她正盼着我说对不起呢。这时，她的嗓音就会提得更高，不厌其烦地阐述为什么我的道歉没用。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受这种罪。





其实,我完全没有必要掺和在里面。因此我就离开了。我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穿着我那双难看的灰暗的靴子走开了。我踏上了一条从工厂到海边的近路。

我们家住在维多利亚海岸外的一个小岛上,靠加工海草为生。我们的工厂看起来就像一个可怕的中世纪的地狱。这个地狱里的绿色海草雾气腾腾,发出一股咸咸的臭味儿。

工厂里黑黢黢的,地板上堆着齐踝深的热乎乎的绿色东西。大锅里的绿色玩意儿冒着泡往下滴。在墙上还挂着许多粗粗的管子,那里也在滴淌着热乎乎的绿色玩意儿。我的亲戚们就在这儿上班。

要是没有眼镜,他们简直就像是从中世纪的地狱里直接走出来似的。

穿过晒太阳的海豹和筑巢的信天翁,我来到了海滩。涨潮了,海水把海藻卷上了海岸。要一直走下去的话,恐怕我就得跑到南美洲去了。我将双手插在裤袋里,大吼大叫了十秒钟,感觉稍微好了一些。

回头就开始写信了。蜗牛事件让我最终做出了决定。还好,我还有一些邮票。我取出了我最好的信纸。这可是一个重要的决定,不过,我已下定了决心。

路颇特·默多克先生(注)

新闻有限公司



美国

亲爱的默多克先生：

您可能还记得我在此前给您写过几封信。我知道，您肯定有许多的来信要处理，因为希望干一番事业的人太多了。我相信，他们都想要您赞助他们。默多克先生，我可不是来要赞助的。我想请您录用我。

您真诚的
艾米丽·塔特
塔特岛
维多利亚省
澳大利亚



艾米丽的绿色爱情

路颇特·默多克，澳大利亚人，世界著名的媒体大亨，控制了澳大利亚一半以上的传播媒体。



第二章

让我解释一下吧。我十四岁，名叫艾米丽·塔特。我和家人有点格格不入。你听了我家的故事，就会明白这是为什么了。

一切都是从我的曾曾祖父塔特开始的。他是一个捕猎海豹的人。他的视力很差，只好来到澳大利亚。世界上，只有澳大利亚的海豹最温顺，等着你去抓它们。除了偶尔会在礁石上摔一跤从而把他的长矛折断之外，他还是干得不错的。

他结过三次婚。离婚期间，与众多姑娘有染。其结果就是，在内陆方圆三十公里之内，你至今还可以遇上许多姓塔特的人。那些塔特种族各异，即使最小的孩子也是近视眼，戴着深度眼镜。

而今，海豹成了被保护动物。它们在岛上乱爬，开始报复我的曾曾祖父了。那些从曾曾祖父手下幸存下来的海豹，或者聪明绝顶或者凶残无比。现在，它们通过杂交，全都变得既聪明又凶残了。在冬天的交配季节





里,老人们只好坐在手推车上,以保护自己不受海豹的攻击。

今天,大约有五十个姓塔特的人住在塔特岛上。在大陆上的就更多了。因为是我的外公开办了这家工厂,所以我就属于岛上“皇族”的一员。这就意味着,我得和那些疯子一起住在摇摇欲坠的木屋里。那些疯子跟我一模一样,故而就更为可怕。

我给你描述一下吧。我们整个“皇族”正在吃饭。我、外公、妈妈、蒂芙姨妈和姨妈的三个孩子(西那蒙、斯蒂维和杰里弥)。除了妈妈,我们都戴着眼镜。这下可麻烦了,因为蒂芙姨妈做的饭菜热气腾腾的,蒸汽蒙上了所有的玻璃表面,当然也包括我们脸上挂的玻璃片儿。那对双胞胎的眼镜是用橡筋缠在脑后的。真不知道他俩的眼镜是否有用。他们的镜片上面总是粘满泥污,也许,他们不戴眼镜还会看得更清楚。

外公递给我一张条子。是给妈妈的。上面写的是:“废话篓子,把土豆递给我。”我递给了妈妈。她读了后,也在她的记事本上划了几笔,然后撕下来给我。上面写的是:“自己拿,你这老山羊。”我还没递给外公,他就已经看见了上面的内容。他嗷嗷地吼叫着,准备要说点什么,但他马上就意识到,如果他开口说话的话,他就输给妈妈了,他只好自个儿去拿土豆,虽然他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但他也只能把气发到食物上,愤怒地吞食着





土豆。他写道：“懒东西。”懒东西？这肯定是他从电视上学来的词。外公总是在密切地观察着是否有人在对他进行侮辱。

几年前，外公和妈妈就开始在餐桌上不说话了。我不太清楚原因。也许是因为他们共同从事家庭经营的时间太久了吧。要是你是一个岛上——从这个岛乘轮渡十分钟就到大陆——的家族企业的两个管理者之一的話，吵架可是没法避免的。没有什么可以约束他们的争论，所以他们之间的分歧就无谓地与日俱增。曾经，由于妈妈坚持认为“真诚地”这个单词中没有字母“C”，外公气得把打字机一下扔出了窗外。

在办公室他们还是要谈话的，他们可不愿将自己的那种乐趣剥夺了，只是回家不交谈而已。这样也好，家里和平了。蒂芙姨妈只得唱独角戏了。她不断地抱怨说是她在照顾全家人。对此，妈妈给予鼻哼，而外公则不满地咕哝。

我得说，蒂芙姨妈的抱怨是有道理的。她确实包揽了家里的所有家务。她洗衣、做饭、修剪花园，还要带她的三个孩子（在那双胞胎出生后不久，她的丈夫就离开了）。你能想到的，蒂芙姨妈都做了。但问题是，她做得实在太糟糕了。在她抱怨时，我们并不感到歉疚，这只能说是她的耻辱。实际上，你还会感到非常愤怒，因为她做过的所有事情，你都得帮她重新做一遍。





蒂芙姨妈给你做了一件新衣服——你一穿出门袖子就会掉；蒂芙姨妈打扫了浴室——总会有一团黑乎乎的脏物堵在放水口处；蒂芙姨妈做了一道烤菜——可那菜的中心还结着冰呢。因此，在她还没做完那些事情之前，你就已经怒火中烧，不得不过去帮她收拾残局。

当然，也不完全是她的错。塔特家的人都戴着眼镜，做家务时眼镜上雾气腾腾，看不清。有朝一日，我有名有钱之后，一定要去配一副隐形眼镜。这可不是为了不受蒸汽之扰，而是为了不让人把我当成塔特家的一员。

你可别误会我。我还是很爱我的家的。可问题是，我喜欢整齐清洁，极富商业头脑。而这个恰恰是他们所没有的。我喜欢商业。在学校的计算机课上，我是学得最好的学生，每分钟我可以打六十个单词；有些女孩存钱是为了去买摇滚歌星的画片，而我存钱是为了买商业杂志。

也许，是爸爸让我与家庭的其他成员不一样吧。爸爸出生在澳大利亚的一个最古老的嬉皮士家庭里。他名叫斯凯·皮斯马克尔。皮斯马克尔就是“和事佬”的意思。但他却当了一名股票经纪人。妈妈不怎么谈他。蒂芙姨妈曾经跟我说过，有一天早上，妈妈醒来后，发现了一张纸条。爸爸说他无法忍受这儿的压力，要到金





融界去实现自我。

几个月后,我降生了。一个禁锢在塔特躯体内的金融天才降生在塔特岛上。在塔特的海草包围之中——更糟糕的是,在塔特们的包围之中。自那以后,爸爸就杳无音讯了。蒂芙姨妈说,他已更名为克莱格什么的。从学校毕业后,我准备给所有叫克莱格的股票经纪人打电话。找到了爸爸之后,我就威胁他说,如果你不给我在股票交易所找一个工作的话,我就把你的地址给妈妈。

十岁时,我就懂事儿了。那时,我意识到,我可以比妈妈或外公更好地管理我们的工厂。特别是在那只海鹰叼来一条两公里长的海蜇砸在外公的头上,外公开始觉得他又回到了战争年代之后,我的这种观念就更加坚定了。

实际上,任何人都能比外公或妈妈管理得更好。只需要将生产流程化就行了。至于销售嘛……如果愿意,我们可以把海草晒干来卖,也可以把它用作冰激凌的粘化剂,还可以用作沙拉盒子,或者香波、牙膏和织物的原料,或者用作肥料;或者卖给日本人当菜吃——海草可说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了。

可现在卖给谁了呢?我们把海草烧沸,从中提取果冻状的东西,然后卖给当地一家叫亚拉丁迪小啤酒厂作增泡剂。





我可不是在开玩笑。

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的曾曾祖父在 1836 年爱上了阿德莱因·伯格尔夫人。她是亚拉丁迪啤酒厂老板威廉·莎士比亚·伯格尔的妻子。曾曾祖父得想个办法，以便能找到借口经常去看她，所以，他就开始向他们出售我们的海草了。

从他们的广告用语，你就可以知道亚拉丁迪啤酒厂的经营是多么漂亮。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他们的口号一直是“要聪明，请饮亚拉丁迪的蓝色啤酒”。真叫人无话可说。

不管怎样，亚拉丁迪·多格一直在摧毁着我的童年。他是由那些毫无幽默感的伯格尔家族的人们所设计的一个卡通人物。在啤酒厂所有的广告画上都有多格的形象。那是一个红光满面、长着一只红鼻头的胖老头，手里拿着一杯冒泡的啤酒。他的智商也就只有 10 左右吧。他的嘴边漂出一个泡来，泡里面写着：“瞧，这就是我所说的精明的头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拉丁迪·多格的指代对象在那冒泡的啤酒上完全搞错了。比如说，有一张多格的广告画紧挨着蒙娜丽莎的画。当多格说：“瞧，这就是我所说的精明的头脑！”时，他正冲着他手里的啤酒在说这话。这简直就跟看一场迎头相撞的车祸一样有趣。要这样的话，不管我上哪儿去，人们都可以冲着他们手中





提着的垃圾说：“瞧，这就是我所说的精明的……”要是有人跟我说这话的话，我非得把他撕成碎片不可。

唉，我实际上不敢那么做。然而，它却能帮我伪装。通过伪装，你可以做许多的事儿。

你瞧，因为我的曾曾祖父在 150 多年前与阿德莱因·伯格发生了碰撞，今天，咱们家的后人就不得不靠煮海草为生了。

妈妈和外公长着一颗猪脑子，他们不愿听别人的意见（至少也该听听我的意见吧），因而，一切都不会改变。唉，你瞧，我就像一颗拼命要钻进方洞里去的圆钉。或者像一颗要钻进圆洞里去的方钉。不管是哪种情况，我的家庭都认为我能成功地钻进去。但是，我不行。我对此感到厌倦。

每天的上学路上，我都要做白日梦。这白日梦是从我向孩子们挥手道别时开始的。它是这样的。一个年轻英俊的投资人出现在岛上（这时我已走到海滩向一群正在捞海草的叔叔挥手了）。然后，那位年轻的投资人就任命我为总经理（这时我已走过了海滩，到了我的许多亲戚所居住的活动棚屋处了）。

接下来，精彩的部分开始了。首先，我在工厂里彻底地掀起了一场改革（这时我一边在向一群姨妈打招呼，一边拍拍那只叫“胖子”的海豹）。然后，我更换了所有的旧设备（这时，我那 60 岁的双胞胎表弟克莱姆和





柯尔正递给我潮湿的饼干或者罗纳德·迈克多纳的小塑料模型)。

走在栈桥上时，我正在和一个日本公司做一笔数百万美元的交易，我把这个岛子也卖了。由此我成了世界上最年轻的百万富翁(这时，轮渡进入了视野。长得像坦克似的路碧·塔特姨妈在船舵处向我们挥手)。

轮渡靠在大陆那边的码头，校车正等在那儿。这时，我正在纽约领取一项商业巨奖。我需要这种奇妙的成功，因为在这个时候，外公往往就会驾着他的摩托艇在水面经过。他的艇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被囚禁在这个岛上了！”

校车里一片欢声笑语，我却恨不得一头撞死自个儿，因为我闻到了自己衣服上的海草味儿。



第三章

因为有最好的朋友文斯，学校还算是个可以呆得下去的地方。他也是塔特家族中的一员，是库里一支的表兄。他的爸爸是名律师，若不是因受情感因素的要挟



从而对所有家族内的案件一律免费的话，也许会很富有。文斯与我同班。多年来，我们常讲些海草、近亲结婚和亚拉丁迪·多格的笑话，我们之间的友谊也就渐渐地建立起来了。他总会在校车上为我留个位子。

同往常一样，文斯在靠近车尾处，那些新新人类坐在车的前部以威吓司机。他们那一头拉斯塔法里式的发绺像极了我用香波洗过的洋娃娃——贝琳达的褐色的小辫儿。他们身上每一处能戴的地方都戴上了耳环，甚至还有些地方我就是想一想都会觉得痛。我从他们中挤过去，等着那些和海草，亚拉丁迪·多格有关的俏皮话从他们的嘴里冒出来。五、四、三、二、一……

“哎，艾米丽！”

就在这当口，加斯丁叫了我一声。这家伙是那帮新新人类的头头，在上幼稚园时就是个暴徒。他曾把大伯德的练习本封面一把给撕了。

“瞧，那就是我所说的……彻头彻尾的笨妞儿！……”

他说道，新新人类们都笑了起来。

文斯朝天上望了望，把他的书包拿开了。我叹了口气，坐下来。为什么那些新新人类从来不会“笑”呢？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的确笑了，可总是笑些莫名其妙的事儿。那些笑总是某种对他人愚蠢的抗议。我想在寒冷的天王星上可不会有人笑得出来。他们会全体懒洋洋地围成一堆，一边听着重金属音乐，一边捻弄鼻环。





这天早上校车里尤其嘈杂，因为我们有了一名新的司机。他弄不清楚应该在哪些站接乘客。他竟然笨到要来问我们。这真是一着坏棋。

我们错过了应停的站，车上每个人都雀跃不已。这车一会儿起动、停下，一会儿急刹、倒车。司机咬牙切齿地咒骂着，大伙儿把头、手伸出窗外。在亚拉丁迪·多格广告牌旁的购物中心处，一位老人在玛丽莲·梦露的招贴画旁喝着啤酒，他砰砰地捶着车门，大声喝斥我们。他的头顶已秃了，短裤提至胸口，大声地骂司机是个笨蛋，还向加斯丁挥动头拳。车内嘘声一片。

由于是取道新建的高速公路，我们提前到达了学校。没人告诉司机他不该走高速公路，因为在偏街上还有十个孩子在等着搭校车。

在社会研究课上，每个人都在传递有关学校舞会的小条子。我讨厌学校舞会，因为蒂芙姨妈总给我穿些稀奇古怪的衣服。加斯丁与班里的新新人类们一如既往地试图使我们的社会学老师——米尔丝夫人燃起怒火。因为如此一来，米尔丝夫人就会双手砰地一声按在讲桌上。

这并非因为他们真的想让她生气，而是由于两年前，米尔丝夫人生气地把双手按在讲台上时，她的乳房突然从衣服的前襟露了出来。

我们正在搞生态旅游，宣扬“振奋道德”。这事儿就





好比岩石要形成高山不可能一蹴而就。缘于我们异常依恋她的双乳。每次她一说“振奋”，各类人都会摇摆身体，噗地一声大笑起来。米尔丝夫人搞不懂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儿。她还不停地问：“振奋有什么可笑的？”还说，“高山不会无故突现……”这时，班上的心理变态狂迪兰·颇基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打开了一罐摇过的可乐，瓶盖像巨人头上的帽子一般飞上了天。

米尔丝夫人手持一张图，那图上有两个搁在一处的大花岗岩球体。她问道：“有谁能说说看对这张图的看法？”迪兰从椅子上滑下去，红着脸在地板上打滚，他前额上的青筋都突了出来，丑态尽现无遗，接着他被送到校长那儿去了。

午餐时间我和文斯一道坐在图书馆的楼梯上吃三明治。和往常一样我向他抱怨家里的事，而他也照常安慰我。文斯是我最好的朋友。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他也是我唯一的朋友。

波尔冈茨先生用英语收集了所有关于古怪家族书籍的选段。我猜想如此一来，会让我们稍微舒服一点。他应该会读到有关我的故事。

接下来是电脑课，真开心！我要求老师多布置一些有关程序设计的练习。

放学后，柯尔德利娅张贴她为舞会设计的那张醒目的海报。好像我们需要人提醒才会记住那舞会似





的。蒂芙姨妈的衣服！我一想到此热血就冷却了下来。

这舞会将是场噩梦，除非有文斯在。

“你会去舞会吗？”文斯问道。我冲着他笑了笑。文斯是最棒的。

当我走向码头时，柯尔和克莱姆正笨拙地跑上海滩。他们告诉我：妈妈和外公大吵了一架，而且外公气冲冲地冲上大陆去把他的遗嘱改了。这类事一年大概会发生五次，可柯尔和克莱姆却总是为此忧心忡忡。

他们藏在镜片后的浅蓝色眼睛不安地闪动着，这使得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受惊吓的小鸡。他们的手因常年与海草打交道而变得绿莹莹、软绵绵的，好像他们终年戴着的手套。他们粗壮的手臂上布满了橘红色的斑点，还长着一片模糊的金色汗毛。我还是小孩时就常常拍玩那毛绒绒的手臂。他们常一人站一边，拉着我的手，让我提着他们在空中荡来晃去。塔特家族中，有像柯尔和克莱姆那样的大块头，也有如我一般的皮包骨型。大块头们总爱杞人忧天。

双胞胎在这个家族里很多。在过去双胞胎常不能活下来。柯尔和克莱姆是早产儿，出生时大脑缺氧。这使得他们反应迟缓，同时也除去了他们卑鄙自私的天性。柯尔和克莱姆高大笨拙的躯体内，有着一副结实的骨架。而我却瘦得干巴巴的，真烦人。

我的意思是我喜欢柯尔和克莱姆。然而他们总逼





得我发疯。因为他们总参加一些比赛,让我为他们想口号,填表格。我常不时地回绝他们,但在随后的好几天内,都背负一种负疚感。

可他们好像从未注意到这些。要么就是他们注意到了,但并不因此而讨厌我。

我为他们填好最近的一份表格,为“为何我愿加入新加利多利娅俱乐部”想好了一句口号。我眼前现出这样一幅画面:柯尔和克莱姆穿着黑短裤,脚蹬着胶靴,坐在漂亮的海滨水池旁,面带微笑。他们肥大的屁股塞在小小的白色塑料椅子里。手持鸡尾酒,酒杯上还有装饰用的小纸伞。小孩子们目瞪口呆了,每个人都呆了。

我径直走向我的房间,我的避难所。这也是这幢房子里的唯一一间整洁的房间。我把我所有笨重的木制家具都漆成了白色。梳妆台镜子上是我从牙医的杂志上撕下来的一张华尔街股票交易所的照片。在对面的墙上是我八年级的金融作业:大银行家和金融家。这项作业是把大量剪报贴在一张浅蓝色的硬纸板上,再加上一段对人们各类成就的比较。过去我把所有有关默多克先生的剪报都钉在墙上,现在我则把它们收集在杂贴簿里。

路颇特·默多克踱进海草加工厂,用他那锐利的目光扫视了一番,然后叫来艾米丽。“艾米丽,成功的诀窍就是管理能力和对海草生意的熟悉。你有何建议?”





“艾米丽 去叫那个老傻瓜赶快下来吃晚饭。”妈妈红着脸立在我的房间门口。我能断定她确实需要我去传话。

外公的办公室在工厂的顶层，伸出来跨过下面的大桶，就像是船上的驾驶台。这或许是曾祖父的意见。办公室出奇地乱，你可以想像三十年来都没收拾过了。这简直就是商人的梦魇。

办公室里还有种怪怪的混着臭袜子和青草的味儿。多年来我一直认为是外公的味道。可是有一次，我受人之托去找放在低层已发生了化学变化的文件，那时我想应是下面冒着泡的海草发出的热气和蒸气弄出的味道。我把这事儿告诉文斯时。他说这样只会弄出青草味。可他推断臭袜子的味道肯定是外公身上的。

外公很瘦，个头小小的，而且几乎已经秃了顶。他的头顶上还长着橘色的斑点，一撮红、白相间的毛从他的耳朵眼里探出来。外公穿着胶靴坐在办公桌前，戴着两副眼镜，因为他的视力太弱了。他那瘦骨嶙峋的胳膊肘从衣袖里面伸出来，他太吝啬了，甚至不愿为自己买一件新衣服。

眼镜可不同于新衣服或胶靴。如果胶靴坏了，他可能会小气到连双新靴子也舍不得买。我们在这岛上其实不需要新胶靴，我们可以穿岛上的死人的靴子。我想此时我穿的这双应是沙迪的。沙迪死于一场车祸，她的





自行车撞上了一只信天翁，要么就是信天翁撞上了她的车。不管怎样，那辆自行车已成了一堆破铜烂铁了。

外公的眉头紧蹙。

“打扰了，外公，该吃饭了。”

他又埋头干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

“她管我叫什么？”

“只是叫做笨蛋，外公。”

外公边笑边发出胜利般的啧啧声。一旦妈妈做出那类似明星的举动，他就会把那当着是胜利。有时我想，外公活着也许就是为了报复。

当我们走出工厂时，外公驻足，骄傲地回望着工厂。“有一天，艾米丽，我会把它留给你。留给我的子子孙孙。”

我看了看锈迹斑斑的锡制屋顶，被海草弄污了的墙和姨妈们散在草丛中的烂扶椅，说：“多谢了外公。”

在饭厅，几代塔特家族的人透过他们的眼镜，打量着我俩。也许正是我们推动了澳大利亚眼镜业的发展。一定是我们使为数众多的配镜师发了财。

当妈妈写下第一张纸条时，我刚刚把一堆洗熨过的衣物从凳子上移开。纸条上写着：“除非你再多拿些钱给我们做家用，否则你就没有冰淇淋吃。你这个老低能儿。”

我把纸条递给外公，他一面大快朵颐，一面写了个





纸条：“我才不会把好端端的钱用在装金牙上呢，你这个红鼻头的笨蛋。”

“我要钱并非用于装金牙，如果你不是这样一个迟钝的老傻瓜的话……”妈妈又回复了一张条子。确实如此，一名在大陆的名叫罗德的牙医被她迷昏了头，一直要免费为她装金牙。

整段吃饭时间就这样来回地递纸条。晚餐是些烂糟糟的鱼条和即食土豆泥。别问我该怎样把鱼条和即食土豆泥混在一块儿，因为我不知道，可蒂芙姨妈办得到。

不管怎么说，一切都还算正常。这顿饭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饭后，我照旧端上一盆热海草水给外公洗脚。外公说常年穿不上合脚的胶鞋让他患上了姆趾囊肿胀。他把他那双满是老茧的双脚浸入热水中时，惬意地舒了一口气，然后依例抱怨妈妈是一个脾气多么坏的女人，称我是唯一算有点商业头脑的人；说如果把工厂留给妈妈，她会毁掉它的；还说他死时妈妈将会怎样的抱憾，因为接下来她就会得到报应。

他自负地咯咯地笑着，咳嗽起来。

他的脸变红，然后变成死灰色。

他的头耷拉了下来。

“妈妈？”我叫道。接着更焦急地叫道：“妈妈！快来！我想外公他……”





“你外公他怎么了？”妈妈说，迈着大步走上前来，准备再较量一番。但她却停步了。

“爸爸？”她的声音轻柔，有些发颤。这是十年来在这屋子里她第一次同他讲话。她伸出一只手，碰到外公时，他的眼镜滑了下来跌到了海草水中，发出一声空响。

外公死了。

另外，后来我们发现他把工厂留给了他在英国的兄弟，也就是我的叔叔约翰。



第四章

艾米丽的绿色爱情

艾米丽·塔特女士

塔特岛

维多利亚省

澳大利亚

亲爱的塔特女士：

默多克先生感谢你善意的来信，并希望你在日后自己选择的事业中取得成功。



你真诚的

F. W. 帕特森

替路颇特·默多克先生执笔

外公葬在岛上的墓地里。由希德·塔特牧师主持仪式，上百名戴着眼镜的家族成员鞠躬行礼。这场景就像是为配镜师作电视广告一样。我四下里望了望，真可怕。这类近亲婚姻必然会带来些什么，再过一百年，我们会打出生之日就有一双绿色的手和带蹼的脚。事实上，路碧姨妈的脚已长上了蹼了。那就只需五十年吧。

每一人都折回大屋去吃些茶点。蒂芙姨妈拿出一大堆湿答答的西红柿三明治。摆在那儿也是一片混乱。

文斯留了下来。我们沿着海滩散步，避开那儿足足有两百多只的脏兮兮的海豹。它们名叫邦佐、黑耳朵、维斯科尔、范斯，等等。我们都认识。它们喜欢聚集在由野生动物局立起的濒危物种告栏的柱子周围。

多年来，野生动物局的人不断地来此更换布告牌。巡逻员前脚走，海豹们后脚就对布告栏发起攻击，将牌子推倒后，用牙咬成一块一块的，当一名巡逻员负伤后，局里的人就放弃了这项工作。如今他们告诉我说那是我们的责任。

坦白地说，我想任何一个来我们这儿猎海豹的人





都可能得手。

出于对死者的敬重,工厂今天停工。我无法想象搅拌大桶竟会停止搅拌。微风将干海草吹起。可以看见,远处克莱姆和柯尔站在工厂的外面。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工作,所以没事可做的时候,反而显得无所适从。他们还穿着衣服,露在衣袖外的手肘就像一大块绿色的牛排。

我们坐在一块满是苔藓的岩石上,向大海望去。文斯说死去的渔夫的灵魂会变成海鸥飞回来。我们想知道外公算不算是个渔夫呢?文斯掰下一小块蒂芙姨妈的西红柿三明治掷向海鸥。两只海鸥猛冲过去抢到了食物。

那两只海鸥开始争抢食物了。它们低着头,鼓着眼睛,一边嘎嘎地叫一边相互追赶,脖子也因愤怒而胀得粗粗的。一只海鸥把三明治硬咽了下去,窒息地飞开了。另一只海鸥怒气十足地射了出去,在那儿转圈。毫无疑问,外公是只海鸥。

我看见文斯下船,回屋里去了。蒂芙姨妈把盘子里的三明治渣倒进鸡食盒里。可怜的蒂芙姨妈。我拥抱了一下她。在水笼头上重新清洗那些盘子时,我想起了默多克先生的信,觉得很失望。毕竟,在他看来,有什么理由让他觉得应该招聘我呢?他不知道我是班上商业课成绩最好的,也不知道那次在股票市场上进行的练习



中,我赚了假想的两百万美元,他怎么能?如果他看了我的报告……

路颇特·默多克先生

新闻有限公司

美国

亲爱的默多克先生:

为了进一步说服你招聘我,现附上最近的报告和证明商业课成绩优异的证书两份。

您真诚的,

艾米丽·塔特

日暮时分,我寄出了这封信,然后去找妈妈。她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里盯着外公的椅子。看见了我,眼睛红红的。

“我想,”她叹了一口气;“我想我们该打开遗嘱……”

“那个疯老头,只图报复的卑鄙小人!”

“妈妈……”

“那个吝啬、邪恶、歹毒、乖僻的老头子!”

早上三点,我们在文斯的起居室里,妈妈把矛头指向了文斯的爸爸、可怜的乔治。文斯和我就呆在附近以防她动手打乔治。

“布兰琦,我只是他的律师!”





“那你就偏袒约翰叔叔，乱改遗嘱了吗？约翰叔叔，已有五十年没有消息了！把遗嘱改回原来的样子！”

“不，我不会那样做的！”

“那就弄一份新的！”

突然门砰地一声开了，站在那儿的是艾瑟尔奶奶——乔治的母亲。八十五岁的她是库恩一支的，也是地球上塔特家族里唯一一位比妈妈更泼辣的人。

“该死，你们在瞎嚷嚷什么！布兰琦，老头子有权决定把工厂留给任何人。现在，回家去！”

“我不！”

艾瑟尔奶奶火了。

“哦，你那个爸爸把你惯坏了！你向来我行我素，这是你的毛病所在，女士！这是唯一一次，可怜的小蒂芙能得到一点东西……”

文斯和我有些透不过气来了。艾瑟尔奶奶提到了蒂芙姨妈的份额！

关键是外公并未完全全地把工厂留给约翰叔叔。这样更糟。约翰叔叔占 45%，我有 10%（属于我的），三十年来未踏入过工厂的蒂芙姨妈——她甚至都分不清收据和一块肥皂的区别——竟然得了余下 45% 的股份。

妈妈对此仅扭曲地嗤之以鼻。“艾瑟尔，这对你自





然是无关痛痒。可我却因此而丢了饭碗。那是我的工厂,我的事业,我才不会被微不足道的 10% 给骗了呢!”

我几乎哽住了。她的 10% ?

我抱着双臂,怒火中烧。真不愧是妈妈。我根本就不存在了。好吧。咱们等着瞧。或许我不会再拿着那些股份。也许我会站在约翰叔叔一边!

你知道吗,他们中似乎没有一个人意识到,如果约翰叔叔和蒂芙姨妈间要开战的话,我的手中握着决定性的一票!

第五章



头天晚上很晚才睡,这让我第二天在学校里一整天都是睡眼朦胧的。但当最后一节课的铃声响起时,我却异常清醒。因为我和牙医有一个紧急的预约。我自己也不清楚这有没有必要。事实上,我很肯定地知道我不需要。要知道三个礼拜内我就到牙医那儿去了五次。问题是那个叫罗德的牙医爱上了妈妈。

罗德对妈妈的痴恋始于妈妈邀他去澳大利亚国庆



日舞会。他并不知道妈妈那次之所以会与他同去舞会是因为实在没有其他的人选了。不管怎么说,罗德的激情所引发的直接后果就是把我牙齿上的每一毫米都细察了数次。事实上,他把我的牙又敲又洗,又剔又锉,用牙线仔细清理,最后刷过了,至少,有时还要抹一层氯化物。我还收到了三把柯尔米特牌牙刷、两把皮克小姐牌牙刷和一把皮加玛牌牙刷。而罗德还未能鼓起勇气请妈妈出去。我能说的只是庆幸他不是个外科大夫。

可照此下去,时间再长些,我的牙可能会像地质史上冰川期后的岩石般磨损殆尽。还好,上个礼拜罗德想出了个好主意。他说我需要个牙齿矫正器。于是现在,当妈妈咆哮着数落外公时,罗德找了个什么东西撑开了我的嘴。那玩意儿感觉上像是小型的嘴部模型。他本应看看我的牙齿以便能有个印象好做牙齿矫正器,而他却只是站在我身旁,痴迷地望着妈妈。要我说,这更令人难堪。因为罗德是五短身材,又矮又粗,而且大概年过半百了。还有那啤酒肚把他的白大褂都绷得发紧。毛发上的问题也不少,不单单是头发,身体各处的毛发都不例外。不光是他的手和手臂汗毛数目众多,他那一大片灰色的有如蹭脚垫的胸毛还努力地想要伸出他的衣领。至于他那我有不少机会可近观的眉毛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曾以为那眉毛像两只毛毛虫,而事实上它们比毛毛虫身上的刚毛更张牙舞爪。根根眉毛都



刚韧无比，这让你觉得可直接把它们从他脸上取下来去刷剃刀上的头发渣子。

无论如何，最令人惊讶的还是他的耳朵。其上有大团黑白混杂的毛从耳洞里钻出来。极少数时候他会弯下腰在我嘴里摆弄些什么，我则饶有兴味地对他耳朵上那些毛细细研看一番。他怎么没注意到那些毛呢？他的耳朵看上去就像是一对死了的小颊鼠一样堆在那儿。

他对妈妈这般死心塌地，让你不由为他感到惋惜。他出神地张着嘴，一开一合地对她的话作出反应，要么笑，要么叹口气。有时他搞错了，不得不强压笑声，或是把面部表情由双眉紧锁变成很有男人味的笑。他根本就没听，他只是一味充满敬意地望着她。

“给约翰叔叔！……”妈妈嚷道。

罗德摇摇头，发出啧啧声。

“一个85岁的人怎么来管理一家工厂呢？”

罗德厌恶地点了点头。

“还有蒂芙！”

罗德不再点头而是发出怨恨的哼哼声。

“我是说——蒂芙！”

罗德望了望天花板，低下头，摇了几下，发出啧啧声，用手拍了一下大腿，咬了咬嘴唇，叹了口气。我猜他是想看她一眼。

妈妈告诉他镇上所有的律师是如何胆小怕事，他





们都不愿修改那个遗嘱。她说那医生简直就是个骗子，因为他们拒签证明外公已经精神失常。我只是目不转睛盯着天花板上的灰色水泥。

我正幻想着艾米丽公司出其不意地攻占美国市场时，罗德把一个 U 型的用粉色油腻物做成的塑料槽放在了 my 牙齿上。我差点噎住了。并非是因为那槽状物，而是罗德忘记把他的手从我的嘴里拿出来了。他被妈妈弄得神魂颠倒。妈妈发誓只要约翰叔叔试图踏上这个岛，她就会把他赶出去。她决不让他跨进办公室半步，她会拔掉电话，让整个家族都起来罢工。

她阴险地笑着，用她那双视力不佳的眼睛扫了一下房间。目光与罗德的眼睛不期而遇。罗德脸上立刻容光焕发。有一股生命的力量注入他的体内。他兴奋地前后左右摇摆。

“那么，”他笑着说，“若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就给他来个牙周植皮手术怎么样？”口水从我嘴中流了出来。和妈妈一样我对罗德提到的手术很感兴趣。“牙周什么来着？那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他显然兴奋极了，“那是你在牙医那儿能遇到的最恐怖的东西，那就是它！”

“真的吗？为什么？”

罗德把双臂抱在胸前，撇开两腿，一副炫耀的样子。除了他那怪怪的鼻孔外，他俨然就是电视商业节目





中的牙医。

“嗯，切开他的牙龈，埋进塑胶，然后把它们缝起来。他的嘴六个月里都不能动。”

“不能动？”

“是的！不能吃东西，难以忍受的疼痛，那简直就是残忍！”

他发自内心地笑了，啪地一声弄断了那个塑料槽。我的牙！哦，还在。

“漱漱口吧。”

我的嘴感觉上像是扑过滑石粉一样。舌头漫无目的地搅动。我还喝了些绿色的东西漱口，然后吐了出来。当我的目光离开盥洗池里打着漩儿的液体时，注意到了罗德不安的神情。

“当然，”他咽下一口唾液说道，“你绝不能在一个没毛病的口腔里做那个手术。”

“哦，当然不是那样。”妈妈说。

“我是说如果在一个健康的口腔里做那事儿可是犯法的。”罗德带有一丝威胁的意味说道。

“除非这是唯一可取的应急对策。”

罗德和我都听得胆战心惊的。罗德停下了脚步，注目凝视。继而他的眼神又游移开了，一副张惶失措的样子。

“幸运的是，技工可以开始做艾米丽的牙齿矫正器





了。”他满怀希望地说：“那么她在周末就能取到！毕竟已经耽搁得太久了。”

带有负疚感的他情绪有些激动，拨弄着椅子上的开关。我站起身时，瞥见了妈妈脸上的那抹微笑。

“你这个阴险的家伙。”

她竟在调情。饶了我吧……

“我只开了个小小的玩笑。”罗德紧张地说。他有些犹豫，像是要问她些什么。

问她，老天啊！好像她在这个星期六的晚上无事可做似的。除此之外，他还在消磨我的白齿。

“那么。艾米丽下周三再来吧。”他畏畏缩缩地冒出这么一句话

“你不能对约翰叔叔干出那种事儿来！”

“干什么？艾米丽，那只是个玩笑！”

我们迈步通过走廊走出罗德的诊所。我们路过了罗德同行的诊所。她的名字叫维基，是个有点叛逆的人。很难明白她为何选择了牙医这一行。要知道这个行业当很少有机会做出叛逆性的事来。维基经营的诊所拒绝用氯化物。她还分发绿油油的桉树枝和小包装的盐给你漱口，而不是“芝麻街”牌牙刷。维基曾是外公的牙医。当她问及外公是否愿拯救地球时，外公回答说：“去他妈的地球！”自那事以后，他们就闹翻了。

今天，我惊诧地停在了维基的诊所外。因为在那诊





所里的景象着实让人毛骨悚然。是我的远亲——劳伦·塔特，她在给维基当助手。此时她正一脸茫然地盯着什么地方。手里还拿着一根细管，那管子插在某个对她深信不疑的可怜的老妇的嘴里。我确实喜欢劳伦。可问题是她是打另一个外星球来的。

劳伦比我大两岁，她有个外号叫“罗罗”。文斯和我总是对她说“哦不，罗罗”。因为罗罗所接触的每件事都会变成一场灾难。你一见她的第一句话常是：“哦，不！”

就算是在塔特家族里，她也算是古怪的了，好像有某种强大的力量在左右她。也许是重力，除了让她留在地面上的力量外，还有那把她拽向灾难的力量。不管那种力量究竟是什么，对罗罗来说万事皆难。盘子掉了，鞋子飞上了天，画弄污了。罗罗站在海滩上，前方是一片超级静谧的大海，可一个巨浪把她弄成个落汤鸡。罗罗到商店去买衣服，更衣室口挂布帘的横杆会突然落下，令她震颤不已。

想到这些，你便可想像看到罗罗在诊所里当护士该有多可怕。我心里在想：“哦，不！”

罗罗注意到了我们，朝我们招手！从那老妇含混的叫声中，我能猜到她定是换了握在手中的小真空蛇管。她是在抽空那老妇的脸颊。罗罗说道：“哦，对不起！”

罗罗的另一个外号就是：“哦，对不起！”





罗罗订下与我的下一次预约后，告诉我们从礼拜六开始她将到罗德的诊所里当两个礼拜的见习护士。罗德告诉罗罗说：她今天就可以去呆几个小时，只求对工作有个大致的概念。她说她兴奋极了。她还告诉我说，罗德一听到她是姓塔特的，便立刻给了她那份工作。

哦，罗德，希望你投了保……

妈妈和我一路上都在吵，一直吵到渡船上。她认为我根本不懂做生意，这把我激怒了。

“妈妈，我知道不少有关金融和经济学的东西！我还有一大堆扩展买卖的主意。约翰叔叔来时……”

“艾米丽。约翰叔叔不会来的。这产业也会世代繁荣下去的。如果那个老笨蛋有机会露脸的话，蒂芙姨妈和我也可以钳制住他。感谢上帝，爸爸先知先觉地给我留下了10%的股份！”

“那10%是他留给我的！”

妈妈停下了脚步，望了我一会儿。接着愤愤地哼了一声，又继续朝前走。

我看见了她的脸涨得通红。

“是的！那是我的股份，不是你的！”

“艾米丽，你十四岁了。他留给你那些股份是为了惩罚我！”

我狠狠地盯着她，泪水滑了下来。默多克先生，我





需要你！

妈妈满载着罪恶感与尴尬走开了。

“你瞧，艾米丽，当你再大一点的时候……”

可我跑开了，径直跑向了渡船。我能办得到！我能够经商！那是我的股份！话虽如此，我仍深感挫折，因为我打心底里知道她是对的。可我恨她让我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切。

渡轮超过了艾瑟尔奶奶和一对小老太太乘的一艘破旧的摩托艇。她们正朝北滩开去。艾瑟尔奶奶和她的朋友是除文斯和我之外，唯一要去那儿的人。她们在那儿钓鱼，倾听海涛披岸的声响。

我们走进屋子。蒂芙姨妈压抑不住，冲上前来。妈妈和我都不由感到一阵刺痛。

“布兰琦！”

“现在别跟我吵！”妈妈咕哝道。

“可布兰琦……”

“不要现在，蒂芙，我……”

“布兰琦，是约翰叔叔！”

“什么？你不是想说他……他死了吧？”

妈妈两颊发红。

“不，他当然没死！”蒂芙姨妈像个小姑娘一般傻笑道，“他星期五早上到！”





第六章

拜托别让他们看见我……

“好了，布兰琦，踩下去！”

别让他们看见我……

卡车的发动机轰轰地转着，整个车身都在抖动。妈妈掌着方向盘，马丁则站在车门下方的踏板上。

无论谁在外面，神明，外公……转念一想，外公还是算了……

我们的大卡车已历经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了。一直都是表兄马丁在开。他也是唯一能开这车的人，因为这车有一半的排挡装置不见了踪影，那些部件也配不到。只有这天早晨，由妈妈开。我则穿得像电影《倚妙世界》中的多丽丝。

“小心些开，妈妈！摇摇离合器！”

妈妈试图把卡车开上斜坡，到驳船上去。倒车，要倒车只有慢挡还能用。上了驳船，妈妈和我才能比乔治早一步到机场接到约翰叔叔。我把自己塞进这身衣服





里，这样一来约翰叔叔会喜欢我那带有几分孩子气的天真。最后是我的牙齿矫正器。罗德用钳子把它拧紧并保证我嘴角的白沫会在一两天内消失。

卡车憋足了劲，车轰隆隆地滑下了斜坡。

“踩离合器，倒车！慢点！”马丁吼道。他也是塔特家族中的一个瘦子。

妈妈发疯地对操纵杆一阵猛击。她找到了倒车挡。真是奇迹。卡车停了下来，然后发动机的转速越来越快，接着成功地倒上了斜坡。卡车的一侧上用红色写着“塔特岛海草厂”，那些字已被海草的褐色弄污了。

“哇哦！”

砰的一声！卡车重重地落在驳船上，上下嘎吱嘎吱地作响。妈妈俨然是个胜利者。马丁则在一旁焦急万分。

“记着。别熄火。若熄了火，就发动不了了。如果真熄了火，你就得倒车发动……”

“好好。”妈妈根本就没在听，“跳进来，艾米丽。”

妈妈把卡车弄得前后摇晃。我跳上车，寻思着怎么让约翰叔叔坐在这破车上。

路碧发动了驳船，缓缓地驶离了码头。马丁还站在码头上大声嚷着那些操作法。可妈妈压根儿就当耳旁风。我陷在座位里。至少今天不用去上课了。

千万不要有什么人也像我那样不上课，出现在机





场那儿。

看到码头空无一人,我高兴极了。喜形于色的我跳下车,指挥妈妈开车下船。太阳出来了,我们的卡车嘎嘎地运作正常。(啊!)11年“足球队正在那边的角落里慢跑。

哦,让我去死吧。

路颇特·默多克先生

新闻有限公司

美国

亲爱的默多克先生:

我此次提笔是希望您能就我现在所处的情况提供一些建议。最近,我继承了家族产业10%的股份,我希望自己能重振这家工厂。我有两个合伙人。一个三十五岁,对做生意一窍不通;另一位八十五岁,也搞不懂生意上的事,而且可能已经老得不行了。我十四岁了。

您真诚的

艾米丽·塔特

太阳已升得老高了,我们仍慢吞吞地在大路上磨。说实话,运了四十年干海草的卡车发出怪异的味道。超车的人都伸长了脖子往我们这儿看,露出一脸恐惧的表情。我舔着牙齿矫正器。妈妈则眉头紧锁,紧紧



地把住方向盘。她并不是在生气,而是看不清楚路。

“那上面写的什么?是米尔顿吗??那该死的米尔顿究竟在哪儿?”

“是墨尔本。”

“向左拐?”

“不,直走!一直往前!小心那辆车!”

我们绕道走了两回。人们都一个劲儿地按喇叭。

“真没脸没皮!要走哪条路是我的权利!”妈妈火了,她用变了调的声音吼道;“那是我的权利,你这个无知鲁莽的家伙!”

她那长长的耳环叮叮当当疯狂地晃来晃去。一头蓬松的红发向四周伸展。看起来就像是一朵蒲公英。我希望她能像珍妮弗·布莱克的妈妈,声音柔柔的。她是P&C公司的秘书,还是运动休闲服的设计师。

“记着吻他。”

“什么?”

“约翰叔叔。记着吻他!”

“哦,什么!……”

“听话,吻他。我不管你今后会不会再吻他,可今天上午你得去吻他。我希望能软化他……”

“妈妈,我……”

我没有接着说下去,害怕极了。

“妈妈,交通灯!”





我们不能熄火，否则车就发动不了了。

绿灯亮了。妈妈提速前行。黄灯亮了。妈妈骂骂咧咧地狠狠地跺了跺脚。红灯亮了。我们一起尖叫起来，飞快地冲了过去。

有三十秒钟，我们一句话也没说。

“不管怎么说，吻他。”

机场到了，我不得不独身一人去接约翰叔叔，因为我们不能停车。

“记住，把牌子举高点！”

“好的，妈妈。”

“还要记得帮他拿行李。”

“知道，妈妈。”

卡车的引擎发出刺耳的声音，我们用三挡在机场前像蜗牛一样慢慢蠕动。

“上帝啊，用你的力量让丁零当啷的东西别再响了。”

我打开车门，跳了下去。

“我就绕着停车场转。我会按喇叭的！”

好吧，我会想她的……

艾米丽已厌倦了乘国际航班飞来飞去。又要去纽约！……艾迪推着艾米丽的行李毕恭毕敬地跟在她后面。对他来说接下来的日子定会惨淡无光。有三个礼拜见不着艾米丽。这太难以忍受了。这比得知布利特·哈





颇已向艾米丽求婚，且艾米丽已在考虑之中更让人难以忍受。他，一个卑微的停车场管理员能给尊贵的艾米丽些什么呢……

唉，想这些有什么用。十四岁的我，瘦得像皮包骨，嘴里满是绕来绕去的金属体。我这一辈子还从未踏上过国际航班呢。

如果用舌头抵在牙齿矫正器突出部分的下面，我就能把整个牙齿矫正器上下移动。尽管那样做痛得钻骨，可我却停不下来。

他所乘的班机二十分钟前就到了。海关区的自动门时开时闭。从里面走出来的人一脸笑容地推着一堆行李，因激动和重逢发出阵阵惊呼。我举着一块写着“约翰塔特先生”的硬纸板。

一位老妇坐在轮椅上被推了出来。我想约翰也会像那样被人推出来。一支橄榄球队穿着赛服走了出来。

他来了，在轮椅里。一位空姐在一旁陪着他。一个非常俊朗的年轻小伙子，穿着一条白色休闲裤，戴着太阳镜，一边推着约翰叔叔的轮椅走了过来。约翰叔叔的头懒洋洋地耷拉着，已没有牙的嘴嚼着牙龈。几缕油腻腻的白发平贴在光秃秃的头顶上。

我得去吻他。不，我不能去，我不想靠近他。

我把牌子举在脸前，心中惶恐不安。





“打扰了，您在等约翰·塔特吗？”

是那个帅气的小伙子，乌黑的头发，一口毫无瑕疵的牙齿。

我点了点头，遮住我的嘴，这样他就看不见我的牙齿矫正器了。

“哦，那太好了！”

他笑了笑，摘下了眼镜。绿色的眸子，黑黑的睫毛。

我喜欢他，希望求他帮我一把，给我钱让我逃走。我要告诉他如果我必须吻约翰叔叔的话，我会歇斯底里地尖叫，然后吐一地秽物。

他伸出了手。

“我就是约翰·塔特。很高兴认识你。”

我感到一阵刺痛，我的牙被什么给拽了一下。原来是由于我的嘴半开，里面的牙齿矫正器挪动了位置。我直勾勾地望着这个年轻人，用舌头把牙齿矫正器抵回原位。我还注意到那个坐在轮椅里的老人已被一群修女接走了。

约翰关切地看着我，依然荡漾着一脸微笑。

“你没事吧？”他问道。

突然间，脑海里闪过一件事：我得吻他。一想到这儿，我不禁从鼻子里喷出一阵笑声，听起来就像是在打嗝。





约翰真的开始担心了。

“请原谅……”

正常点！对着你，我真想变得正常点。哈！哈！我究竟到底是怎么了？疯了吗？约翰叔叔是个帅气的小伙子！

“没事，你知道吗……我本以为你是……我以为……你是个老头，我以为约翰叔叔是那个坐在轮椅里的人。”

“哦，我明白了！”

约翰咯咯地笑了起来（再笑一次吧！我情愿为此而死）。我也跟着笑了起来，他笑着和我握了握手，过了一会儿，我笑得更厉害了，他不免为之一震，我又进一步向他解释。

“我本以为我不得不去亲那个老人。”

“哦，好了，亲爱的！不，不，只是当时那位空姐需要有人帮帮忙。”于是，我们像约好了似的开怀大笑起来，“嗯，再问一句，你是我的亲戚吗？”

“我叫艾米丽，外公……嗯，他是我的外公。”

“约翰·塔特是我的爷爷。我父亲死了，所以由我来继承。”

“可你看起来，不太像塔特家的人。”

若要简单地描述一番，他看来就像是神明，从他的口袋里传出振铃声，他拿出了……一只移动电话！我听





到了“哈利路亚合唱曲”。他笑了笑。

“请原谅。喂？哦，你好，戴维！对，我已经到了，热死了？哦该死的，不！卖掉，行情会继续迅速下行的！”

他对我笑了笑，合上了电话。

“对不起，是我的股票经纪人。”

他做了个迷人的鬼脸，和我说着话，一同走了出去。我已经想入非非，他是这样年轻俊朗，还是个商人。

第七章



艾米丽的绿色爱情

我们走到停车场，看到了妈妈。她正探出车窗和站在车旁边的乔治在争什么。我们的卡车在车队的最前面，后面的司机都在鸣喇叭，并不是因为他俩吵得热火朝天，而是卡车倒车的速度太慢了。

乔治看见了我们，有些紧张地走上前来。看到约翰他一脸迷惑，他望着我，等我给他一个解释。

“约翰叔叔去世了，乔治叔叔。这是他的孙子，约翰·塔特。”

“哦！”乔治脸上扬起了微笑，伸出了手。



“我是乔治·塔特 你的表兄 ,老塔特的律师。”

“艾米丽!”

是妈妈。她大声叫着 ,开着卡车绕过拐角向后慢慢行驶 ,后面还有一支喇叭声嗡嗡作响的车队。

“失陪一下。”

我急忙跑过去。

“过去把约翰叔叔接来!”

“那就是约翰叔叔 ,我是说 ,小约翰·塔特 约翰叔叔的孙子。”

“那约翰叔叔在哪儿呢?”

“他去世了 ,约翰堂兄继承了他的股份。”

“哦 ,是吗?”妈妈恨恨地说 ;“我们会把这事儿弄明白的!”

一辆出租车的保险杠撞上了卡车。那司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

“告诉那个戴耳环的老妖婆把她的卡车弄走!”

“我听到了 ,你这只大猩猩!”

妈妈一边看后视镜 ,还得同时对付外面的谩骂。在我看来她像是掉进了一个陷阱。

“我得过去了。”

“艾米丽 回来!”

我假装没听见跑开了。乔治可以载我们回去 ,他正弯腰提起约翰的行李。约翰看了看这拥塞的交通 ,努力





地挤出了一丝笑容。

“乔治，倒车的那个人是……”

妈妈还在那儿大声嚷嚷。那个出租车司机狂按喇叭，妈妈也不示弱，一个劲儿地按喇叭。整个拥塞的交通陷入一片喇叭声中。

乔治和我十分难为情。乔治咳了一声。

“那是你二堂姐布兰琦。她简直就是个疯子，对吧？”

“她，嗯……哎，她是艾米丽母亲。”

约翰不由得大吃一惊。

“哦，亲爱的，我真的很抱歉。”

我耸了耸肩，很高兴把话说白了。“确切地说，她并没疯，只是在事情未按她的预计进行时会发狂。她想载你回岛上去。”

“不用，我来载他，”乔治喊道。

可约翰露出一脸微笑。

“事实上，那不成问题。我已经租了一辆车。”

他拿出了钥匙。乔治慌忙地说：“哦，不，约翰，我们不能让你开车！你甚至连路都不认识。”

“不过，艾米丽可以为我指路。如果她愿意。”

我会不愿意吗？约翰已经在提他的行李了。乔治在一旁危言耸听，可约翰太迷人了。

“老兄，真的没问题，我常自己开车。来吧，艾米





丽。”

我提着一个袋子跟了上去，剩下乔治在那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最后一眼看到妈妈时，她正狂乱地招手。那卡车则在一些树后倒着开。

租来的车是保时捷牌的，和艾米丽梦中所拥有的一模一样，只不过是红色的。

比起那辆破卡车，这车的引擎声音小得让我觉得自己好像聋了一般。前方绵延起伏的路都映在了约翰的太阳镜上。他衬衫的袖子是卷起来的。他的前臂是如此的正常，我深感吃惊。塔特家男子的手臂，一般来说要么像根毛棒子，要么像只圣诞节的火腿。

“这真有趣。”他说。

“澳大利亚？”

“不，在路的这一边开车。我在法国呆了半年。”

他超了一辆摩尔可牌车，把一绺黑发向后甩了甩。他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有谁——就算是塔特岛上的人——能像他这样？也许他不是塔特。也许他会背叛我们。

“约翰。”

“嗯？”

“你为什么来塔特岛呢？”

他笑了笑。

“我也不清楚，真的。在那时好像有个好点子。”





他冲我笑了笑。我看不见他的眼睛。他长得帅极了。

“怎么，艾米丽，你不想让我在这儿吗？”

我转过头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小围场。

“妈妈说你会背叛我们。”

“我为什么要那样做？”

他着实大吃了一惊。

我激动地说：“可像你这样的人来塔特岛做什么呢？”

“嗯。”约翰乐了，“也许我会让这工厂赚更多的钱。要知道我确实有一些经验。”

“什么经验？”

他往后仰仰头，大笑着说：“好姑娘！不错的商业头脑！从不凭印象而妄下结论！”

他驶离公路，停在了一家豪华的大饭店外。他转过头对我说：“是午餐时间了。我要和你做笔交易。我会把你想知道的关于我的能力和经验的一切告诉你，只要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我看着他。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打扮得像电影《奇妙世界》中的多丽丝。”





第八章

饭店里的餐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每张餐桌前都放着一个摆餐具的托盘。里面的人说话的声音都很柔和。

侍者给我们拿来了一大堆菜单。我记得在吃东西时得把牙齿矫正器取出来。我该怎么做呢？又在什么时候呢？更糟的是，如果取出来了我又该怎么办呢？

我打算不经意地把它放在一旁的某个盘子里。最后我还是决定不取。

约翰用法语为我们点了菜。他取来了酒，问我是不是想来一杯佳酿。我优雅地耸了耸肩，让人觉得这再正常不过了。酒真难喝，那强烈的酸味刺痛了我的牙龈。食物则相当不错。不像蒂芙姨妈做的东西，我从来就分不清那究竟是用什么动物的肉做的。我取了一些沙拉。沙拉里 90% 都是豆芽和水芹，还有 10% 是一些我从未见过的叶子。尝来没什么特别之处，可你能感觉到菜是十分考究的。





我向他娓娓道来穿这身衣服的缘故。约翰听后捧腹大笑。我向他提问并试着选用正确的餐具。他告诉我他为何出生在巴黎，而后却到英国读书。由于对学校生活厌倦，他又离开了英国，到他继父在法国的电子企业去工作。他说他们还有个葡萄园。在二十二岁时，他在伦敦开了自己的公司。十八个月后，他为了获得高额利润而卖掉了公司。而今他二十八岁了。他还提到一些股份投资组合和债务的事儿。

这一切简直就是我白日梦中的情节，我不得不使劲让嘴不张开。这很重要，因为好像那些豆芽和水芹就吊在牙齿矫正器前面的金属线上，贴在上颌的塑料托牙板下肯定也藏了不少。

约翰佝身从冰桶取酒，我就趁此机会迅速地拿起一把银匙去撬牙齿矫正器。我的全身都僵住了。牙齿上悬着的蔬菜都可以算得上一个菜园子了！我就像是刚刚吃过草一样！正当约翰抬起头时，我麻利地把牙齿矫正器扯出来，放在大腿上。

你不能把牙齿矫正器取出来，部分是因为那样做会损坏你的牙齿，还因为你牙龈上的皮肉也会一同被扯下来，痛死了。

约翰微微地笑了笑，问道：“再来点酒？”

我紧闭着嘴笑了笑，以防嘴里溢满了血。约翰又往我杯子里倒了些酒。





“好吧，那我们来干一杯，为了塔特岛！”

哦不！如果我不干了这一杯就会让约翰觉得我不愿他呆在岛上，可如果我喝了，那我的牙龈定会火烧火燎，钻心的痛。约翰摘下了眼镜。他那醉人的微笑把我都融化掉了。我含混地说了一声：“塔特岛！”我吞下了一些酒。什么事儿也没有。但马上牙龈就有种烧灼感。就像是把皮剥到了脑袋那儿。我咬紧了牙关，嘴唇不再嚅动，右眼半闭着。

至少，酒是绝好的消毒剂。

过了一会儿，疼痛慢慢减轻了。尤其是约翰分散了我的注意力。一个女人走了过去。她的左臂搁在身旁，就像一个正在 T 字型舞台上展示风采的服装模特儿似的。她的手悬在胸前，看起来十分优雅。我也试着把胳膊肘放在餐桌上，晃动手腕。可我就像是模仿天鹅的木偶。只好放弃了。

不知道是酒，还是起得太早，或仅仅是因为约翰，反正我又一头栽入了可爱温软的白日梦里。我倏地步入了艾米丽的生活。我期待艾迪和康琦塔带着我那手工制的猪皮行李箱赶到这儿。





亲爱的默多克先生：

就我曾要求您录用我一事，我很高兴地告诉您，我不再离开塔特岛了。因为来了一个名叫约翰塔特的著名的商人。他事实上还是我的堂兄呢。

您真诚的
艾米丽塔特

“你走神了。”

我傻笑着说：“我在想路颇特·默多克。”

“我曾见过他一次。是个很有意思的家伙。”

他见过路颇特·默多克！

“你见过路颇特·默多克！……”

约翰笑了笑说：“哦，只不过是一面之交。要不是亚当，他还不会认识我呢。”

我正与一个和路颇特·默多克见过面的人共进午餐。当班上其余的人都在埋头苦干代数和历史时，我却在豪华的饭店里与一位长得像电影明星的国际商人坐在一张餐桌上。他还亲昵地叫我“艾米丽”。

吃完午餐，该走了。我将手臂优雅地摆动着，步出饭店。饭店的领班为我开门。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女王。

现在，我只需知道一件事。

“约翰，你戴眼镜吗？”



艾米丽的绿色爱情



他笑着为我打开车门,回答道:“隐形的。”

拜托,要是现在有人能看见我就太好了!

保时捷正驶近码头。整个镇上空无一人。这可算得上是我最荣光的一次到这镇上,而镇上的人却像是遭遇了可怕的瘟疫似的,都不见踪影。

好哇!我的祷告突然灵验了,三辆校车停了下来。

我要当着九年级那帮人的面把约翰介绍给文斯认识。

渡船靠岸了。

“这车怎么办?”我问。

“哦,就放在这儿吧。出租公司的人会来把它开走的。也许文斯可以帮我保管一下车钥匙。”

约翰朝文斯咧嘴笑了笑,把钥匙扔给了他。

九年级的新新人类们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儿。他们那一头拉斯塔法里式发辫嫉妒地根根竖起。

我笑着朝他们挥手告别。

感谢你,神明。谢谢你,外公。愤怒的海鸥之王。





第九章

整个塔特岛像是个梨，面朝大海的一面十分平直。不知是何原因，码头、海草加工厂和我们的住房都建在小岛一端的沼泽区里。而条件绝佳的北部海滩却根本没有开发过，被弃置在小岛的另一端。要知道曾曾祖父曾耗其毕生精力清剿岛上的野生动物，他的行为中看不出有一丝对环境的热爱。

照我的理论，那是塔特家的人对犯错误的典型反应。曾曾祖父在错误的地点大兴土木（也许是他当时把眼镜放错地方了）。可作为塔特家的人，他绝不愿承认自己错了。不管是何原因，后果就是岛的一侧像个小渔镇，另一侧是世界上最幻妙的、荒芜人烟的蛮荒海滩。由于某些稀奇古怪的原因，海豹和信天翁都不愿意去那片美丽的海滩，那儿的海草也很少。可那儿却有不少海豚和令你赞叹不已的海浪，还有各类贝壳和细细的白色沙滩。





在她接下来的行为中尽现无遗。路碧姨妈发动了渡船，闪电般地对准一艘渔船就冲了过去。那渔船上的三个男子发狂地把船划开。我们的船向他们迅速逼近，姨妈还开心地按响汽笛。路碧在最后时刻拨转方向盘，那艘渔船还是被我们掀起的巨浪击中了。他们愤愤地在狂风中朝我们猛挥信号灯。路碧得意洋洋地笑了，还用手肘戳了戳约翰的肋部。

我们一行抵达小岛上的港口时，见到一幅奇怪的景象。柯尔和克莱姆一会儿冲上防波堤，一会儿又冲下去，还不停地挥手。猛然间，塔特家的人从四面八方涌了出来。这就像是那些老式西部片的情节：五千阿帕奇族人策马气势汹汹地越过山脊。他们都冲到了防波堤那儿。落日的光辉不时地反射在他们的眼镜上，熠熠闪亮。他们都穿着胶靴。

我感到一阵抽痛。这是干什么？他们要动用私刑处死约翰吗？我注意到蒂芙姨妈被一群姨妈围在中间，围上了她最好的围裙。没有妈妈的护佑，她有些害怕，他们都在害怕吗？

当我们驶进港湾时，人群里一阵骚动。抱怨声越来越响了。约翰走下了船，人们先是叹息而后就陷入一片死寂之中。真像是个西部荒地。

“约翰叔叔已经去世了，”我大声说道。

我的话音在红树林里回荡。





“这是约翰·塔特，他的孙子。”

仍是惊愕后的寂静，几只苍蝇嗡嗡地在空中飞舞。全家人都和我当初听到这个消息时一样大为惊奇。约翰上前几步，像一位英勇的牛仔在部落集会上发言：“表亲们，因为你们都是我的表亲……”

“我来这儿是为了和所有的印第安人和平共处的。”

“我的爷爷约翰·塔特深爱着这一片土地。他一直都想回来。”

他环视人群，接着谦逊地说：“我也叫约翰·塔特。”他顿了顿：“谢谢你们让我回家。”

一堵眼镜构成的墙面无表情地盯着他。

只需一位愠怒的年青勇士跳出来，说一句：“白人说话总是模棱两可。”可没人这样做。塔特家族中这类人恰恰有些短缺。年轻人到了16岁就会倾向于离开这个地方。

过了一会儿，有些人开始鼓掌。是克莱姆，他那双绿色的大手确实拍得很响。人群中有些骚动，人们开始四顾，柯尔也开始拍手。接着是马丁、多特姨妈、维特姨妈。每个人都在鼓掌。路碧姨妈在码头上发出尖叫。蒂芙姨妈想起戏剧中的情形，她冲上前去拥抱约翰，和他握手。你几乎想要一支乐队开始演奏。

蒂芙姨妈领着他得意洋洋地走在塔特家一行人的前面。她递给他一块软软的姜汁坚果饼和一杯浓浓的





橘汁凉茶。这茶太浓了，一口下去约翰不禁眯了眯眼睛。可约翰始终保持一脸的微笑。每一位都被介绍给他，他记住了所有人的名字，这一点就连岛上塔特家的人也办不到。

我有几个钟头可以不在他左右。这使我有机会换下这一身“戏服”。我试图装扮得老练些。最后还是放弃了。我把一头蓬松的红发束成马尾辫，穿上最新的那套牛仔服。

我带他乘外公的船在岛上逛了一圈。我们沿着北部海滩闲逛。我尽量让自己像模特般优雅地走猫步。约翰让我告诉他一些有关这岛的事。

我告诉他，这儿有六十二种不同的海草，三类独有的蚊子，还有也许是位于世界上最南部的红树林沼泽区。我们正在加工的是一种叫代尔的海草。我向他描述叔伯们如何从海里割下成抱的海草，再用船运回工厂烘干，用清水洗净，捣烂。他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于是我又接着往下说。抱怨低效率和阿德莱因·伯格夫人。还提出如果我们卖干海草的话可省下一大笔运费。我指出干燥室应采用机械动力而不是人力。我还谈及了财政上的细节问题，直到约翰举起手示意我停一下。我的心沉了下去。我让他感到厌倦了吗？只见他把手伸进夹克口袋里，掏出一个电子笔记本！



“对不起，”他笑着说，“我得把这些都记下来。继续



说吧？”

我的一张脸笑开了花。

夕阳西沉，约翰和我仍坐在海滩上。我不停地说，他则在一旁不停地记笔记。

真是美梦成真啊。

终于有人在听了！

那辆破车在路上磨了二十公里，终于罢工了。她花了两个小时挥手努力让路过的车停下来，最后终于有一辆好心的警车停下来。警察拿手绢遮住脸，从车里走了出来。

卡车被扔在了基农。罗德开着他那辆绿色的旧雪铁龙来接妈妈。至于卡车的事，妈妈没找着要埋怨的对象，于是她就向罗德抱怨她的金牙。罗德则花了四个小时向她道歉。他们在早晨三点回到了亚拉丁迪。罗德又划船把她送回岛上以期能在那儿过上一夜，可妈妈没留他。蒂芙姨妈给了他一杯没加糖的可可。罗德终于在凌晨六点赶回了诊所。

约翰被安排在外公的房间里。没有了那一排排的胶靴和镰刀，黑黑的屋里显得十分空旷。

挪开了一辆三轮车和妈妈那堆占星术杂志，我在约翰的房门外铺开了睡袋。我告诉自己我要保护约翰远离妈妈。可我更希望在妈妈出现时，他能保护我。

我很不安稳地睡去了。一睁眼看见蒂芙姨妈的脚





就在我的鼻子前 10 厘米处。她正焦急地敲着约翰的房门。

“约翰？”她叫道，“约翰，醒醒！”

我钻出睡袋。

“发生什么事儿啦，蒂芙姨妈？”我低喃道。

然后我听见一声可怕的怒吼。

疯狂的，一身海草怪味的妈妈气势汹汹地冲上楼梯，嚷嚷道：“好吧，你这可怜的骗子。给你五秒钟时间给我滚出去，我……”

她看见我了，斜着眼睛。我试图钻到地板里去。

“叛徒！”她带着愤怒的嘶哑声朝我叫道。

“妈妈，你不明白！……”

门突然开了，是约翰。他穿着一身纤尘未染的白裤子、白衬衫，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他就像从冰淇淋广告中走出来的人一样。在那种广告里姑娘身着炫目的晚装，四处闲逛，一些男孩子慢慢地走上前去，递给女孩一个巧克力冰淇淋。

他笑着伸出手，说：“你好，布兰琦。很高兴认识你。我叫约翰塔特，我……”

可妈妈厉声嚷道：“你不是约翰·塔特！我刚刚打了几个电话。除了老约翰塔特和他的儿子外，根本没有什么约翰·塔特的记录。而他们俩都死了。所以，也许你愿意向我们解释一下你究竟是谁！”





妈妈把双臂抱在胸前，一副洋洋自得的表情。我看了看约翰。他脸上温暖柔和的微笑变硬、变冷了。

“你说得不错，”他回答说。“我的名字的确不是约翰·塔特。”

我倒抽一口凉气。

“我叫让·保罗·塔特。我妈妈是法国人，她拒绝把我直接命名为‘约翰’。我父亲去世后，我就一直用我继父的姓。现在，请原谅我……”

他走开了。

“嘿！别这么走掉！”妈妈高声叫道。

她残忍地看着下面的大厅。在她身后的墙上，曾祖父也斜着眼朝下面的大厅里张望。曾祖父的死还带有些传奇的色彩，他在热水龙头下死于非命。我原以为他是被烫死的，蒂芙姨妈却觉得曾祖父和一个水管工的妻子搞婚外情。水管工早早地回到家中，然后用一个水笼头砸死了他。

约翰仍自顾自离开。她声嘶力竭地吼一声，从后门冲了出去。她沿着沙滩狂奔，跑进工厂，冲进办公室。我跟在他后面，跑进办公室里，正好看见她用剪刀把电话线剪成了两截。妈妈咯咯大笑，高举着电话和来回晃荡的电话线，就像是拿着一件战利品。约翰眨了眨眼睛说：“真是麻烦你们了！”





第十章

我及时地赶上了路碧姨妈的船，迫不及待地想告诉文斯所发生的一切。我冲上了校车。

“嘿！”

是加斯丁，又要开关于海草的玩笑了。可加斯丁压根儿没那么做。他只是叽叽咕咕地说：“好车……”

听到这话，我惊呆了。这是赞赏，加斯丁认同了我？

这太有趣了，真等不及把这些告诉文斯。我迈着猫步穿过过道一下子坐在他旁边。他转过头对着我，一脸愠怒。

“你能不能以后别再对我干出那种事来！”

“干什么？你是什么意思？”

“他把我当成个仆人！”文斯的嘴唇紧绷。他在模仿约翰的口音。

“‘嘿，哈，文斯！’然后把钥匙扔给我！”

“他并非有意要羞辱你。”





“可他那样做了。而且你对此听之任之。”

我想是这样的。一路上我们再也没说过话。加斯丁和新新人类们在一旁进行打嗝比赛。

校车在交通灯处停了下来。那个秃顶的老头，穿着提至胸口的短裤正在那儿大骂警察。

我转向文斯。

“你瞧，文斯……也许他们英国或法国的做事方式不同。”

校车在学校外停了下来。文斯已经站起来准备下车了。

“是啊，好。”他咆哮道，“但他现在是在澳大利亚。”

接下来的一整天里，文斯的嘴都保持着那个样子，没变。我递给他有关妈妈的字条，做鬼脸，请他吃薄荷。最后我俩还大吵了一架。

“你怎么能迷上那个阿谀奉承的英国垃圾？”

“我就是迷恋上他了。”

“我觉得布兰琦是对的。我觉得他是骗子！”

“哦，是啊，你本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不是吗？你不过是出于嫉妒罢了！别妄想我会同你一道去舞会！”

他停了下来，转来看着我，那种眼神跟我们玩“大富翁”一模一样。在游戏里面，我已开始建造公园路了，他却仅仅得到两家饭店。我的心沉了下去。

“随你便，艾米丽！”





泪水滴了下来，我张开嘴想把它吞回去。我注意到些什么。文斯将双臂抱在胸前。他在等我向他道歉！我的情绪激昂起来，怒火开始往上涌，突然听到有人说了一声“庸才”。是加斯丁，他吐着烟圈慢吞吞地打旁边走过。他调过头，眯起眼睛看着我。

当然，我猜他是在说我。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他是在说文斯。而且他还试着表现得很友好！

我搞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真是喜从天降！

文斯沾沾自喜地看着我，他在等我的道歉。

我咬了咬嘴角，向后甩了甩头，用最严肃的声音大声说道：“不，文斯。”

文斯倒抽一口凉气。加斯丁则在一旁窃笑。

我想我已经成为新新人类中的一员了……



第十一章

那天余下的课上，我却在头脑中重放争执的整个过程。在渡船上都还在想。渡船抵达小岛时，我在这件事上已花去过多的精力和时间。直到事实已摆到我面



前。我才意识到这儿发生了什么。妈妈正在主持一场群众集会，她的手上还拿着一把斧子。

事实上，是个海草搅拌器，这意味着我该去换副眼镜了。说得明白些，海草搅拌器有些像一把大汤匙。用它把冒着泡的海草浆面上的垃圾舀出去。这项工作不太受欢迎，因为常会舀到塑料袋和几截吊着死贝壳的鱼线。就我所知，这也是为什么至今为止，妈妈从未碰过海草搅拌器的原因。可今天是怎么了呢？

我首先想到的是，由于近视得厉害，她误把它当作别的什么东西了。可当我走近了一些后，发现她正挥舞着海草搅拌器，好让她的听众相信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割海草的塔特家的人，她真正关心他们的福利。她想让他们罢工。听众们听得有些纳闷。完全不像妈妈。妈妈是那种高高地立在办公室大声谩骂他们的人。他们担心她是不是发疯了。

“把我们美丽的小岛交给一个无知的外国人……”妈妈叫嚣着。

“我想我们应该去找位医生。”维特姨妈说。

“想让他留下，抢我们的饭碗……”

“你是对的，维特，她看上去有些憔悴。”说这话的人是多特姨妈。

“我告诉你们，去罢工！拒绝工作！不要让这个异乡人，这个白痴，废物，这个新来的约翰……”



人群后面有些躁动，有人在喃喃低语，这没逃过妈妈的眼睛。

有事发生了。我穿过人群以便能看个清楚。一般小型海草打捞船从海上驶了过来。当船到达浅滩后，一位载着白色帽子、身穿白裤的男子屈膝跳出船把它拖上岸。是约翰！他在割海草，兴高采烈地挥动双手。在船上，是蒂芙姨妈，她围着另一条最好的围裙。

人群中掌声雷动。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但对我而言，这掌声有所意味。约翰每到一处都会伴着掌声。问题在于他的一举一动让我们无话可说。

塔特家的老一辈的人从未在家里这么受欢迎。老一辈的人所采取的策略是叫嚷和愤怒。说实话，你和这家人打交道，叫嚷和愤怒是保持头脑清楚的唯一途径。

简直就跟柯尔一周中第五次把眼镜掉在海草中然后他满脸歉意地拿张鱼网在大桶里捞眼镜从而使得整条生产线不得不停下来一样，或者跟路碧姨妈最心爱的鸡群坐在楼梯正中一连五天不愿挪动一下屁股一般，路碧现在也不让人去动它。直到妈妈威胁说要把她的鸡做成砂锅鸡，这事才算了了。我个人认为，她的鸡还是有活下去的希望，因为如果妈妈要想做菜的话，她会让蒂芙姨妈去做。可路碧没有冒这个险。

关键是，我们还不习惯像约翰那么好的人。所以我





们才鼓掌。鼓掌是我们仅剩的表示赞许的方式。克莱姆吹响了口哨，柯尔也跟着效仿。我也试了试。可我的舌头还不适应上颌楔状的塑料牙齿矫正器。只发出一些嘶嘶的混音。

整个人群都涌过去迎接约翰，并向他致以敬意。他把船拖上了岸，被一群希望他幸福和成功的外国人围了个水泄不通。娜莉表姐抱着她的小婴孩也前来祈福。

猛然间，我记起了妈妈。我转过身，四下张望。她正张着嘴木然地立在那儿。海草搅拌机在她的身体侧面荡来荡去。她眯起眼，合臂抱在胸前，这样一来，搅拌机就像支标枪斜着插出。妈妈的脸上阴云密布。当她大步迈向前时，人们朝一旁跳开，极少是出于崇敬，多则是为了躲开搅拌机。碰着的话，就意味着她会在人群中砍倒一片。

她在离约翰三米处停了下来，做作地说道：“请原谅……”

“哦，你好，布兰琦。我本以为能看看你是怎么割海草的。那是种奇妙的东西，不是吗？绵延数英里！”

他笑了笑。这可不是该有的反应。正确的反应应该是避开并保护自己的弱点。塔特家族其余成员都立即作出了正确的反应。我也不例外。蒂芙姨妈站在船上，没有藏身之处，她只好绝望地望着海面，假装自己根本不存在。只有约翰一人是满面春风。





他拍拍手上的沙 ,把手放在臀部上。

“那是项费力的工件。你们个个身强体壮也就不足为怪了！现在我需要的就是好好地洗个热水澡！”

妈妈挑起眉毛 ,鄙夷地瞪着他 ,却看不清。按理说 ,越过他右肩的海 ,也会被她那种眼光盯得变成石头。

“我该感谢你 ,不管你叫什么名字 ,先生 ,感谢你没先和我商量一声就涉足到我们的经营中去了。”

约翰一时之间什么也没说 ,可他的面部线条变得冷硬起来。他开始把滑溜溜的海草从船上卸下来。静默往往使人兴奋。

“为什么一定要那样 ,布兰琦 ?就我所知 ,如今蒂芙姨妈和我才是公司的决策者。当然别忘了艾米丽。你 ,我相信 ,根本毫无地位可言。”

你不得不钦佩妈妈 ,她听到这话连眼睛也没眨一下。

她回应道 :“可问题的关键在于 ,我是唯一一个知道如何运作这工厂的人。”

一着臭棋！

约翰笑了笑 :“是这样啊 ,可我以为……”他开始把卸下来的海草拖上海滩。

“……我想我自己能管理好的。”

他露出一脸灿烂的笑容。我望着妈妈 ,一个词跳入我的脑子里。

掌嘴！





第十二章

约翰大步流星地走向加工厂。我跟了上去，家里所有的人也都跟在后面。只留下妈妈一个人目瞪口呆地留在原地。这就如同摩西带领以色列的后代走出埃及一般。

克莱姆赶上了我，他显得激动异常，耐不住要和我说些什么。

“他一整个下午都在那儿，艾米丽！他先到工厂里去，在一楼，借了一双胶靴。他查看了所有的桶和管道，向我们提问，艾米丽，他是那么彬彬有礼！……”

柯尔也加了进来，一个劲儿地点头。

“然后他上了船。当然喽，就在那时蒂芙姨妈下来看见了，也想一道去。要知道她都好几年没上过船了，艾米丽！”

约翰在我们的前方停了下来，扬起手，大家也都停了下来。

“请大家原谅！我需要你们立刻开始工作。我很清





楚,我还没能和你们中的许多人认真地交谈过,所以我想邀请大家下个礼拜天参加在南部滩举行的聚会。”

掌声震耳欲聋。晚会!塔特家族从来没办过什么晚会呢。大家三五成群地聚在一团,兴奋不已。约翰示意柯尔、克莱姆和我带他进加工厂。

我们一行四人步入工厂,经过清洗池和捣拌缸——在那儿海草被捣成绿褐色的泥状物,再被抽到粗大的蒸气管道里。那些管道就在我们的头顶上,不时地漏下些绿色的液体。再经这长管道把海草输送到大桶里,人们在这些桶里提取海草中可用来做果冻的成分。海草浆就大量地流入桶里。

海藻散发出的味道就如同成千上万的鱼在饱食抱子甘蓝死去后所发出的味道一样。

我常和大陆上的孩子们打赌,赌他们看见这些东西一定不能保证在十分钟内不吐。加斯丁是少数的几个幸存者之一,可就连他的脸色也有些发白。

然而,约翰没吐。他甚至瞧也没瞧那些大桶,径直走向一大堆还未分类的海草,它们在生产线上滴滴答答地滴水。

“这东西,我今天早上见到过。你们能告诉我那是什么吗,都是同一类海草吗?”

柯尔上前几步,笑得就像万圣节上的南瓜灯。

“它们分别叫作死耳朵、裹尸布、冒泡的脑花、屎





球。”

他又退了回来，并弯腰致敬。这是他行的第一个礼，可至少换了种形式，不再拍手了。

约翰听后皱了皱眉：

“嗯，还是别这么叫了！我想我们可以给它们起些浪漫的名字，再分别推销出去。不知为什么，‘裹尸布’这个名字听起来不怎么舒服。”

我指出：“它们都有本名。”

“哦，是吗？叫什么？”

“我不清楚。可我知道谁清楚，艾瑟尔奶奶。”

“这么说当地的土著居民要吃海草喽？”

“哦，不是这样！他们用海草做药。”

“哪种药？”

“我想他们曾靠吮吸‘冒泡的脑花’来治肿痛的喉咙。可那太恶心了，他们现在已改用西药了。”

约翰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那也就是说我们不但可用海草做出美味的食品，还可以做保健品……”

“只要我们能让它不把皮肤变绿。”我插了一句，“它不能做成面膜和润肤霜。”

约翰啪地一声关上他的个人记事簿。

“克莱姆，把每一种海草给我一个样品。柯尔，把样品分别装在塑料袋里，贴上标签。我们把它们送去作成





分分析。如果我没估计错的话，”他冲着我笑了笑；“我们正坐在一座金矿上！”

我也是笑逐颜开，真想跳上一曲。我总这么说！如今一位真正的活生生的商人赞同我的想法！

蒂芙姨妈做了一顿很特别的晚餐。真幸运，妈妈还在她的房间里生闷气。于是约翰、蒂芙姨妈、孩子们和我围坐在餐桌旁，大嚼着厚实且有弹性的牛排。布满条条呈黄色的肥油的牛排厚实得如同自行车的内胎。牛排下还有没弄散的土豆泥，和着些皱巴巴的冻豌豆。吃这些东西确实算得上是项挑战，这无异于试着咽下你的枕头。

可约翰却在大口大口地吃。他说海风令他胃口大增，他还与蒂芙姨妈两人谈笑风生。双胞胎兄弟也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被他深深地迷住了。兄弟俩脸上敷着肉汁和土豆泥，大口地喘着气用浅蓝色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约翰。杰里弥惊诧地张着湿答答的小嘴。斯蒂维的眉毛上粘着一粒豌豆。

饭后，约翰同我一道去了办公室，不知是怎么弄的，约翰已清理出些地方了。大约 11 点钟，我们抬头看见妈妈站在门口。她语气生硬地说：“我来瞧瞧你是否需要我帮什么忙。”

约翰彬彬有礼地回答道：“不用了，谢谢你，布兰琦。我想我们能弄好。”



他又转而去整理自己的文件，漫不经心地说：“哦，布兰琦，我早些时候进来时发现我的文件被弄乱了。你应该知道，如果你暗算我，你也就是在暗中蓄意破坏整个家族。”

妈妈显得有些张惶失措，她大声分辩道：“我没做过那样的事，我只是在收拾我自己的东西，我……”

可怜的妈妈，她的形象顿时矮小了不少。我真切地感到一阵刺痛，为她感到深深的遗憾，为什么她就不能与约翰携手合作呢？为什么她一定要赢呢？

她悻悻然地跑了出去。约翰和我坐下来继续谈话。我们开始把一叠乱糟糟的文件分门别类地摆放好。

要不是那些文件的味道，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在天堂。

（文斯错了，不管是什么东西发出了臭袜子的味道，可以肯定一点，外公不应对此负责，因为这儿还有那种味道。提醒你一句，也许外公还在那儿。）

那日深夜，我奋笔疾书，给默多克先生写了一封信。

路颇特·默多克先生
新闻有限公司
美国



亲爱的默多克先生：

此番来信是为了告诉您，我和我的合伙人马上就要开始整修我们的海草加工厂了。你若愿意可在任何时候造访，来之前请先打个电话。但如果是一个名叫蒂芙或布兰琦的人来接电话，请挂断。

您真诚的
艾米丽塔特

第十三章

第二天早上约翰说他将与乘同一艘渡船到大陆去，他有几件事要去办，还要去送海草样品。只要这些样品的分析结果一出来，我们对我们的潜在的市场就将有更好的了解。他告诉我他已让他在伦敦的办事处找日本海草专家。亚拉丁迪那些无足轻重的家伙不接他的电话使他十分恼火。约翰认为把所有的货都卖给那家酿造厂风险实在太大了，万一酿造厂破产了怎么办？我提议，我将与我的日语老师谈一下关于学写商务信函的事。约翰十分喜欢我的提议。我又开始迈动猫





步,并对学校的舞会尖锐地抱怨一番。

在码头上我挂着一脸幸福的微笑,因为九年级的全体学生又看见我与约翰在一起了。我使劲挥手向约翰告别。当我迈着模特儿的步伐走上校车时,文斯一脸的冷漠。我坐到加斯丁的后面。今晚将有一个舞会,我自忖是否该一个人去参加。我一直心驰神往着能与学校里那帮新新人类在一起,但文斯对我的幻想怒不可遏。这次舞会真是一个大好机会!加斯丁昨天也许有些不同寻常地友好,但新新人类们宁愿死也不愿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子粘着他们,因为我即使穿上校服也很瘦弱,并且显得十分的不合群。穿着蒂芙姨妈做的那些怪模怪样的衣服,我真的深感羞愧。但奇怪的是加斯丁转过身来望着我,冲我哼了一声。

我决定主动向文斯道歉,请他去参加舞会。但他根本不理睬我。我为约翰的事向他道歉,他接受了道歉却又开始说起约翰的坏话来,这使我们又吵了起来,一直争到大家面红耳赤也互不相让。他对我说自从约翰来了以后我就总是尽力表现自己,还说我现在的样子就像个新新人类。

就在这时,日文教师辛普森小姐从我们身旁走过。于是我问她是否可以在写日文商务信函方面给我些帮助。辛普森小姐有点吃惊,当她答应我时,文斯公然在一旁窃笑,我气急败坏地去追打他。





“你在偷偷笑什么？”

“你要开始新生活了吧！”

“你才是呢！你是怎么回事？难道你觉得我写不出日文信吗？”

文斯现在又做出那种他独有的表情，像是得意洋洋的微笑，又像是不怀好意的讥笑。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说道：

“不是的。”

“哦，是吗？是这样吗？”

“艾米丽，我们才学了六个月的日语！而我们所学的只不过是点如何点一份便宜的午饭。”

好吧。这个让人无法忍受的残酷的文斯，我要让他看看，让他看看到底谁能在生意场上得意。他这个失败者！若新新人类们要我，我将与他们打成一团，我要成为顶级酷的人，我要比那新新人类们更酷，我要超越失败者。

但我又感到不安，那天在学校里我一直心烦意乱。在渡船上也心绪不宁，当渡船快到海岛时，我看见克莱姆跑过海边湿地猛冲了过来。

“艾米丽！妈妈说约翰要走了！”

“你说什么！”

“他俩大闹了一场，约翰打算向别的公司推销海草！”





当我们赶到工厂时，人们混成一团，焦虑地乱转着，妈妈在人群中大摇大摆地迈着步子，脸上带着一丝得意的笑容。

“他不回来了。我告诉他了，我们这儿不想听他用法语讲的胡言乱语，非常感谢你……”

“看！好大的海浪呀！”

是西那蒙在说话。她是蒂芙姨妈最大的孩子，今年五岁了，才配了一副新眼镜。谁都没在意她的话，但一群孩子都异口同声地嚷道：

“瞧，好大的海浪呀！好大的海浪呀！”

我们向海望去，那并不是海浪。也许算是吧，但那是一艘大马力的小艇激起的海浪。

是约翰在开那艘小艇。



第十四章

约翰将小艇隆隆地驶到码头。他跳下小艇，然后把小艇拴在岸边。那是一艇白色的小艇，熠熠生辉、壮观美丽，而约翰也像那小艇一样魅力四射。

“向约翰欢呼三次！”

是克莱姆，除了他还会有谁。

“噢！噢！噢！”人们一起欢呼，说约翰是一个豁达开朗的好青年。

约翰举起手示意人们停下欢呼：

“大伙儿都来帮忙，把这些办公用品搬到工厂去！”

大家涌向小艇，约翰把一个一个盒子递了出来。这些盒子中装了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一部带内置答话器的传真机、办公纸、文件架、还有电脑磁盘等。人们排成一长队一直排到屋子里，他们把这些盒子一个个顺着递到了房子里，约翰抱着一大盒巧克力走到妈妈面前：

“布兰琦，来块巧克力吧，我希望我们之间不存在芥蒂。”

妈妈仰着头，盯着巧克力，似乎那巧克力是毒品似的，然后说道：

“如果你再进那间办公室，我就辞职在别处找个工作。”

妈妈，你这个白痴！

约翰的笑容一下凝住了：“好吧！你的辞职我接受了。”

然后他笑咪咪地将巧克力重重地塞到我手上。

“来，艾米丽，拿着！过来帮我装一下电脑！”





“艾米丽，”妈妈叫道；“我不许你去帮那个人！”

周围突然一片沉寂。我咽了一下。约翰瞥了我们两人一眼，扬扬眉毛走开了。他是要让我自己决定，我感到害怕。

“可是妈妈……”

“别叫我妈妈！那个人要毁了我们！”

“他是要把我们变富有！”

“他是在把他自己变富有，把我们弄破产！看看这些东西吧！”

“那些是办公用品！我们需要这些办公用品，而且还不用上税的！”

“我还要给你‘减税呢’，”妈妈顿了顿；“听着，艾米丽，我并不想伤害你的感情，但你必须要看清约翰是要操纵你！”

我愕然了，然后又感到愤怒。

“为什么？难道就因为他对我好吗？”

“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对你好呢？难道他不是为了想让你支持他吗？”

“决不是！”

“要知道你占有百分之十的股份！”

“不，他不会那样做的！”

我讨厌妈妈是因为我感到害怕，如果她所说的是对的呢？如果约翰看不起我呢？如果只有妈妈和文斯才





喜欢我呢？如果只有那个十分吝啬而无聊的文斯才是我唯一的朋友呢？

我意识到没有了约翰我便一无所有。在这浩浩宇宙、空空世界里只有无助的绝望。我这个瘦得皮包骨的丑陋的艾米丽，长着一排参差不齐的牙齿，一定被约翰在背后嘲笑。

我跑了起来，跑过柯尔和克莱姆，跑过海豹，跑过正在晾海草的姨妈们向海滩跑去，我像以前那样尖声喊叫，但一点用都没有。我一喊嗓子就疼，我一下子重重地坐到沙滩上抽噎着哭起来。我曾很想去参加那个舞会，曾很想在舞会上尽情地玩，但现在我去不了啦，再也不可能去了。

“艾米丽？”

是约翰。

“走开。”

“你怎么了？哪儿不对劲？”

拍岸的白色浪花翻飞着涌了过来，哪儿不对？全都不对，我看问题的方式，我这个人，还有我生活的地方都是错误，而这一切却将长久地延续下去，延续很多年，很多年。而我也将永远郁郁寡欢，形单影只。

“艾米丽？”

“约翰……你到这儿来是为了骗取我们的财产吗？”





“不是的。”

我凝视着他，努力想读懂他的心思。他笑容可掬地说道：“我是说，假设我真有这种目的，我是不会告诉你的，不是吗。但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到这儿来是因为……”

他说到这儿不说了。我抬起头来望着他，他离我有点远，双眉深锁着。

“如果要讲真话，我到这儿来是因为我的婚姻破碎了，我需要些时间来忘掉它。”

我还能说些什么？我为自己怀疑他而感到难受。我恨他的妻子，但她的离开又令我高兴。约翰走到我身边，带着伤感的笑容。

“你在想你的妻子吗？”

“嗯？噢，不是的。我在想那些海豹发出的恶臭太难闻了，臭得鬼苦神愁，你们是怎么忍受了的呢？”

“我们可无法忍受。”

约翰亲热地将手搭在我的肩上，我真希望他别那么亲热。

“来，说说什么能让你高兴起来？你想吃比萨饼吗？”

“想。”

“想去看电影吗？”

“当然。”





“我就知道！”他一脸的得意，说道：“咱们去学校的舞会吧！”

“可是我没有去舞会穿的衣服……”

“那我就给你买点儿吧。”

他搂着我匆匆往前走。

“可我不会跳舞……”

“哦，别考虑无聊的东西了，你所要做的就是站起来随意乱跳就行了。除了几只稀奇古怪的澳大利亚舞我不会跳，其余我都会。”

他的话逗得我咯咯笑。克莱姆拿着一把油漆刷从船坞走了出来。他弄得满身都是油漆，简直让人怀疑到底有多少油漆被刷到船上。

“克莱姆，告诉布兰琦我要陪小艾米丽去参加学校的舞会。”

克莱姆向我们举手致敬，我笑得更厉害了。约翰挤眼睛也挥手向克莱姆致敬。我更是捧腹大笑，约翰真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人。

我们登上小艇，隆隆地向大陆驶去。

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夜晚。约翰巧舌如簧，终于使我们进了一家即将打烊的礼服租用店。他为他自己租了一套白色的晚礼服，为我租了一件异常美丽的蓝色裙子和一双与之相衬的鞋。他哄劝那位女士帮我化了妆，做了头发。我看起来如此美丽动人，但我却觉得





自己像个傻瓜，我拖着脚从小房间里走出来。

“哇，你看起来真可爱！”约翰惊叫起来；“但别那样没精打采的。”

我咯咯直笑：“我不是……”

“你就像一大袋马铃薯似的！站直了！要显出自信！商场上第一条原则就是，如果你把自己显得不重要，别人就真的会认为你不重要。站直了显出自信！”

我像位少校军官那样笔直地走出了店门，约翰叫了辆计程车，还为我开了车门。我们坐着车一直行驶到校园操场。当约翰付车费时，我取下了我的牙齿矫正器，放进包里。

就像两位去领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明星一样，我昂首阔步走进了学校舞厅。这一切真的就像是在演一部旧电影。特别是我摘下眼镜后，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朦朦胧胧的。所有的人都把目光转向我们，每个女孩都嫉妒得要命。米尔丝夫人一脸的惊异，她整晚都将眉毛挑得高高的。文斯则怒容满面。我发现除了文斯，约翰的魅力倾注到了每一个人，这使我一直面带喜悦的笑容，以至脸都有点疼了。让我深有感触的是一个半小时前我还曾想过死，而现在我真有一种欲生欲死的感觉。

约翰的舞步精湛漂亮，带着我也有点儿屈膝摆臂了。

这时舒缓的音乐响起来，假若约翰用双臂环住我





该多好呀！这想法激起我心中一阵狂喜，使我兴奋得快
要死掉了。

但约翰并没有那么做，他咧嘴一笑说道：“嘿！我累
坏了！想来杯可乐吗？”他几乎为九年级的全体学生都
买了一瓶芬达汽水。加斯丁一直站在我旁边色迷迷地
盯着我的蓝裙子，这使我很不自在，就与他说笑话。而
加斯丁只是微微笑着，让人感到有点可怕。

午夜过后我们才回来，当我笑盈盈地坐在床上，回
想所发生一切时，传来了敲门声。是妈妈，她很尴尬的
样子。

“我为先前发生的事感到抱歉，我并不想伤害你的
感情。”

我万分欣喜跑过去紧紧抱住她。

“妈妈，就给他一次机会吧！他有极好的构想！”

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质问道：

“艾米丽，这是不是意味着你已站到他那边去了？”

我心中狂喜不已，根本不感到害怕。

“妈妈，这不是站在谁那一边的问题！”

“这么说你是站在他那边了。”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她默然离开了。我突然感
到一阵内疚，但很快我想到了约翰。我拿出默多克先生
的剪贴簿，满屋欢快地跳跃着，因为我知道默多克先生
一定会为我感到高兴的。





当约翰·塔特带艾米丽去参加学校舞会，他第一次注意到她惊艳的美丽，那时艾米丽才十四岁。

美梦成真了！我和约翰……我自己都感到害羞脸红了。不过谁又知道以后的事呢……

路颇特·默多克先生

新闻有限公司

美国

亲爱的默多克先生：

我写信告诉您，我与二堂兄约翰已决定结婚了……

我出神地望着这些字句，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然后我把这张纸撕成了一张张小小的碎片。

约翰，约翰，约翰，约翰……



第十五章

舞会过后的第二天是个星期六，我睡了个懒觉。醒来时感到莫名的喜悦，然后记起了那场舞会。要不是我



的那条裙子还挂在椅子上，我还以为那一切不过是场梦罢了。

我穿着那套去参加舞会的裙子，逍遥地踱出房间。我一边吃着玉米片一边遐想联翩。蒂芙姨妈正在那儿为孩子们做速溶麦片粥。我很快就嚼完了早餐，有种想和人谈论一下约翰的冲动。

“约翰还没起床吗？”我问道。

“哦，当然不，几小时前就起床了。”蒂芙姨妈说道，“他到大陆去了。”

“去干什么？”

“吃熏肉时，他补牙的填料掉了，布兰琦便为他安排了一个与罗德的预约。”

我差点儿被呛着了，妈妈应该不敢！

她真的不敢吗？

“蒂芙姨妈，他什么时候走的？”

“哦，大约一小时前……”

我从餐桌旁一跃而起。忽然我记起了罗罗。今天她第一天上班。真是霉透了，要找她这样一个大灾星来帮忙，但我却别无选择。

我给罗德的诊所打去电话。在电话的那一头我听见有人拿起听筒，紧接着随着咔嚓一声，电话听筒掉了下去，哦，不要……

“罗罗，是你吗？我是艾米丽！”





“啊,你好,艾米丽,我刚才把听筒弄掉了……”

“罗罗,有个叫约翰·塔特的人来会诊吗?”

“是,布兰琦姨妈的那个预约吗?”

“是的。”

“呃……”

我能听见罗罗正在飞快地翻预约簿。

“是的,他现在正在做手术。”

“哦,不——!”

我挂掉了电话,我必须得赶到那儿。我胡乱穿了几件衣服,奔向海滩。一到海滩我就跳进外公那艘旧摩托艇,风驰电掣地向大陆驶去。飞溅的浪花弄得我浑身都湿透了,到达大陆却似乎遥遥无期。终于,我到了大陆。我把摩托艇泊在码头就开始飞跑。我像个疯子一样狂奔。当我跑进购物中心时,因为惊慌,我感到一阵胃疼,约翰居然就在那儿!

“约翰,你没事吧?”

“艾米丽,到底怎么了?你全身都湿透了……”

“约翰,罗德是怎么弄你的牙的?”

“罗德,不是罗德。是个女的,叫维基。”

“她没有建议你补牙吗?”

约翰被逗笑了,却一脸的困惑。

“没有。但她却给了我一把药棒和一些盐……”

他笑吟吟地说着。我细细看了他的牙齿,它们看起





来完好无损，我这才如释重负地吐了口气，确信是罗罗弄错了。

“我得说我更喜欢用我那只挺不错的塑料牙刷，但维基说如果我不用药棒，我的牙齿就会全部掉光。”

他不知道有多险。他的牙差点就已经全掉光了。我也不想提那些事了。

约翰带我到了一家叫“弯曲”的咖啡店喝咖啡，那是城里最豪华的咖啡店。我要了一份冰镇巧克力，上面浇有大约半厘米旋涡状的奶油。我们坐在一张露天的桌子旁，熙熙攘攘的人群从我们身边走过。从他们带的眼镜就可以认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塔特家族的人。约翰穿着条短裤，翻阅着《每周商业评论》我偷偷打量着他那健壮漂亮的双腿和从凉鞋中戳出来的可爱而短粗的脚趾。我正琢磨着如何才能吸出杯子里最后一口冷饮而又不发出像浴池中的水快要排完时产生的那样的声音，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不同寻常的一幕。

在购物中心的那一边正是妈妈。她正推着五辆连在一起的超市购物手推车，身上系了一条红色的围裙。她那一头红头发蓬松得像蒲公英花的绒毛一样，一顶小纸帽子刚刚扣在她的发髻顶上。她真的履行了她的诺言，在超级市场找了一份工作！难道她真的放弃了吗？这就似乎像一条食肉成性的比拉鱼，转变为一个素食主义者一样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我也禁不住忧虑起





来，再也无心注意美味的冰镇巧克力和约翰可爱的脚趾了。

星期日在工厂外的南海滩，约翰开了一个庆祝会。无疑，这是一次圆满成功庆祝会。因为妈妈在上班，庆祝会一开始我们大家就都可以轻松一下了，接着又上了精美的食物——这些食物全部是由一位饭店老板从大陆运来的。

约翰在人群中转来转去和人们相互致意。每个女孩都极力向他卖弄风情。人们纷纷谈论着他，似乎他是一位圣人。海草厂的圣人约翰。我看着这欢乐的人群，看着在阳光下闪闪生辉的新粉刷的工厂。这一切为何变化得这么快而又为何变得这么好了呢？就像我对约翰，这位让我管理工厂的年轻投资者的幻梦一样。

庆祝会开了一整天。路碧姨妈在她的风琴上弹奏了几支弗兰克·希拉特尔最著名的曲子。日暮时分，克莱姆又拿来了他的摇滚音乐带。我与约翰跳了三曲舞。其余的时间，他要么带着姨妈们和堂姐们在舞池中旋转，要么与扯着他腿的小孩子们一起蹦蹦跳跳。然而有那么奇怪的一刻，当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托着一盘餐具摔倒了，约翰俯身帮那孩子捡东西时，我看到他的脑顶有一小块没有了头发。我愕然了，约翰开始谢顶了吗？





地方！我发现我喜欢上了约翰的一切。他已改变了我的生活。他带我踏上奇妙之旅。

第十六章

舞会过后的那个星期一，我仍心情愉悦，神采奕奕。唯一变糟的事情当然是文斯与我仍互不理睬。那天走上校车时，我看见他把书包放在了他旁边的座位上。他这么做的用意再明显不过了。我打算从他旁边迈着模特儿步子走过去。但坐在他前排的加斯丁伸出一只手，嘴里在咕噜着什么，他在向我示意他的旁边有一个空位。

除了文斯面带愠色生着闷气，全车的人都注视着加斯丁和我。就这么办，我走过去坐在加斯丁的旁边。全车人都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现在我正式成为那些新新人类的一员了，这让所有人惊异万分。

就连我自己都感到诧异。是因为那条蓝裙子吗？还是因为新新人类们认为约翰给我们家带来了许多钱？亦或是觉得与我这个人相处有点愉快？我眯着两眼，双





唇微翕。艾米丽变成最顶级的新新人类了。

我们的车在交通指示灯前停下来了，路边的广告画上是张扬的亚拉丁迪·多格。那位秃顶的老头十分贪杯，短裤提至胸口，正与一位矮小的老妇人发生争执。起因是老妇人那条挣脱主人乱跑的衰弱的老狗。那条狗站在那儿急促地喘着粗气，眼睛不断地扫视着这两个人似乎怕自己晕倒了。加斯丁探出车窗喊道：“喂，傻瓜！”那老头听了挥了挥拳头。新新人类们和我在一旁为加斯丁欢呼喝彩。

当我们下车时，加斯丁就在我旁边。我明白从今以后我就可以正式坐在他旁边了。英文课上我们已开始学习世界神话。我们将要学习《金毛羊》故事讲述的是一只金色纯毛的公羊飞越世界解救困境中的孩子的故事。波尔冈茨先生说，这只羊并不比超人差，在当时和《在家与离家》一样受欢迎。我低声说对加斯丁说，这只羊可能也会是一个很棒的冲浪运动员。加斯丁咯咯直笑，然后又告诉了每个新新人类。所有的新新人类都跟着一起笑。加斯丁问波尔冈茨先生这只羊是否是一个优秀的冲浪者，波尔冈茨先生很恼火罚加斯丁课后留校。

吃午饭时，我与谎言乐队有了第一次接触。谎言乐队是加斯丁他们的重金属摇滚乐队，有四名成员。杰森和凯莉是吉他手，一名叫索菲的女孩梳着一头蓝色的





拉斯塔法里式发辫，她是乐队的鼓手，还有一个一直沉默不语的男孩是键盘手。

谎言乐队从未参加过任何特约演奏。实际上，他们似乎也无法演奏一支完整的曲子，但他们却能将许多的曲子的片段或一半演绎得非常好。然而当演奏到曲子的一半时，便有人出错了。于是他们互相争执到底是谁出了错，每个人都扬言要愤然离去。唯一继续表演下去的办法就是换另外一支曲子演奏。

谎言乐队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烦扰汤姆逊先生。汤姆逊先生是的我们音乐老师。这位肩膀斜斜的小老头，最大的错误就是想把音乐课弄得有趣。他一上课就开始给我们放音乐喜剧的录影。但大家都感到厌烦。

因此当本·特拉维斯在大家正将《西边故事》的录影看到一半时，不小心把一支提克·塔克牌的薄荷香糖掉进了耳朵，不得不被送进急诊室后，孩子们都开始效仿他的做法。接着在放《国王和我》的录影时，又有三个人被送出了教室。后来那个梳着一头蓝色拉斯塔法里式头发的新新人类索菲试图把一小块口香糖塞进鼻孔，结果弄得流鼻血。这下子汤姆逊先生火了，全班都被罚课后留校。

于是汤姆逊先生便决定给我们一个习作课题，他将八年级的全体学生分成小组，每个小组选一种他们喜欢的音乐作为研究学习的对象。这一切原本进展得





很好，直到后来西部乡村音乐的发烧友与金属乐迷之间发生了摩擦。

事情是这样的：金属音乐迷必定是好寻衅滋事且出言不逊的。因为金属乐有时就是要这样。尽管金属乐歌曲全部都是描绘死亡、折磨与复仇的，但大多数在皮衣包裹下的金属乐发热友都十分脆弱。与之相反，西部乡村音乐迷们似乎都是些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

不管怎样说，他们在篮球场大打出手。珍妮弗·贝茨本来还想向凯莉致敬的。结果她的长笛却被弄弯了。汤姆逊先生跑来干预。加斯丁和金属迷们头部受伤。

加斯丁永远也无法原谅汤姆逊先生。为了报复，他组建了谎言乐队。每次校园有音乐晚会，谎言队都神气活现地走上舞台演奏爱国歌曲或给学校乐队伴奏。伴着他们的乐器发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利声音，他们要花上二十分钟的时间调音。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演奏。他们只是站在台上斜瞟着乐谱，在认为该轮到他们演奏他们的音乐垃圾时扬扬眉头。而与此同时，学校的乐队则声嘶力竭地狂吼着《澳大利亚仍是我的家》

这一次谎言乐队正在为家长老师联谊晚会排练。他们将要演绎一首索菲写的名为《情人》的歌曲。我和加斯丁走进音乐室。可怜的汤姆逊先生正坐在房间内靠后面的一张椅上，他神情厌倦，但仍强作笑颜，脸上





挂着一些微笑。

“早上好,加斯丁!”当汤姆逊先生看见我也在时有点诧异,但仍笑眯眯的。我迈着模特儿步子走到一张空椅上坐下,懒洋洋地倚在上面,嘴巴半张着。这时汤姆逊先生建议我们可以开始了。

他一脸大义凛然的愉悦与快乐。他明白他们是想要惹恼他。乐队的成员们你看我,我看你,不怀好意地暗笑着,他们开始演奏了。那音乐把人耳朵都快要震聋了,且十分拙劣,简直让人难以忍受。大约十分钟后他们才开始唱歌词,但唱歌词时,他们又没完没了地重复地唱着:

我爱你的脸
我爱你的唇
我想舔你的腋窝子



汤普逊先生脸上一直保持着笑容。他们也继续唱着这首歌:

我爱你的心
我爱你的魂
我要舔你的痣胡子



我从未见过加斯丁像此刻这样活跃。他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滚，一会儿又朝乐队成员的空隙乱掷粉笔。

谎言乐队的演奏终于在震耳欲聋的拖长了的尖叫声和持久的鼓声中结束了。然后他们得意洋洋地望向汤姆逊先生。

“非常好，我将把这个曲目安排在七年级的竖笛队伍的后面。”

“亲爱的，瞧他那脸！”

“是啊，他被气坏了。”

我们聚在洗手间后面，这儿是新新人类的领地。就要打上课铃了，所以加斯丁，凯莉和索菲实际上并没有抽烟。不过请注意，烟的味道非常强烈，仅是闻一盒烟的味道就有可能让人患上癌症。新新人类们此刻正在庆祝他们对汤姆逊先生的胜利。

但我认为是汤姆逊先生获胜了，不过我是不会讲出来的。我也和他们一起笑，和他们在一起感觉有一点儿怪，但受到的尊敬又令人惊异。

文斯从旁边走过，他蔑视着我嘲笑我。我也对视着他讥笑他。加斯丁大声喊道：“喂！”新新人类们在一旁重重地哼哼地阴笑起来。杰森又加上一句：“讨厌鬼！海草的臭味可真难闻！”这下子全体新新人类们几乎都要控制不住大笑起来了。

还只是准新新人类的迪兰·颇基怪异地咯咯尖声



傻笑着，还把一只空的巧克力纸盒朝文斯背后扔去。

上课铃响了，凭直觉我向教室走去，但加斯丁轻轻地拉住了我的手臂。五分钟后，才溜溜达达地往教室走。

我们推开教室的门，在门口站立了片刻，头全部都扬向一侧。我们只是在门口稍立了一会儿，刚刚激起老师的怒火，但又不至于使教师大发雷霆罚我们课后留校。这时我发现原来一直以来我都渴望能永远这样做。我们一行人懒懒洋洋地坠着肩膀，没精打采地拖着脚走进教室。我仍迈着模特儿步子。同学们全都望着我们。

亨德森小姐深深地吸了口气，充满威吓的意味。然后她意识到若罚我们课后留校，那么她也得和我们一起来留下来。我们粗鲁地坐到座位上。这一天是新新人类们最得意的一天。



艾米丽·塔特女士

塔特岛

维多利亚省

澳大利亚

亲爱的塔特女士：

默多克先生感谢您善意的来信，并希望您在日后自己选择的事业中取得成功。



您真诚的

F W· 帕特森

替路颇特· 默多克先生执笔

第十七章

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发现自己与新新人类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了。我们并不做太多的事情，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聚在洗手间后面咳嗽。香烟太贵了，无奈只好每次在有人从我们旁边经过时，将就着捶打着胸口，耸着肩膀像个抽烟的人那样咳嗽。男孩子们还吐口水。凯莉忙着帮索菲梳她脑后的头发。索菲则从她刘海儿里扯出几根头发然后用一只塑料打火机将其点燃。我们大家都围拢过来看着她的头发变卷曲。

只有几次我们在吃午饭的时间一起外出到购物中心去。通常我们到那儿去是为了看迪兰· 颇基从新建的联邦政府的室外演奏台冲出来，向过往的行人厉喝一声：“嘟！”一天一位老太太用手提袋打了他的肚子，迪兰一时喘不过气来，但接着他又大喊了一声“嘟！”那





老太太便又打了他。还有一次，一起外出是因为加斯丁的鼻孔感染了，他要买些抗生素霜剂来抹。然而当我们在药店时，加斯丁又在他的眉毛上扎了一个眼。我想如果他在眉毛上再多挂些小环，他都可以把一根窗帘横杆挂在小环上滑来滑去了。

新新人类们花了很多时间观看迪兰没头没脑的自罚表演。我们看迪兰从铁路桥上纵身跳进河里；我们看迪兰在汽车前狂舞乱跳；我们还看迪兰把砖块顶在头上。我觉得迪兰的问题是由家庭造成的。尤其是脑子有问题。迪兰的爸爸特瑞能将他的头慢慢触到吊扇扇叶下的铅头而使吊扇停下来，他因此而在亚拉丁迪出了名。特瑞·颇基有一头齐腰的金色长发。除了停电扇的方法，他还因吞咽燃烧着的火柴和与经加固的汽车赛跑而被弄得人尽皆知。他自己从事着垃圾清运服务。他的卡车上漆有“魔鬼的天使”的字样，车门上还漆有橘红色的火焰。他还是保龄球俱乐部的一名保安。

与新新人类们在一起的一周时间是漫长的。我不想说但我真的很怀念文斯。我知道他也怀念我。在自然课上，他不得不独自一人做实验，这使得他花了比别人多一倍的时间，老师颇为不满，大声喝斥着他。在家政课上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他不得不暂时离开他那糟糕的炉具。当他慌乱匆忙地写完食谱时，他的土豆炖鸡肉已煮干了，蛋奶沙司也沸腾得溢出来了。他很懊恼，





横眉怒目地瞪着我。

当然,现在我已是一名新新人类了。我甚至不做实验也不做菜,因为大家不相信我能安全用火,可文斯仍对我满腔怒气。但让我苦恼的还是新新人类们不懂我讲的笑话而我也并不真正懂他们讲的笑话。我一直认为我们嘲笑迪兰·颇基是因为他是个大傻瓜,而现在我才真认识到我们嘲笑他是因为他老于世故的机智幽默。

但总还有约翰能令我浮想联翩,遐思绵绵。当新新人类们使我觉得特别厌烦时,我仅仅是不理会他们,独自想一想约翰,心情就好些了。而且晚上回家也总是惊异之事不断。

第一件让人感到奇怪的事就是当约翰的牙龈没有被弄开躲过这一劫以后,妈妈没有因复仇计划失败而暴跳如雷,相反只是开始露出异样的友善笑容,并开始在自己的房间中吃饭,显然是在蕴酿什么计划。但岛上每分钟都在发生变化,让我无暇去揣测她到底在想什么。岛上巨变最初由漆刷小岛拉开了序幕。柯尔和克莱姆整日拿着漆刷拎着大罐的白涂料从早到晚地到处乱刷。他们先刷了工厂的内侧墙,竟刷了三次,然后又把外侧墙也刷了。当他们看见约翰对他们的“杰作”非常满意时,他们又开始刷一切他们能看见的东西。他们刷了房顶和所有的棚子,刷了全部的划艇,刷了码头,他





他们还刷了鸡棚（现在那一群群溅上了涂料的笨鸡正绕着鸡棚踱来踱去呢）。他们甚至刷了晾海草的绳子，连那些油漆已脱落即将被更换的旧绳子都被上了漆。

为了弥补他们刷废旧绳子的错误，他们把小径边的岩石也上了漆成了白色。当约翰对此表示出满意时，他们又把小径漆上了白色。以至当人们快到小岛上时，就会被那满眼的白色弄得目眩。我就有过这种被小岛的满目白色弄得眼花的感觉。那天我正从学校回家，我看见柯尔和克莱姆正在把长着红树的沼泽和泥潭漆成白色。但约翰只是很老练婉转地及时制止了他俩的愚蠢行为。他重新安排他俩去做拆除工作。

柯尔和克莱姆两人做拆除工作真是令人胆战心惊，他们被吩咐在工厂的墙上砸一个宽大的门廊以便加盖一间晾干和包装海草的房间。这是约翰要帮我们把干海草卖给他人的计划的一部分。柯尔和克莱姆一人拿了一只硕大的铁锤轮流猛力摇晃敲打工厂的砖墙。弄得墙壁像饼干一样啪啪地断裂。灰尘漫天。他们都满脸涨得通红，汗水直流，他们的手臂也是青筋暴起直淌汗水。

约翰请了一位海草专家和一位政府卫生检查官员来视察我们的海岛，这样我们就可以领取生产食品的执照了。当约翰和他请的专家与官员走来时，柯尔和克莱姆那天下午第一次停下了手中的活儿，让姨妈们慢





吞吞地走过洗得蓝蓝的海草。柯尔看见专家们快要走近时，很焦躁不安。因为他不想被人看见他什么事都没做，于是他向姨妈们大声嚷嚷，叫她们走快点儿，姨妈们也对他大声嚷着。最后他实在是太焦急了，还未等姨妈们完全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便狠命地向墙壁击了一铁锤。

约翰和来访专家与官员走到拐弯处，正巧看到一块块像圣诞节火鸡一样大的碎砖头朝四处躲避的姨妈们飞去。姨妈们惊声尖叫着互相警告并迅速低下头以免被打中。而那一块块砖头哗啦啦地落下来朝着姨妈们的方向砸下去。

每个人都惊叫着，最后这些砖块终于像坠落的流星一样平稳地落到了沙地上，没有伤到任何人，大家这才如释重负地吐了口气。那位卫生检查官员还开了个玩笑，结果脚趾碰到了挂海草的钩子上。

第二天，从大陆来了两个人在柯尔和克莱姆在墙上打的那个洞旁安了一间由预制构件组装的小屋。我们有了海草晾干窑。这间小屋将成为海草晾干和包装间。只要有了晾干窑，我们就能大批量地晾干海草了。

这一切真是技术的奇迹，但却出现了临时的难题。晾海草一直是姨妈们的活儿，所以现在约翰理所当然让她们负责晾干和包装海草。于是约翰开了一个会，告诉姨妈们等晾干窑装好后该做些什么。但约翰并不





明白姨妈们之间的论资排辈，不知道谁是当家的。这种论资排辈已存在了一百多年，许多荒唐的细枝末节决定着姨妈们的地位。约翰不清楚姨妈们之间就像是一个秘而不宣的团体。她们之中维特姨妈是当家的。但维特姨妈以下的姨妈们的顺序则不仅是取决于年龄，而是更多的取决于她们与外公的关系。

它还取决于维特姨妈的心情。特别是要看维特姨妈这周在宾戈游戏中的输赢与否。宾戈游戏每周星期五在野餐地的篷车公园里举行。若维特姨妈赢了几场，她会格外仁慈；但若她输了，她就会变得暴躁易怒。倘若她是把钱输给了另外的姨妈，那么对所有赢钱的姨妈们来说，晾干和采集海草的过程将是她们的大不幸。

但约翰对这些统统一无所知。于是，当我不在的一天，他告诉格莱德姨妈——资历最浅的姨妈——她将被安排在生产线的首位。他又告诉多特姨妈，她将被安排在生产线的最后一位。他还告诉其他的姨妈，甚至连维特姨妈也被包括在内，到自己想到的那部分生产线上。这样做就有点像让侵入罗马帝国的匈奴王阿提拉去烧壶水一样。当然，维特姨妈决不会下贱到告诉约翰她是当家的，而其他人也不敢告诉约翰。

我到家后看见所有的姨妈都称自己病了，坐在工厂外的扶手椅上。维特姨妈的脸色铁青就像打过雷





霜。于是我立刻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必须要慎重处理，要既使维特姨妈满意，又能让格莱德姨妈高兴。

我建议格莱德姨妈仍留在生产线首位。但维特姨妈将为监督人员。她的工作就是拿着写字板阔步流星地转悠转悠。每个人对这个解决办法都很满意。我满怀喜悦，神采奕奕。约翰欣慰地拍了拍我的背。被人赏识的感觉真是太好了。

一连好几天我都精神抖擞，满面春风。每天晚上约翰都与我探讨生意上的事，真是太幸福了。我似乎俨然就是艾米丽公司的艾米丽老板。只不过没有穿职业装罢了。约翰终于与亚拉丁迪啤酒厂打通电话达成了协议，他们将把拖欠我们的全部欠款还给我们。约翰打算下次让他们付更多的钱。

约翰在海滩竖了一排栅栏，隔出了一片海豹去不了的沙滩，有时我和约翰也会沿着隔出来的那片海滩漫步。我们谈论了我关于生产海草面霜的构想。约翰将会请专家查验这一产品计划。我们谈到工厂的盈亏及投资资金市场。约翰还教我账务方面的知识，我也告诉他一所讲授商务课程的寄宿学校的情况。我还从校图书馆的一本书上抄了一些日文商务信函，我把这些抄写件带回家作为参照改写我们要写的日文信件。

一切都进展得相当好，就连妈妈都是一脸和善。不久约翰得到消息说“冒泡的脑花”海草不仅可食用，而





且质量上乘，一家日本公司非常感兴趣，打算要向我们购买。约翰把全家人召集到一起告诉大家他希望能与那家日本公司合作。那家公司将提供资金购买包装和生产设备，而我们则只提供海草与工人。接下来等我们拿到食品生产执照，便马上可以包装出口海草食品了。听了这番话大家无不欢呼鼓舞，就连妈妈都很欢欣。她居然还和约翰握手向约翰表示祝贺。难道她已经放弃了吗？我的意思是这真很有可能。有了约翰，什么事都可能办到。我心头涌上一股对妈妈强烈的爱。可爱的妈妈……

接下来，一天，在学校课间休息的时候，两个七年级的学生奔了过来。

“你是艾米丽·塔特吗？你堂兄约翰出事了！”

因为惊恐，我的胃一阵痉挛，我朝她们指的方向看去。

哦，不……

罗罗正紧抓篮球场边的铁丝栅栏，抽抽搭搭地哭着。

我急忙跑过去。

“罗罗，发生了什么事？”

“啊，艾米丽，是约翰·塔特。”

“你说什么？”

“今天下午罗德要把他的牙龈统统取出来。”





第十八章

我震惊了！我愤怒了！我怒火中烧！我一定要把妈妈痛打一顿！不容置疑，她正幸灾乐祸自鸣得意呢！

“我的意思是他太老了，艾米丽，他的病历上说 he 已有七十五岁了。”

等等……

“罗罗，这很重要。约翰看起来有七十五岁吗？”

“嗯，艾米丽，我不知道，他可能七十四岁，或者他还不止七十五岁，他也许已经八十岁了……但维特姨妈只有六十五岁，还有……”

我愤怒地嚷道：“约翰·塔特是个老头儿吗？”

罗罗愣了一下，然后瞠目结舌地说道：“是的，艾米丽，至少，老约翰·塔特先生是个老头儿，但小约翰·塔特先生不是。他是位惹人喜爱的年轻的约翰·塔特先生。他还有一对迷人的大腿呢……”

原来约翰去补牙那天罗罗就被弄糊涂了。罗德告诉罗罗他在等一位老头儿。也许是妈妈还没告诉罗德





老约翰叔叔已经死了，也或许是因为罗德被弄得神魂颠倒根本没听进去，不过这都不重要。现在发生的是罗罗把某个可怜老头儿错当成了约翰，而当真的约翰去的时候她只是以为是另一个姓塔特的人罢了，毕竟亚拉丁迪有太多塔特家族的人。所以当真的约翰在补牙的时候，罗德却告诉那个可怜的老头他的牙床需要手术而且那个手术就订在今天。

当我告诉罗罗她都干了些什么后，罗罗脸色惨白，目瞪口呆，左腿开始发抖。若罗罗的左腿开始发抖，那么不到二十秒她便会惨叫晕倒。所以我赶紧在十五秒内便她弄到喷泉式饮水器旁。罗罗一开龙头，却把龙头拧掉了，一大股水喷出来。一队正准备到大会去表演的七年级竖笛乐队的高音部演奏同学刚巧从旁边一起经过，水柱射到他们身上把他们浇得浑身透湿。

“罗罗，你得告诉罗德！”

“我怎么能？他会杀了我的！那个当事人也会杀了我！我是说，艾米丽，若是你说的那样，我就是把另外一个人给弄混了！每个人都遭了殃！”

罗罗的左腿又开始抖动了。我知道，若是可怜的罗罗都卷进去了，那祸事定会把人弄得精神错乱。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切都是由我妈妈引发的。

“罗罗，知不知道那老头儿是谁？你一点儿不知道那老头儿是谁吗？”





“不知道！”

我还有十秒钟。

“罗罗,当时在候诊室外的人有谁知道他是谁吗?”

“那时候诊室根本就没有人!”

还有五秒钟,罗罗的脸色越来越惨白,而且现在另外一条腿也在发抖了……

“罗罗,他提到过什么住址吗?”

罗罗一下子愉快地笑了起来

“是的!提过,艾米丽!他写下了他的住址!”

罗罗感到如释重负,不由自主地自后倒退结果踩在了一个亚裔的脚上。

罗罗说了声:“对不起。”

午餐时间我就开始迅速采取行动。我将与罗罗在购物中心碰面,拿到那个老头儿的住址。因为新新人类们要到新开张的热面包店去看迪兰把头向二店橱窗片厚玻璃板猛撞,所以他们并不会留意到我不在。

那橱窗上有张图文标签说那玻璃是防弹的,所以迪兰决定去试试看。趁没人注意时我便悄悄溜开了。说实在的,我离开他们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加斯丁老想握住我的手。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目前最要紧的事就是我不能与加斯丁接吻。我上次吻他是在我五岁时,我吻他是为试试胆量。加斯丁还挥拳猛打我的腰,这次我想的是



我挥拳打他的腰了。

不管怎样，离加斯丁吻我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因为几天前我们在购物中心时，他买了一大罐布鲁特牌喷雾装的除臭剂。从他喷的量可以断定他必是每天早晨往空气中喷大量的除臭剂，然后跑去让空气中的除臭剂散落到身上。就连校车上都弥漫着除臭剂刺鼻的味道，我不想和加斯丁冒险，于是我尽量避免与他独处。

当迪兰第一次准备冲向橱窗时，我悄悄溜走了。我计划去告诉那个老头儿罗德患有神经衰弱，他应另找一位牙医。实际上我的这种说法与事实已经相差无几了。

我在快福多店外与罗罗会了面。地址挺不错的，因为那地方就背靠着购物中心，这样我就可以及时赶回学校了。我跑到那儿，那是一幢可爱的小房子带有美丽的花园，一位面色红润苹果脸的老妇人正在修剪灌木丛。

我走上去问道：“打扰一下，请问有位老先生住在这儿吗？”

“我丈夫拉维特尔就住在这儿，有什么事吗？亲爱的？”

我正准备回答她时，小路上传来了尖叫声、喊叫声和沉重的脚步声。原来为了成功甩掉追赶他们的商店





保安人员，一群新新人类便沿着一条小巷步伐沉重地窜了出来。他们已甩掉了保安，一脸的喜气洋洋。迪兰还欢天喜地向一辆从旁边驶过的汽车冲去。

“嗨，艾米丽！”

“艾米丽，你到哪儿去了？”

就在这时，一位老人跛着脚从屋子里走出来，一拐一拐地向这个老妇人走来。他穿着条短裤提至胸口，我望着他，我的笑容一下子凝固了。

拉维特尔原来竟是这个专横的老头儿！瞧见了我和罗罗，他令人心惊胆颤地狂怒地大叫一声，他高高举起一根棍子，就像拿着一支带嗡嗡声的矛一样，一瘸一拐地向我们冲过来嘴里还怒吼着“傻瓜”！

他像疯了一般，想要剥我们的头皮，我们拔腿就跑。迪兰尽管知道拉维特尔不会停下来，他仍绕着圈跑了几下，还朝拉维特尔长长地大喊一声“啾”！

我们大伙儿在大桥下碰了头，都累得气喘吁吁的。加斯丁一下子坐到地上。索菲一阵痛苦地咳嗽，这次可是真的咳嗽。凯莉看起来就像只熊猫，但涂的睫毛油全都胡乱地淌在脸上。迪兰却是笑嘻嘻的，一个劲儿说：“哦，胜利了！哦，胜利了！”

我瞧见迪兰在望着我，眼神中有一丝诡异，然后他冲动地猛然拉起他的T恤，露出了干瘪骨感的肚子，他盯着我厉声嚷道：“打这儿！”





每个人都诧异地抬起头来看着他 ,我感到震骇。那是爱。

马上要打上课铃的时候 ,我们赶紧回了学校。我匆匆跑到付费公用电话 ,给罗德诊所打电话。

“ 罗罗 ,你得去坦白 ! 我无法阻止他 ! ”

但罗罗却欣喜若狂地说道 :

“ 罗德没那么干 ! 他已叫我给那个老头儿打个电话取消会诊 ! ”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应该推测到罗德还没做这件事 ,但我们还仍未摆脱麻烦。

“ 罗罗 ,答应我 ,你得坦白这事儿。 ”

电话那头是一阵沉默 ,我想像得出罗罗的左腿又开始发抖了。

我嚷道 : “ 罗罗 ? ”

我听见电话被挂断了 ,她走了。我叹了口气 ,看来我必须告诉罗德了。这时我想到若我这么做了 ,那么我就会把约翰置于危险之中。这太愚蠢了。

我无力地将头倚在墙上。一团口香糖粘到了我的头发上 ,当我正极力把口香糖弄掉时 ,我看见辛普森小姐沿着走廊过来了 ,我忽然记起约翰曾跟我谈起过一家日本公司对我们的海草很感兴趣 ,我喊道 : “ 辛普森小姐 ,您知道您帮着我写的那些商务信函 ,嗯…… ”

辛普森小姐满面堆笑 ,打断了我的话。





“是的，你们马上就要生产海草食品了。真是太棒了，不是吗？约翰已经告诉我了。你猜怎么了，我将要到你们岛上去帮你们做所有的翻译工作。这样就可以免去你一份工作了。对吗，艾米丽！”

我惊呆了。全然不知所措。

第十九章

坐着校车回家时，我闭着双眼坐在珍妮弗·贝茨旁边。我的生活就像一场噩梦，我从一个孱弱瘦削的女孩成为两个极有可能成为连环杀手的人的追求对象。最要命的是约翰觉得我写不出商业信函。

珍妮弗把她的蜗牛化石拿给我看，还喋喋不休的给我讲她的长笛考试和悉尼一位萨克斯管女演奏者为了艺术而裸体举行的演奏会。我很庆幸谎言乐队没听到这些，因为我觉得汤姆逊先生已忍耐得够多了。我从车窗上的影子看见加斯丁和迪兰各坐在车厢一侧，两人像狐狸一样打量着我。文斯的嘴嘟得像猫屁股一样。





到家后我不想与约翰说话，他令我感到厌恶，他来敲我的房门。

“艾米丽？”

“走开！”

“喂，你是因为我找辛普森小姐来做翻译而不高兴吗？”

“不是。”

“问题是，每次我让你写一封信，你都得拿给辛普森小姐检查，这样就增加了多余的一天。时间就是金钱，艾米丽，现在别再生我的气了。”

我的心软了，动摇了。我听见他在门外叹息，我可以想象得到他紧蹙的额头，我忽然意识到我的不快和烦恼与生意根本就没关系。而是因为约翰将要常常看到辛普森小姐，这位上身臃肿但却有着一双迷人大腿、体态丰满的女子。辛普森小姐使我想起了一些书，这些书的书页可以裁成三部分。然后你可以将不同人的腿、头和躯干拼凑起来组成怪模怪样的人。辛普森小姐相貌平平脸上长满了雀斑，躯干就像两只叠在一起的南瓜。但躯干下面那双腿就像是某位好莱坞超级性感女星。

辛普森小姐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她很喜欢穿五颜六色的紧身裤，热衷做伸腿运动，而且还总是在游泳狂欢节上充当救生员。有一次她还假装把参加





十二岁以下儿童组蝶泳比赛的被淹的文斯救了起来。但每个人都知道她不过是想在地区教育协调人面前表演跳水。那一天她大多数时候都是从跳板尾部飞冲下来,然后吃力地从水里浮起来保护孩子们。

“艾米丽,听着,我十分珍视你的帮助,但你别把一些个人的事情置于大家的事情之前,好吗?”

我做不到,如果我能的话。但若他想喜欢辛普森小姐,我又如何让他不喜欢呢?我什么事都不想管了,我想哭,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堕入了深渊。没有了约翰我还有什么?谎言乐队?迪兰·颇基?在让人窒息的布鲁特牌除臭剂中与加斯丁接吻?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辛普森小姐教我们如何点一份咖啡蛋糕时那张满是雀斑的脸。当她拿腔捏调地发出日语元音时,她的嘴唇不住地卷来卷去。

一次,她告诉我们说她在一户日本人家呆过,那家里的每个人包括老公公都一起洗澡。他们一定是疯了。

约翰忧伤地说道:“艾米丽,真的别生气了,求你了。”

我知道辛普森小姐那条七彩的紧身裤将在梦靥里萦绕着我。但我又不能拒绝约翰。我接过他递给我的一个纸袋,咧嘴笑了笑。

“和解礼物。麦克亚当平原栗子,我才买的,瞧它们





多诱人呀！”

嚼着栗子 我们沿着海滩漫步一起谈论着资金市场。

半个小时后 ,约翰去给辛普森小姐打电话 ,而我则开始熨一大堆小山似的衣服 ,蒂芙姨妈已经摆弄了它们一个月了。妈妈走了进来 ,她竭力忍住不笑 ,一脸严肃地对我说道 :“我很难过 ,但不得不这么做。今天 ,艾米丽……”她很做作地顿了顿 ,“今天罗德开始给约翰的牙龈做了手术 ,约翰将三天都不能讲话。”

恰恰就在这时 ,约翰走了进来 ,正把一把栗子往嘴里扔。

“你好 ,布兰琦 ,来点儿麦克亚当平原栗子吧。”

楼下妈妈对着电话筒带着愤怒大声嚷着。她把电话绳绕了一圈又一圈 ,好像要用电话绳勒死谁似的。我料想电话那头可怜的罗德正将听筒紧紧地接在他那毛茸茸的耳朵上。

“为他感到难过 ?那个人要毁了我们 !他已经甜言蜜语把蒂芙和艾米丽哄了过去。他用一场糟糕的聚会把全岛的人都收买了 !就连超市里工作的每个女人都滔滔不绝地说他有如何如何英俊 ,他的腿有多迷人 ,他穿的衣服又有多漂亮多性感……”

我想得出来当罗德得知拉维特尔被人们认为性感时 ,一定有点儿困惑不解。拉维特尔的腿干瘦如柴青筋暴起 ,再配上他那条怪异的齐胸的短裤 ,根本一点儿都



不性感。

妈妈怒气冲冲地听着，然后气败坏地吼道：“别再找借口了，好好想想吧！”

她挂掉了电话。这时蒂芙姨妈一手抱着一个双胞胎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是罗德吗？他可是个好人，”她咯咯地笑了；“你知道吗，他还给了斯蒂维两支牙刷呢？”

我倒抽一口凉气。

唉，蒂芙姨妈！罗德是妈妈的人！

但妈妈正在谋算着什么，没有在意蒂芙姨妈的话。

我不再管她们了。熨完衣服，给那对双胞胎讲了一个睡前故事，然后我出了房间向海滩走去。啊，约翰，现在的海岛是如此令人无法置信地整洁，所有的房子抹着白色的涂料闪闪生辉。从前那些乱七八糟的晒海草的绳子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所有的船都似一条线似地整齐地停泊着。远处，姨妈们穿着约翰为她们买的实验室用衫大步流星地走着。

我要告诉默多克先生。

路颇特·默多克先生

新闻有限公司

美国

亲爱的默多克先生：





写信告诉您我们海岛重新设计的工程第一步已全部完成。恭候您的视察。

您真诚的

艾米丽·塔特

第二十章

做了这个可怕的梦。梦里,辛普森小姐和约翰在走廊上跳贴面舞,加斯丁和迪兰却放火烧了走廊。而我一觉醒来却发现蒂芙姨妈正为约翰做早饭。约翰的肚皮简直像是钢做的。我坐到桌旁与他共同分享我的玉米片,他正连同熏咸肉和油腻的煎得发黑的蛋一并吞进肚里。蒂芙姨妈穿着晨衣在屋里走来走去。西那蒙正吃着一小片松软的吐司。这对双胞胎坐在高脚椅里舔尝着婴儿食物,黏糊糊的小手紧紧攥住椅上的餐台,似乎想用力把它们推开。他俩身上散发出一种幼童才有的古怪的香味。

我正在取矫正器,约翰转过身来望着我。这几天我吃饭的时候一直把牙齿矫正器放进水杯里。我断定此





举对于解决这一问题一定不具有反社会的特点，而且每当这样做时，我总是弯曲着小指。

“早安，艾米丽。你应当对这事感兴趣，我打算建一家新厂。”

听罢，我吃惊不小。

“什么？完完全全的新厂吗？”

“是的。我一直在做准备工作。我打算把这座旧的海草厂建成符合健康条例的食品加工厂，我们不妨可以从头做起。实际上，一切从头做起也要便宜得多。我们可以把这旧地方变成一座博物馆。”

博物馆！是的，我想游客们会对这感兴趣的，当然他们要嗅不到海草的臭味才好。

“我们可以给柯尔和克莱姆换上历史戏服，”约翰高兴地补充道，“姨妈们可以卖烤饼。”

“我还能做烤饼！”蒂芙姨妈一脸笑意。

对此，约翰礼节性地笑了一下。蒂芙姨妈做的烤饼或许真有助于扩大旅游业哩！人们将十分渴望到这小岛上来。

“那，这气味怎么办？”我问。

“我现在还不知道。不过也许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我们的一大特色！”

参观塔特小岛，你鼻孔里的鼻毛会烧焦脱掉。

玉米片擦过我敏感的牙龈，我一下意识到我实际





并不反对这个建厂建旅游点的主意。我只是因为约翰先于我把这个主意告诉了蒂芙姨妈而感恼火。我发现约翰每次只要同别的女人搭话,我就会妒火中烧。我也讨厌这样,因为你得一直担心他,这的确让人烦,可我又总是不能自己。我记得做的那个梦,辛普森小姐穿一条超短裙,短得简直可以用来包裹三明治。

“那么,你认为怎样?”

他俩都望着我。蒂芙姨妈又往约翰的盘子里堆了许多煎得发黑的鸡蛋,这些鸡蛋从约翰的盘子里那层平滑的油面一直滚到熏肉皮儿旁。蒂芙姨妈看到这,笑了起来。

“我想这主意不错。”蒂芙姨妈兴高采烈地说,“你知道的,艾米丽。约翰让我当了管家婆,这样我就可以在办公室里工作了。”

我发觉蒂芙姨妈总是对约翰的决定举双手赞成。

“可我们有这么多钱吗?”

“这个问题问得好,艾米丽。我们将需要合伙人的大量投资。我想厂建起来很快就能还清这笔钱。可你跟蒂芙姨妈不能太迷信我的话,有关法律上的问题,去问乔治……”

他话说到这儿停了下来,因为门口站着妈妈。约翰向她露出微笑。

“你好,布兰琦。今早天气真好!”





而我却不由深吸了口气。因为自从外公去世以来，妈妈做了好些我从来没见过的令人费解的事。她咚地一声坐到桌子边，突然抽出一支铅笔，铺开便笺簿，坚定地开始写：“我要杀了你！”

写罢，她一把将便笺簿推到约翰面前。约翰看了看上面写的，嘴边浮出一丝淡淡的微笑。他以一手漂亮的斜体书法在本上写了写，然后又将它推给妈妈。

上面写着：“如果你敢的话，我也敢。”

我在刷牙以及搁回牙齿矫正器时一直在考虑整件事。我的确有必要同乔治谈谈约翰的计划。而妈妈，她很明显随时准备跟人吵架。我简直不敢想象若她知道了这项新计划，结果会怎样。

我一眼瞥见约翰的牙膏，牌子同我们的一样，但上面全是法文。旁边是他的电动剃刀。他的修面液有一个法国名字。

我很满意他没用布鲁特牌。打开瓶盖，这样就能嗅到约翰的香气。我闭上双眼，长长地吸了一口气，脑子里满是罗曼蒂克式的幻想。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种化学品一开始就刺激了我的喉咙，让我泪眼汪汪的，然而不久，它奇迹般地将约翰送到我面前，我梦幻般笑了。之后，不知怎么的，我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身着豹皮紧身衣的辛普森带着不屑一顾的神情在我面前晃个不停，一股妒火就像一盏煤气灯在我心底愈燃愈烈。我赶



了早班渡船，以便能见到乔治。蒂芙姨妈也在这班船上，她一个劲儿地傻笑，因为她同罗德有个约会，为此她还涂了睫毛油。

我从后门进屋，文斯还在吃早饭。丝特娜姨妈冲我嫣然一笑，问我要不要喝茶。我说不要。文斯“吱”地一声向后挪椅子，然后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乔治把我带进他的办公室，我便向他打听有关建厂的情况。他认为一家新工厂将在几年之内盈利。

“唯一的问题在于……”

他打住了，皱起了眉头。

“约翰是竭尽全力为整个家族工作吗？有时候，提高工作效率意味着让某些人失业。我不知道他是否重视这件事？”

尽管我对约翰感到恼火和妒忌，但我却对乔治提出的问题感到更加愤怒。

“乔治舅父，约翰已经在这个小岛上创造出了奇迹！他将使这里每个人都富起来！不喜欢他的人只有你、文斯和妈妈！你们待他太刻薄了！”

我对乔治大发雷霆，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这实在太不公平了！现在我所关心的就是：只要约翰愿意，他就能建两座新厂。乔治的母亲，兰莉·艾瑟尔这时正坐在花园里，吃着小甜饼，悠闲地品读周刊。

兰莉·艾瑟尔只是有时同乔治和丝特娜住在一块





儿。她永远不会原谅乔治没有遵从家族传统饲养牲畜，而成了一名律师。兰莉家族是有名的牲畜饲养家，包括艾瑟尔奶奶本人在内。她嫁给外公的堂兄比尔后，就一直在西部牧马放牛。她挥舞长鞭的动作使她拥有了“艾瑟尔，驱赶牲口的女皇”这一美誉。她的专长在于能用短柄长鞭将人们嘴里叼的点燃的烟轻轻弹出。

艾瑟尔奶奶对任何事都喜欢这样评论：“别相信塔特家的人。”当你指出她与塔特人结了婚，也成了塔特人时，她却一口否认。

我从她身旁走过，她大声叫道：“你可以叫那小狗滚出北海滩！”

“他永远不会靠近北海滩！”我低声补充道，“你这个蠢笨的老傻瓜！”

我走进校门，正好听见打第二次铃。加斯丁和迪兰都不在，这多少让我感到宽慰。接着，我听到从天空中传来一阵高呼，这绝不是出于意念。

那是迪兰·颇基，他一只手攥住海湾边一株无花果树最顶端的树枝，悬在空中。他发出惊恐的尖叫，全身不住摇晃。摇曳得厉害，树也变弯曲了，我想，这一定是石器时代一幕求爱的场景。

他的尖叫声越来越大，接着伴随一阵惊天大吼，他像一块石头重重地摔在柏油路上。我急忙跑开了。我可不想去给他叫救护车。但愿他们把迪兰送去医院才



好。上次,他们把迪兰送去医院后,才发现他用笔在担架上画了一个怎么也抹不掉的说着脏话的小人。

而这时,迪兰撵上我,满怀柔情地按住我的手臂。我厌恶之极,给他手臂重重一击。

“走开,迪兰!”

可这简直糟糕极了。迪兰还认为我喜欢这样。他揉了揉手臂,愉快地发出叫嚣声。

“怎么,想跟我较量手力吗?”

“不想。”

“来吧!”

“不,迪兰!我叫你滚开!”

他向我逼来,似乎他的膝关节内有弹簧。

“嘟!”他叫道,含情脉脉地凝望着我。

“嘟!”他又叫道,试图把我的书包扯下手臂。

全部怒气涌上心头。无论是对乔治的恼火,对约翰的妒忌,还是对妈妈对拉维特尔的狂热以及文斯的闷气,这都让我怒火难平。

我发出歇斯底里般的尖叫,抓起离我最近的用以自卫的武器——饭盒,拽住迪兰的颈背,对他劈头盖脑地一阵猛打。我把他打倒在地,大声吼道:“滚开!滚开!”饭盒也打松开了,里面的干酪三明治,香蕉全部飞了出来,可我仍然没住手。

迪兰嬉皮笑脸地跑开了,我操起手中的饭盒向他





掷去,虽没击中,但总算心里好受一点。我站定歇气的时候,抬头一看,只见留着排刘海儿的凯莉像一匹邪恶的驴子似的盯着我。她双唇抽动,挤出句:“母狗!”

我这才意识到凯莉原来正和迪兰谈恋爱。

第二十一章

我的生活变得像首极其难听的流行曲。人人都爱上了他本不该爱的人,甚至可怜的老蒂芙姨妈也对罗德痴心一片。而这当儿,我虽没抱多大希望,但我对约翰倾慕不已。而他可能正同辛普森小姐疯狂地调情。不知辛普森是否有意,她今天穿了一身红色紧身衣和迷你裙。那裙子小得甚至使我梦里的她那足以充当三明治包装纸的裙子还显得特别巨大。她冲我微笑,用日语向我问好,还不停地鞠躬。而我知道她这么做不过是想叫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书里,而她自己则正好同约翰调情罢了。我望着自己的双腿,长得跟木柴棍一般。我恨死辛普森了。



迪兰则一直盯着我看。我们讲到了神话。万神之王宙斯每当看到一位讨他喜爱的凡间女子，就把自己变成各种离奇古怪的东西。坦白说，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你会认为，若他以神而非以孔雀或鸚鵡或一串香蕉或其他什么古怪形象出现在别人面前的话，他的机会会多得多。其实，我说宙斯的问题倒挺严重的。

我想起了约翰。他看上去俨然一位神，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变成什么东西吸引他。但这显然不可能。我想起上次他用手臂搂住我，当然，他从未很好地搂过我。他要么跟我很亲近，要么对我不理不睬，可这却是我一天之中最重要的时候。

我意识到他已经好几天没亲近我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总是想象他的妻子出现在我面前，并以此痛苦地折磨自己。或是想象他娶辛普森小姐为妻，而我成为他们的伴娘。

当辛普森小姐披着长长的婚纱，穿着白色缎子的迷你裙从教堂走廊走过时，我勇敢地露出微笑。他们准备去度蜜月时，我泪水涟涟地望着约翰（我当时没戴矫正器）告诉他“祝你幸福 约翰 记得常想想我。”

图里有着一头像赫尔利老太太鬈发的宙斯在我泪眼中变得模糊 赫尔利夫人将天主教作为她的信仰 并对那些感兴趣的同学讲着马耳他语。





路颇特·默多克先生

新闻有限公司

美国

亲爱的默多克先生，

很抱歉，我将无法出席即将召开的会议，因为我的搭档即将和我的日文老师结婚，我简直伤心欲绝。

永远忠实你的

艾米丽塔特

路颇特·默多克疾步来到海草厂，看到艾米丽正蜷缩在一个角落默默抽泣。“上帝，艾米丽，你怎么了？”他向身后一位英俊的年轻人求助。“约翰逊，快帮帮她。这女孩是本世纪最有经商头脑的女孩，约翰·塔特真是个十足的傻瓜，还有……约翰逊，”约翰逊转过身来，“把辛普森小姐处死。”)

一听到铃响，我就像子弹冲出枪膛，飞快奔向汽车站。如果我赶快一些，就能赶上公共汽车，这样就能避开加斯丁和迪兰。哪知，我一不留神与罗罗撞了个满怀。噢，不！她也跟着我上了车。

“艾米丽，你妈妈到牙医那儿去了！她对罗德发了阵疯，说如果罗德不割掉你堂兄约翰的牙龈，她就不理他！另外，我敢肯定罗德仍然以为拉维特尔·巴顿就是你的堂兄约翰……”



艾米丽的绿色爱情



我哼了一声，没说话。

罗罗还在那儿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汽车在亚拉丁迪·多格和玛丽莲·梦露的广告牌处停了下来。真是说曹操，曹操到，拉维特尔正好站在那儿。他穿着那条齐胸高的短裤，责备一位残疾人乱停车。突然，我余光瞥见另一位拉维特尔！他正鬼鬼祟祟地躲在暗处窥视真正的拉维特尔。他俩穿着很相似，但真正的拉维特尔骨瘦如柴，脸上长满雀斑；而另一位却人高马大，手脚长满又黑又卷的毛。

等等！

那是罗德？

公共汽车一路颠簸，我的目光扫掠人群，发现拉维特尔怒气已消。我转头看着罗罗。

“罗罗，刚才那不是……那不可能是……”

“是罗德吗？好，我告诉你。他认定拉维特尔就是约翰。喏，你知道的，人人都说约翰看上去很性感！”

红绿灯一亮，我就跳下车，朝码头走去。我脑子里一团糟，全世界的人都疯了。因为人们认为约翰很性感，所以就罗德穿得像拉维特尔，以便让妈妈也认为他很性感！我周围这些人都患了爱情狂躁症。

我也患了爱情狂躁症。

这一切应当结束了。我不能继续毫无结果地单恋一个根本没意识到我的存在的人。





然而 ,我接着就看见了约翰。

他开着一艘游艇来接我 ,我又彻底被他征服了。他冲我微笑 ,我俩的手碰到了一起 ,他扶我上了游艇。

(为什么这一幕不以慢动作进行呢?)

他俯下身 ,温柔地低语 :“现在 ,就只有……特莉希……”

“特莉希?”

我正想问他特莉希是谁 ,但一下就明白了。残酷的现实像一桶冷水浇在我身上。一艘破旧的丰田牌游艇正停靠在码头上。驾驶舱里伸出一条美丽修长的腿 ,接着出来的是那双塞进连身裤里的大乳房。那连身裤摇摇摆摆 ,咯咯笑着向我们挥挥手。她的顶上还戴着一个软草帽。一双长腿晃悠悠地吊在外面。

路颇特·默多克 ,你现在在哪儿?我需要你。



第二十二章

“辛普森小姐是个畸形人。”

这句话被我写在澳大利亚历史课本上 ,紧挨着一



幅库克船长的插图。画上的库克船长正举起一副望远镜斜靠在“努力”号船的栏杆上。有人在库克船长屁股后面画了几朵云彩，写了句“放屁”。我这会儿在书房里做作业。

约翰和辛普森小姐正站在我窗户外面的走廊上，翻译商务信件。辛普森正疯狂地卖弄风姿，约翰穿的短裤让她狂热不已。她操着一口造作的日语，喋喋不休地嚼着舌头，发出小女孩儿的阵阵大笑。蒂芙姨妈给他们端来了咖啡和饼干。辛普森用日语感谢了她，然后对她解释自己刚才说的是什么以及蒂芙姨妈应当怎样回答她，听得蒂芙姨妈啧啧称道。这时蒂芙姨妈就以一种更加造作的声音回答她。

呕吐！

我试着集中精神做家庭作业，可老是不停地开小差。但我不得不尽快做完，因为蒂芙姨妈为马丁搞了个晚会为他饯行。马丁一家都要搬去大陆。因为现在约翰已经安排好一家卡车公司来运海草，我们原来的卡车就没什么用了，所以马丁也失业了，他准备去北部一家汽车修理厂。蒂芙姨妈正在做可口的菜肴。约翰非常明智地事前安排路碧姨妈下次乘渡船时捎些肯德鸡回来。

我强迫自己专心做历史作业，不去理会窗外传来的阵阵傻笑声和蹩脚的日本语。现在只剩下数学作业





了,可我的目光却落到约翰给我的建厂图纸上。这是约翰专门请一位建筑师画的,看上去相当不错。图纸很具体,还标出了码头,上面所有细小的地方都以一手漂亮的斜体字标识出来。我闲着无聊,用手上下拨弄矫正器。

“这是加工地……这是烘干地……在北海滩……”
北海滩?这家工厂将会建在北海滩!

我差点噎住了,因为我因惊讶差点吞下我的矫正器。约翰怎么想得出在北海滩建厂!我跑到阳台,一个人影也没有。接着跑到海滩,在码头上不见辛普森,只见约翰坐在沙滩上。我跑上前去,手里紧紧攥着那些图纸。

“出了什么事?”

“这些图纸!这厂建在北海滩!”

听罢,约翰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噢,是的。那是建筑师的主意,还没成为现实呢!”

他侧着身,指着图纸向我解释:

“他想在那儿建,是因为那儿没有海草。相反这里满是密密匝匝的海草,船只往来运货,螺旋桨就会给缠住。我们如果不能在这儿建一家规模是这家工厂两倍的厂,这笔巨额开销就很不值。”

我终于松了口气,笑了起来。现在情况正有所好转,因为辛普森回家了,我可以单独拥有约翰。





“那，”我笑着问，“你把老特莉希送回家了？”

“不，她没走。”约翰说，“她只是去换游泳衣。”

约翰朝屋子那边点了点头，就在那时，比我做的有关辛普森和约翰的噩梦还糟的事发生了——辛普森出现在我们面前，她还穿着比基尼。

约翰站了起来，说道：

“她现在来了，我们一块儿去游泳，怎么样？”

顿时，一股怒火涌上我心头。他怎么能这样对我？难道他就不能对我体贴一点？辛普森！……特莉希！听上去就像一条发臭的卷毛狗！而辛普森小姐这时却像跳芭蕾舞似的一路小跑在沙滩上，样子怪异极了。她身上的比基尼一直到露点处都很紧身，每处突出的部分似乎要从衣服里窜出来似的。我想到兰莉·艾瑟尔的警告：“不要相信任何塔特家的人。”

我对此嗤之以鼻。

“我决不会在这儿游泳，决不会在这些枯草中游。”

可是，我仍然呆在这儿，斜眼看着他们游。我嫉妒得快发疯了，但我还是不能离开，约翰不一会儿就放弃了与海草的搏斗，他走过来坐到我身边，但我不会原谅他的。

辛普森一会儿从码头扎入水中，一会儿又从船上跳了下去。她来回游仰泳，游自由泳，不一会儿又游蝶泳，两支手臂疯狂地划着水，像运动员那样精确地呼





吸。她在水里上下蹿动,发出她那“银铃般的笑声”。我毫不遮拦地打了个呵欠。她犯下的大错在于她试图双手倒立在水中,以此显示她的美腿。但正当她要露出水面的时候,她被一大团名叫“冒泡的脑花”的海草死死地缠住了。我立即大笑起来,还笑出了鼻涕。即便是约翰也一下失了控。可是,万万想不到的是,就在那时,他居然跑过去帮她解开海草,让辛普森最终做成了倒立。

马丁的饯行晚会进行得有点伤感。约翰一直竭力挽留他,希望他留下开拖拉机和拖车,这样我们就能把沙滩沿岸的海草运到厂里。但马丁主意已定,他走到那辆老拖拉机旁,轻轻拍了拍,弄得我们大家都很伤感。马丁的手轻轻拂过驾驶员坐的皮椅,却被一只筑巢的猫头鹰咬伤了大拇指,蒂芙姨妈给他拿来一块药膏。

妈妈去了超市,回家迟了,约翰递给她张条,上面写道:“买三明治没有?”她在下面乱画一行字:“即使我肚子饿了也不会买!”

次日早上六点,新拖拉机就开来了。它实际上是二手货,但跟新的一样发亮。我昏沉沉地走到阳光底下,挤进了人群。由于约翰以前在他法国的葡萄园子多次开过拖拉机,所以他现在正向人们讲解该怎么开。我一走近正好听见约翰叫克莱姆开拖拉机和拖车。

克莱姆得意极了,但接着便出了一身冷汗。约翰开





足马力，讲解如何操作，车上有两个离合器和许多个刻度盘。我上了船，船快开的时候，还能看见约翰在向克莱姆解释怎么操作不同的离合器，听得克莱姆连连点头。克莱姆站着，双腿却换来换去，我看得出他十分紧张。柯尔站在一旁，则根本不敢看。

我们一到大陆，一位中年妇女提着箱子喜气洋洋地朝我们走来，她问我这是不是去塔特岛的小船。路碧姨妈低声说道，这是我们的新邻居李太太。不仅如此，她还是位相当棒的厨师。噢，约翰，你怎么凡事都考虑得如此周到。

第二十三章



在校车上，加斯丁挡在我面前。他神情痛苦，嘴角向下撇着。

我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但立刻我就想到了，他已迷上我了。于是我就说：“加斯丁，我需要一些空间。”我跌跌撞撞地准备坐到珍妮弗·贝茨的旁边。但很不幸，已经坐了人。



那是文斯。

珍妮弗一直很紧张，她不停地眨着眼睛。而文斯则露出了他独有的微笑。

“哼，没什么了不起，文斯！”我自言自语。

话虽如此，我还是深感沮丧。我溜到一个空的双人座位上，闭上眼睛，但感觉好像有人坐到了我旁边。我认为这整件事挺荒谬的。加斯丁怎么会对我感兴趣？我该怎么才能摆脱他？他怎么不自己走开？突然，有人很用力地弹我的鼻子，我听见一阵高声大笑。我不用睁开眼睛就知道是谁在恶作剧。

迪兰又一次弹我的鼻子，我不理他。等他再弹我鼻子时，我睁开眼睛，对他一阵猛吼，使劲捶他的手臂。加斯丁飞快跑过来，狠狠地揍迪兰，但迪兰却笑得很开心。他简直是个变态。校车在伍尔渥丝商店前停住了，我看见亚拉丁迪·多格正呷着啤酒，独个微笑，他喜欢啤酒胜过喜欢赛马。

我躲在电脑房里。这时索菲走了进来，后面跟着加斯丁。索菲问我：“加斯丁想知道你到底看不惯他哪些地方。”

“我并不是看不惯他，只是……”（多亏了那些肥皂剧，我才想到了台词）“……我只是不想作出任何承诺。”

加斯丁一声不吭。





索菲发话了：“加斯丁说，这就意味着你不会留下来听音乐会了？”

我很快想了想，加斯丁虽然看上去可怜巴巴的，但他曾经也因为生气在生物实验室的大门上打出个洞来。

“我想，这由你决定，”我回答道，“你想我留下，我就留下。”

索菲说：“加斯丁说他想让你留下。”

加斯丁一定是通过心灵感应来交流的，因为他一个字也没说。难道是因为他不能讲话所以由索菲代劳，或是因为他是那帮人的老大，认为自己在这种场合讲话有失身份？但唯一肯定的就是索菲极其鄙夷地盯着我，而加斯丁则在一旁忐忑不安。我该怎么办呢？

我咳了一声，擦了下眼镜，说：“好吧！”

下面讲我是怎么吻加斯丁的。

尽管我不愿吻他，他也没有强迫我，但我还是要强调这一点。我当时只得在瞬间作出决定。由于我从没被人很好地吻过，在考虑周全之后，我决定吻他。

这事发生在午饭时间。当时我们校乐队正搞排练，观众在陆续进场。我的任务是拍铃鼓。我拍铃鼓就跟以前在幼儿园没什么区别，只是现在的铃鼓没有飘带和鼓点罢了。而且，我还不得不神情麻木地面对观众，不能向我的亲戚挥挥手或是在音乐会开始之前去趟洗手





间。加斯丁想叫我们向观众吐口水。辛普森先生说,开场时还有一段开场白,口水很可能回落到我们的乐器上,不如我们向观众发嘘声吧。对此,我们都表示赞同。

我们的演奏停了下来,因为钢琴伴奏的麦克风出了点问题,于是我到外面想吃点干酪三明治。我正想把矫正器取出来时,突然闻到一阵刺鼻的布鲁特气味。原来,加斯丁正愁眉苦脸地盯着我。我移开视线,把矫正器放进饭盒,这一举动多少让我想起一只可爱的小螃蟹。

加斯丁正鼓起勇气想说点什么,我心里油然而升起一阵厌恶。心想:如果他是文斯,我们还可以开开玩笑;如果是约翰,我还会为他而倾倒,特别迷恋他夕阳下的影子。这样一来,我意识到自己对有关假牙的话题要比一个自认为是我男友的九年级学生要感兴趣得多。

“出了什么事吗,伙计?”他一脸颓丧地问。

我耸耸肩,并不介意他称我“伙计”。新新人类们称我们每个人“伙计”,甚至也这样称呼在食堂吃饭的小姐,这是他们一种友好的表示。而那帮人则称加斯丁“达尔”。

一阵间歇之后,他痛苦地斜倚着墙,声音嘶哑地说:“昨晚……”他真的哽咽起来,声音小得我简直听不





见。“……我爸……我爸给了我钱，叫我去买肯德鸡，但……”又是一阵很长的间歇，他摆弄着他那个骷髅头的钥匙圈，深吸了几口气，然后很绝望地脱口而出：“但我不能吃！”

他把话抛给了我。

我真恨我自己，怎么能够如此无情？一份肯德鸡套餐对加斯丁而言已是相当奢侈了。而他现在几乎就要哭了。

“我说，加斯丁……”

“你现在还会抛弃我吗？”

怎么说我会抛弃你？我们从来就没有在一块儿呀。难道是我打瞌睡忘掉了什么事吗？我不由一阵慌乱。也许我的确做过什么事，也许因为我成天对约翰想入非非，所以已答应过跟加斯丁恋爱；也许我已经嫁给了加斯丁，已经昏睡五年了。

“告诉我，伙计！我想知道！”

他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你爱我吗？”

噢，不！他简直不顾一切了，我从没看到过他的眼睛睁得这么大。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快死了。

“加斯丁，我……我真的很喜欢你。（其实我真的不喜欢你。其实，我一点儿也不介意如果我再也不见你。事实上，即使你把天上的行星给砸下来，我也不担





心。此外，我认为你的腋下让我感到一阵熏人的枯草热。)

正是由于想到了这点，我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太可怕了。想想如果约翰这样看我，我会怎么想呢？也许他真的这么想过。毕竟，昨天吃早饭时，他几乎没跟我搭腔，也没……

我一下子又瞥见加斯丁的脸，他笑得开心极了。加斯丁，这还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看见他的牙齿，先是看到他的眼睛，再是牙齿。我不由又紧张起来，他刚才说了些什么？我刚才又说了些什么？

“加斯丁……？”

“你真喜欢我吗？”

“是的，但……”

我正想着该怎么告诉他我再也不想见到他时，他的脸紧紧地贴住了我的脸。并且他还用了漱口药。

他低而沙哑地说道：“吻我一下，伙计。”

我一阵慌乱，脑子作出最快的反应。首先便是：呸！然后想我的矫正器会不会陷在约翰嘴里，因为这种愚蠢的笑话早已不是新鲜事。接下来，我想应该怎样安置我的鼻子。最后，我担心接吻会不会把我的眼镜弄掉。我啪的一声把矫正器放回嘴里，吻了加斯丁一下。我几乎没怎么注意这个吻，没有一点让人神魂颠倒的感觉，就像是吻了西那蒙，却没闻到那香味一般。但值





得庆幸的是 ,我的假牙并没陷进加斯丁的嘴里 ,而不幸的是 ,我们的鼻子碰到了一块儿。我又吻了吻他 ,想使我的鼻子别挨着他的 ,哪知又放错了位置。于是我把头向旁边一侧 ,这次要好得多 ,谁知眼镜又给碰了一下。

我双手托起他的脸庞 ,因为这对于确保我能万无一失地吻约翰是相当重要的。我看准了这一时间 ,目光扫过他的脸以确认自己每个角度都把握得准确 ,却看到他正略带吃惊的一脸幸福地凝望着我 ,似乎呼吸也停止了。

我这才意识到 ,在他看来 ,我刚才正无比狂热地吻了他。

我一阵恐惧 ,不由向后退了几步。



第二十四章

白痴！白痴！白痴！白痴！

“好了 ,该吃饭了 ” ,我故作轻松地说道 ,把干酪三明治往嘴里塞。

我知道我正在利用加斯丁 ,而他显然并不介意 ,但



这决不是借口！我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该如何摆脱他。

反正闲着也没事，我大口吞进巧克力奶，没等片刻，我又将香蕉吞进肚里。加斯丁一直睁大他那充满爱意的眼睛盯着我。我想他一定认为刚才那种强烈的爱让我有好胃口吧！我真的为此感到内疚。现在我已经彻彻底底地吻过他了，又该怎么对他说我并不爱他呢？

排练时间到了，加斯丁试着握我的手，可当我拒绝他时，他看上去并不介意。他脚蹭着地十分忠诚地走在我身旁。在我们这对“恋人”之间，我摇了摇铃鼓，并在上面重重地击了一下。我瞧见加斯丁正冲我微笑，一副神经兮兮的痴样儿。我意识到加斯丁也从未与人接过吻，或者说他从未被人那样狂吻过。我该怎么处理这堆麻烦事呢？一个月前，我还是班里的农学博士，而现在已经是九年级最疯狂的接吻专家了。现在唯一的让人高兴的就是迪兰被罚停学三天。

我一出校门，罗罗就迎面而来。

“艾米丽，你妈妈叫我把约翰·塔特的地址给她。我说的是拉维特尔的地址。”

“你不会是说她打算去他家吧！”

“她已经去过了，噢，对了，艾米丽……”

罗罗的脸发白了。

“什么，难道她已经发现这个误会了吗？”





“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从她和罗德谈话时偷听来的。艾米丽，她认为拉维特尔和他妻子一定在帮约翰破坏这个小岛！她同样也找拉维特尔去了！”

我吸了口气。在乘船回家的途中，我闭上了眼睛。这些天来，我经常闭上眼睛，一半是因为这能使我对约翰全神贯注，而主要则因为这能掩盖我此刻生活中的一切灾难。当我们驶向小岛码头时，我睁开了眼睛，看见克莱姆和柯尔站在工厂外面大吵大闹。

我以前只看到过一次这样的场景，那时他们为是否参加会赢得全年的狗食的比赛而争个不休。柯尔不想参加，因为他们没狗；而克莱姆则认为若他们赢了狗食就能买得起条狗。不管他们输赢怎样，他无论如何想要条狗。狗是唯一能挑起克莱姆和柯尔战争的东西。这种事很罕见，因为我们这儿根本不许养狗，那是野生保护动物。可克莱姆仍梦想养条狗。每年圣诞节，我都要买画有狗的日历送给他，他计划把狗儿叫做“王子”。

可今天他们不是在争论“王子”，而是争论拖拉机。克莱姆坐在拖拉机上，柯尔坐他旁边。约翰想插话，却插不进，因为蒂芙姨妈这对双胞胎在拖拉机上爬来爬去。

我把约翰拉到一边。

“发生什么事了？”

约翰愁眉苦脸的。





“克莱姆开得太慢了！他一整天才运了两批货。我打算另找一名司机，你现在帮我看着这两个孩子。”

我真为克莱姆悲哀。我抓住这对双胞胎的手臂，朝屋里走去。约翰会叫谁来开拖拉机呢？一位姨妈吗？这显然不可能。一位大陆上的塔特人吗？我从不认为他会叫柯尔。我走进屋里，向我们的新管家李太太问了好。她正唱着歌，把堆成小山似的各种胶鞋擦得干干净净。我朝前望去，差点被吓死。克莱姆从拖拉机上下来，而柯尔正准备上去。我连忙朝沙滩跑去。

“约翰，不。”

问题在于柯尔从没学过开拖拉机，他没学的原因在于他分不清左右。

“踩油门，柯尔。”

柯尔正看着仪表盘上一排发光的开关。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我想我还能及时赶到。

接着，柯尔踩了油门。

如果说克莱姆一直梦想拥有一条狗，那么柯尔就一直想要飙车。他朝克莱姆满怀感激地笑了笑，转动变速杆，脚猛一踩油门，拖拉机便隆隆开动起来，只不过却是朝后。

我们都尖叫起来，柯尔惊恐万分地握住方向盘。

约翰大吼道：“快换挡！换低挡！”□

柯尔对变速杆一阵猛摇。





“不，向左！左！□

柯尔向右摇变速杆，然后又向左，又向右。机车暂时出了小问题，隆隆作响，拖车来回震动，海草也弄得不见踪影。拖拉机唯一没做的就是停下来。它继续轰响着向后面的棚屋驶去。

约翰发疯似的朝它奔去，眼看就要接近，柯尔又奇迹般地向反方向开走了。他终于停了下来，约翰露出了微笑。这时柯尔又猛按开关，朝前加速，正对约翰而来。约翰飞快地朝后面跑，他的这一利索动作是我从未见过的。他就像是在跳一曲爱尔兰舞曲，他喊道：“快踩刹车，左脚踩！”

柯尔右脚一脚踏下去，然后再用左脚，然后又是右脚。他疯子似的摇变速杆。

“不，左边，左边！”

一点用也没有。现在柯尔正以最快的速度朝海豹场猛冲过去，他这宝贵的小命全搭在这个小轮上了。他发出痛苦的吼叫。

约翰大声叫道：“柯尔，快跳下来，快跳下来。”

但柯尔一直紧抱着方向盘，好像被粘住了。他重重地撞到栅栏上，连同栅栏，柱子和其他东西也一并被向前拖了10米。海豹也深受其苦，发出疯狂的叫声。信天翁也受惊了，发出又响又粗的声音。

约翰脚步沉重地朝我走来，他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无言以对了。我们都盯着柯尔，他正随着一群受惊而飞远的小圆点消失在沙滩上。风中传来他的阵阵号叫。

大家都开始驱赶起海豹来。

约翰无奈地摇摇头。

“拖拉机的汽油不久就用完了。”

柯尔在汽油耗完之前绕小岛又绕了二圈半。他假装这一切都是不经意间发生的，而他不过是想过把开车瘾。约翰轻声地告诉克莱姆和柯尔，他将到大陆找一名司机来。

克莱姆和柯尔一言不发。

这个晚上，幸亏还有我们的新管家李太太做了一手好菜，她上菜的时候还哼起了小曲儿，讲起老掉牙的笑话，但没有一个人抱怨她。她在汤里加了点“甲壳虫”（家常番茄）；主菜是“迈克尔·杰克逊”（烤羊肉加薄荷和菜花），甜食是“惠特尼·休斯顿”（苹果屑加蛋奶沙司）。

厨房看上去亮堂堂的，大厅里堆得大约有5米长的废物已经被彻底清除。

直到上床睡觉，我才意识到今晚妈妈还没回来。





第二十五章

我站在突堤上，并非真的生约翰的气了。堤上，迪兰·颇基正在钓鱼，西那蒙正用粉笔在木板上画画。约翰走上前来，问我怎么了，我把头扭到一边不理他。“不要这样，艾米丽，你看着我。”他说。我转过头来看着他。他穿着他那件开领衬衫。他抓住我的手臂，凝视着我。我突然明白了他想吻我。我屏住呼吸，凝视着他那充满魅力的双眼……

朦胧中，什么东西猛烈地摇着我，并有个软乎乎毛绒绒的东西贴到了我的脸上。我醒了过来，都快要闷死了。不戴眼镜，我的眼前一片模糊。距我左眼五厘米，竟然有……另一只眼珠！它又大又圆，而且空洞无神！它从一个褐色的大脑袋上鼓出一个毛绒绒的并有一副鸟喙的脑袋！

我尖叫着从床上跳了起来——一只肥大的鸡竟和我睡在一起！路碧姨妈站在床边试图让我安静下来。我这才意识到约翰原来只是一场梦。事实上是路碧姨妈





想把她的那只宠物菲瑟丝塞到我枕头下面。

“艾米丽，快点！她正在找它呢！”

“什么？”

我因惊愕而心跳不已。菲瑟丝轻声低咽，四下摇晃着脑袋，眼神呆滞，木然地到处张望，身上发着一股暖湿的气味。

“就是李太太！”路碧带着愤怒嘶哑地说道，“她正彻底地打扫整幢房子。她说菲瑟丝只能呆在鸡圈里。但是我的宠物不能这样，艾米丽！它已经睡惯了毛毯！”

我叹了口气。我所做过的最美好的梦竟被一只避难的鸡给打断了。我闭上眼睛，想重新进入梦乡去找寻约翰。约翰！快回来吧！我们到底是在哪儿？

“不要睡了，艾米丽。快起来！我还得去赶6:30的渡船！”

码头！我想起来了。我还想起了迪兰·颇基和西那蒙，接下来约翰也慢慢地回到我的世界……我甚至还隐约记起了路碧姨妈喋喋不休地说李太太用漂白剂打扫房子。还有约翰说的“不要这样，艾米丽，你看着我……”

噢！哎哟！怎么回事！

一只鸡爪正抓住我的手臂，吃力地在我身上走来走去，并且一边晃着脑袋，一边用爪子乱抓。我想它是要建立它自己的领域。





“看呀，她喜欢你！”

菲瑟丝试探着在我身上啄来啄去。

“路碧姨妈，请离开这儿吧……”我可怜兮兮地哀求道。

这时门上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路碧吓呆了。

“艾米丽？”

是李太太。

“干吗？”

“哐——哐——”敲门声。

“什么？”

“哐——哐——”敲门声。

我快要疯了。在清晨 6:00，一只菲瑟丝想在我的胃上筑巢，还有管家想开“哐——哐——”的玩笑。

“谁在那儿？”我心不在焉地问道。

“阿米德。”

“阿米德什么？”

“阿米的，你的玉米和鸡蛋。”

她哈哈大笑起来，接着我们听到她的脚步声消失在大厅里。路碧姨妈可怜巴巴地望着我。

“求你了，艾米丽，你的房间一向是最整洁的，她不会想到到这儿来看的。”

菲瑟丝歪着脑袋看着我。路碧姨妈同样也歪着脑





袋看着我。

我们把菲瑟丝放到了衣柜里。它在我的鞋子上走来走去，啄着鞋带孔，它把我旧跑鞋的鞋带扯出来，并且用力地拉扯着。

路碧姨妈轻声地说：“瞧，它多可爱，它正假装把鞋带当成虫子呢。”

但菲瑟丝不是在假装，它正试图吞下鞋带。我关上衣柜门，戴上了眼镜。我希望我回来的时候不要发现它已经死了。事实上，现在我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就算在我回来时在衣柜里发现两条死的翼龙，我也不会理会的。我只想继续我的美梦……

但这已经没用了，它已经离我远去了……

早饭时，约翰穿着他那件蓝色衬衫。李太太为我们准备了炒鸡蛋，香肠，熏腊肉，番茄，吐司和橘子汁。

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刚乘渡船回来的妈妈突然撞开门闯了进来，眼中燃烧着怒火。她看上去非常疲惫，头发蓬乱不堪，而且还有一只鞋的后跟也弄掉了。难道她一直在跟踪拉维特尔？难道她在他的花园宿营？正当我们惊奇地望着她时，妈妈整理了一下自己，就又带着她那高贵的尊严，穿着她那双烂鞋子，步子沉重地，一瘸一拐地从我们身边走过。门在她身后砰地关上了。这期间没有一个人说话。

我步履蹒跚地来到渡口，肚子胀鼓鼓的。上车后，





我看见加斯丁穿着一件重金属乐队的 T 恤，满脸微笑，脸几乎快要裂成两半了。我在车上坐了下来，闭上了眼睛。尽管我一直闭着眼睛，但我的脑子却在不停地思考。转眼就要吃午饭了，我怎样才能避开加斯丁呢？难道我在校期间都要一直闭着眼睛吗？我绞尽了脑汁！到病房去，加斯丁会跟着。到女厕所，加斯丁也会透过后窗和我说话。眼看就要到了，我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去缠住罗罗！

没想到，那天罗罗不在学校。你真行呀，罗罗，你即使不在学校也能制造麻烦。

最后，我想如果我和老师在一起，加斯丁就不敢再缠着我了。午餐铃一响，我就连忙冲向办公室。我要在路上拦住一位老师，并和他谈谈我的作业问题。

我没想到老师们如此珍惜他们的空闲时间。他们就像是正在惊逃的牛一般极力避开我们，我都快给他们踩伤了。我终于拦住了我的历史老师威廉斯先生，并告诉他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新生殖民地会有不满和苦难。他说了句“看书”。就带着他的讲义迈过我的脚走了。眼看加斯丁渐渐向我逼近，我绝望了。

就在这时，我的危机得到了缓解：我看见赫尔利老太太正拿着她的圣经故事和一只盒子吃力地走过走廊。

“赫尔利夫人，我有话跟你说。”





“当然可以，亲爱的，半小时后你到办公室来吧。”

“不，不，这事非常紧急！我得现在就和你谈！”

赫尔利夫人叹了口气，她看上去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好吧，如果这事当真重要，那到底是什么呢，亲爱的？是家庭作业中的问题吗？”

“不，不，我……”

“是家里的问题吗？或许我可以替你联系学校顾问。”

我看见加斯丁给自己喷了一些呼吸清新剂。

“不，不，我得和你谈谈，而且就是现在！”

我到底找什么借口好呢？和一位天主教老师谈话到底有什么事如此重要呢？

“我……我……”

我咽住了。她紧紧盯着我。加斯丁啪的一声合上了清新剂的盖子，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了一个主意。

“我想当修女。”

我花了整个午饭时间来编造宗教经历。由于我的英语不好，我就以《X文档》中关于长着苍蝇脑袋的外星人用它们满带病毒的唾液来控制世界那一段描述为根据来瞎编一通。赫尔利夫人变得十分担忧。我讲完这些特殊的影响后，她放下她的盒子，建议我和学校顾问约谈一下。我们同意放学后继续我们的谈话。



放学后,我奔向公共汽车。透过车窗,我看见赫尔利夫人、顾问、校长和一个上了年纪的教士面色焦虑地站在路边。

下渡船时,我正好碰见蒂芙姨妈和她的孩子们上船。他们要到罗德那儿去检查牙齿。一提到罗德,蒂芙姨妈就会咯咯地笑个不停。我张开嘴想对她说点她的爱是没有希望的,但我还是没有说出口。和我一样,她也需要她自己的梦。

走过拖拉机时,我才看见是一个长着啤酒肚的肥胖男人在驾驶。我突然为柯尔和克莱姆感到难受,但约翰选择其他人驾驶也是绝对正确的。

艾米丽塔特小姐
塔特小岛
维多利亚省
澳大利亚
塔特小姐,

默多克先生感谢你友好的来信并祝你在所选择的事业上获得成功。

你忠实的

F W· 帕特森

替路颇特· 默多克先生执笔





在我房里，尽管我看见鞋上满是鸡屎而想把那菲瑟丝杀死的时候，它还活得好好的。但那味道实在太难闻了，我就在房里喷了些柯尔和克莱姆圣诞节送给我的“山花”牌香水。现在好了，香水生效了，而这只菲瑟丝也有事可做了。它怎么也不愿离开我的网球鞋。路碧曾提醒过我，叫我不必担心，这只不过说明它要下蛋了。

想到这些，我如释重负。

我掰开菲瑟丝紧闭的翅膀，给它喷了些香水，而它却不停地眨巴着眼睛。我一屁股坐到床上，开始给默多克先生写起信来。

路颇特·默多克先生

新闻有限公司

美国

路颇特·默多克先生，

由于令人振奋的海草厂改造计划即将实施，我打算尽快离开学校……

窗外传来一阵熟悉的笑声和夹杂着日本腔的话语。约翰和“美腿”又回来取译文了。我突然感到一阵愤慨！我简直是在约翰身上浪费时间，我怎么会迷上一个甘愿作践自己的男人呢？尽管我必须得承认，并没有什





么迹象表明他迷上了辛普森小姐。(但同时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迷上了我。)

“ 哐——哐—— ”

这女人脑子肯定有问题。

李太太做了许多油酥甜饼，并且想知道我是不是也想要一些。我叹了口气，至少它令我摆脱了老特莉希。

我坐在阳光照耀着的厨房里，面无表情地在李太太哼着《天鹅湖》调子刷洗天花板时吃下了大约 20 个油酥甜饼。接着她又开始刷洗墙壁，橱柜的里里外外和漆面。她还在空中撒了些盐，并在所有的窗户上都贴上了棕色的纸。她凑过身来悄悄地对我说：“这样可以干扰他们的雷达。”

我又吃下 3 个油酥甜饼。

校长打电话来时，妈妈还在上班，所以李太太接了这个电话。校长告诉她，学校正为我对赫尔利夫人讲的关于塔特岛上长着苍蝇脑袋的外星人的事而发愁。李太太愤愤地咂了咂嘴。她说我的想像力过于丰富了，但她又接着说塔特岛上的外星人长得更像螃蟹，并且都使用镭射枪。

知道我对她是什么感觉吗？如果她做饭都像这样的话，如果她自己就是个外星人，我也不会在乎。

看来还没有人注意到李太太的精神已经完全错乱了。很晚了，约翰还在办公室里工作，并且不想被打扰；





蒂芙姨妈正在忙着给孩子们做衣服；而路碧姨妈则坐在我的衣橱里，准备在菲瑟丝咯咯叫的时候在它头上套上一块布，她还低声地放着我的收音机，因为菲瑟丝喜欢听经典老歌。

妈妈回来了，但罗德打来的一个紧急电话又让她匆匆乘外公的船去了大陆。我甚至连想都不愿去想她在干些什么。

我漫步在海滩上。晚上，从大陆涌来的工人仍然在工厂里轮班工作。工厂在成排的新安的聚光灯的照耀下闪耀着白色的光芒。海豹场里传出一阵冗长的呜咽声（约翰今天早晨才把它修好）。我来到拖车停放处，顺便看看柯尔和克莱姆。克莱姆正坐在外边从麦片盒上剪下贴票，这时，我看见了柯尔在车里的影子，我敢肯定他在听我们说的每一句话。

“克莱姆，这是什么游戏？”

他哼了一声，看得出他的心思并不在这上面。

“干到你累趴为止。”

“那你可以赢些什么呢？”

“我不知道。艾米丽。我想让你免费到悉尼旅游并且在三个小时之内买到尽量多的衣服。”

除了他最好的衣服和工作服外，我从没见过克莱姆穿过其他衣服。我想也许是因为这个城里胶鞋的种类太多了的缘故。



“你为什么想要这些呢？”

这时克莱姆变得激动起来，同时将麦片盒剪得飞快。他往上推了推眼镜。

“我不想让他赢……”

他猛地把头扭向货车。车里，柯尔站起身走开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从不知道他俩之间居然还有存在了这么久的争斗。

我想用一句口号来帮助他，但他的火气正大，他说他正制订自己的口号。我想这可能同柯尔曾嘲笑过他的某件事有关。克莱姆的口号是：“我要干到累趴为止，因为……我想这样！”□

沿着海滩走回的时候，一排海鸥迎风停在海豹场的围墙上。不知道哪一只才是外公啊！也许它们全都是塔特家族的人。不知道它们对现在这个只剩寥寥几个塔特家族的人还在上面工作的小岛会怎么看。我突然想起了过去所有的舅舅姨妈一起在海滩上嬉笑玩耍的日子。我发现自己笑了，我是多么怀念这些日子啊……

怀念它！我一定是在开玩笑！那充满争吵，低效及杂乱的日子！更别提还没有约翰了。

没有约翰！

深夜 11点时，我们接到了警察局打来的一个电话。妈妈和罗德因为在保铃球俱乐部外的一场事故而被拘留了。



第二十六章

迪兰的父亲撞见罗德偷偷摸摸地猫着腰前行。我想他肯定是在跟踪拉维特尔。警察说特瑞·颇基劈了罗德一掌,这时妈妈出现了,并想攻击准备抓住她的特瑞。特瑞可真够勇敢的。看样子妈妈悬挂的另一只长耳环被绞在了特瑞的头发里,所以当警察赶到时,他们还像两只打架的蝎子一样绞在一起。

约翰和我一起去看妈妈。我们一走进警察局就看见了妈妈和罗德。罗德的一只眼睛黑了一圈,但仍然穿得像拉维特尔一样。而妈妈则正在要求她的权利,并威胁说要控告每个人。

当她看见我们时,她说:“早就该来了。”接着又转过身对警察说道:“这是我的表弟约翰·塔特。他会告诉你们我是个园艺专家,并且我在保铃球俱乐部的停车场只是想察看一下那里的园林美化。”

“他不是约翰·塔特!”罗德惊叫道。

“他当然是!”妈妈歇斯底里地说,“你认为他是



谁？”

这下罗德可傻眼了。

他倒抽一口凉气：“但我们跟踪的那个人……”

“那是拉维特尔！”妈妈不耐烦地哼了一声。

“拉维特尔？见鬼，他究竟是谁？你说；跟着那个老头！”约翰·塔特就是那个老头呀！”

他们激烈地争了一通，最后以妈妈宣告与罗德断交而告终。

警察警告了他们一番就让他们走了。我们离开的时候，妈妈踱着大步高傲地走在我们前面。我回头看了一眼罗德，他正耷拉着肩膀，绝望地望着妈妈的背影，我知道他现在的感受。

大概半夜的时候，我们才回家。路碧姨妈为了菲瑟丝能够顺利生蛋，就自己挨着它睡在我的地板上。我在空气中喷了一些“山花”牌香水，然后就关了灯。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电话响个不停。我好不容易才醒过来，然后摇摇晃晃地去应声。这当儿才凌晨三点半！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低沉的急促而又含混不清的声音，肯定是迪兰在搞恶作剧。

“滚开，迪兰，你这个笨蛋！”我说道。

但却是一个女人的声音，问道：“喂？是塔特岛吗？”

凯莉？索菲？



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我知道那是谁了。

“请找一下让·保罗。我是贝蒂,他的妻子。”

我突然一下就清醒了,并像世界末日来临一般一动不动站在那儿。

“我这就去叫他。”

我敲了敲约翰的房门,这儿曾是外公的房间。我走进去,喊道:“约翰?”

黑暗中,我也能够看见约翰,他正用双肘撑住自己。

“艾米丽。什么事?”他用低沉而沙哑的声音问道。

“你妻子打电话来了。”

这句话的效果实在是令人惊异。他直挺挺地坐了起来,接着跳下床抓起了他的晨衣。我真希望这时我穿的是我的新的缎子晨衣而不是这件旧的毛巾晨衣,但约翰却看都没看我一眼。他正皱着眉头,嘴巴就像加斯丁在车上一样向下撇着。

他一把抓起话筒,急切地用法语说了起来。我听到霏霏,或者是她的什么别的名字的,急促地在电话那头边笑边说。约翰一直都在听对方说话,突然他笑了起来,说了些引她发笑的话。

我的心一下沉了。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在约翰的法语腔愉快地在我身后响起的时候来到了厨房。我讨厌法语腔,用这种腔调说话的他我不认识。我揭下了李太



太贴在所有的电热壶上的棕色纸条 ,开始泡茶。

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即使那个女人并不想要他。

约翰进来了 ,他脸上的微笑就像刀子一样戳着我。

“啊！你在沏茶呀！真不错！”

(别笑了 ,你这个白痴！)

他仍然满带笑容地走来走去。

我漫不经心地问道：“她怎么样？”

“很好 ,正在努力工作。”

他的脸都快要笑裂了 ,而我却是满腹怒火。我讨厌这个女人但又需要对她了解更多。我开始用勺子舀进了一些茶叶。

“她是干什么的？”

“嗯？”

“她的工作是什么？”

“模特。”

我当场就震住了。很好 ,很好 ,太好了。辛普森小姐的大腿再加上她绝妙的上身……但至少她脑子愚笨。

“那还是在她没有学医的时候。”

世界上总有这种人。他们有着迷人的身段 ,敏锐的头脑和惊人的运动技巧 ,往往被选为课长。我们班上的柯尔德利娅就是其中之一。柯尔德利娅的运动上衣满是让常人无法理喻的各种徽章 ,商标和条边。但由于她





是州百米短跑冠军，所以她可以像鹿子一样跳跃前进。（当然也许这全得益于她的芭蕾舞金牌水准）她可以毫无困难地以三种语言发表讲话，一边讲一边用手往后撸她那金色的头发。

我想贝蒂就是将来离开学校后的柯尔德利娅们的样子。

我开始想象贝蒂上台领诺贝尔奖时的情景。她踩着猫步，挺起屁股，扭动着腰肢，耸动着双肩。

“下面请身穿迪奥最新款夏装的贝蒂小姐上台领取诺贝尔天体物理奖……”

她接过奖杯，然后昂着头在台上来回踱步左右展示。她不停地旋转，以展示她的夹克内衬。在身后一片如雷的掌声中，她迈开大步得意地走了。

“贝蒂在结束今年法国五项全能奥运会的训练后，将着力于她对癌症治疗的研究……”

“她要来这儿吗？”

“这儿？不会吧？我的天，她整天这么忙。”

是的，谁会来这儿呢？

我尖酸地问道：“也许她觉得这几天太没趣了呢？”

他笑了起来：“说实话，由于我成天忙生意，她觉得我才没趣了呢！”

真是叫人难以置信！这女人肯定有问题！竟然说约翰没趣！





他还在笑，是因为刚刚才和贝蒂说了话而高兴吗？我气得火冒三丈，真想告诉他他在我眼里简直微不足道。我开始诉说我也多么地讨厌这个岛，并是多么渴望离开。我这么说只是想让他劝我留下。但他却并没这么做。于是我又接着说我是多么渴望离开学校，多么渴望能够进为有着商业头脑的女孩开办的学校。

他一边喝茶，一边赞同地点了点头，却绝口不提他会想我。

绝口不提。

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回到了我的房间。我打开抽屉，拿出了马卡多尼雅牌背包。在这里面，约翰曾经触摸过我的手。眼泪不禁盈满了我的双眼，我任由它们顺着我的面颊往下流，并且还尝了一滴。

啊，约翰！为了你，我的心都碎了！



第二十七章

我在菲瑟丝歇斯底里的尖叫声中醒来。路碧正试图让它住口。



“它怎么啦？”

“它在下蛋。”

“听起来像快要死了似的。”

“哦，不，是它总是这样！还认为这是个胜利呢！”

这叫声吓死我了。菲瑟丝茫然的眼睛充满了恐惧。我不知道它有没有意识到它在下蛋。也许每次下蛋对它来讲都是个惊奇。这是怎样的惊奇！难怪它这样怒不可遏。

我帮路碧把菲瑟丝和那个蛋从后门抓出来。时间已是早晨 5 点半了。

我去厨房。约翰的杯子还在那儿，好像有人藏在贮藏室里边。一看，原来是蒂芙姨妈，她双手夹着她的双胞胎儿子。

她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是你，艾米丽，我还以为是李太太呢。”

“你在厨房干吗？”

“我想喝速溶麦片粥，但好像什么东西都包着一层棕色的纸。”

她顿了顿，轻叹一声：“艾米丽，我多怀念为你们做饭的日子啊！”

如果说只有她一个人如此未免太残酷了，我充满同情咕啾了一声。

“我知道这没李太太做的好吃，本来我就没她做得





好……”

“你说得好。李太太的手艺的确很不一般。”

蒂芙姨妈满心欢喜，伸出手臂抱了我一下。

“艾米丽，我给你做一碗麦片粥吧。”

做一碗真正的速溶麦片粥真不容易。看在过去的情分上，蒂芙姨妈着实帮了我一个大忙。她水没加够，碗边沾满了麦片的粉末。我说太棒了，就着茶一下子就把它喝下肚子。

我坐早班渡船离开，路碧姨妈站在船头挥手，菲瑟尔坐在她旁边。我打算对赫尔利小姐大讲特讲有关那个电话的事儿，因为这样可以耗去整个午饭时间，以免见到加斯丁。

当我们离开小岛的时候我的肚子突然疼起来。大概是加了茶的麦片粥在我的胃里膨胀的缘故吧，上岸的时候疼痛加剧了，肚子开始发出奇怪的声音：一会儿厉声尖叫，一会儿咕噜闷响。我吃了一惊。

我试着用手捂着紧得像鼓一样的肚皮。麦片粥到底要膨胀到什么程度？我感到液体在我体内翻搅，沸腾，像煮粥似的。

那正是我想要的。

我踉踉跄跄地上了公共汽车。胃液仍然剧烈地振荡翻滚。我苦不堪言却不得不站着。我肚子上的声响越来越夸张，旁边恰好是个十年级的男孩。不可思议的是



声响越来越大。每个人都在东张西望。我恨不得马上死掉。这时声响却突然停止了。

我松了一口气,迈着猫步,尽量放松自己。汽车飞奔着驶过新修的海草房屋开发区,在红灯前停住了。一切风平浪静。我想到了约翰和贝蒂。我打赌她一定很漂亮,这时候我觉得喉咙被什么哽住了。

突然,我的胃像插进了一把刀似的发出了最冗长而痛苦的叫声,接着又发出刺耳的一声“咕——”,然后是炒豆子般的噼啪作响和洒水车喷水交织起来的怪声。肚子不听我的指挥兀自轰响着,像正在上映的恐怖电影,肚皮都快胀破了,刚才吃的巨大的龙须菜随时有可能撑破肚皮,喷涌而出。十年级的男孩讪笑起来。我的脸像发烧一样的滚烫。为什么偏偏是我碰上这种事。

车子再次停下,我跳下车,跌跌撞撞地朝学校走去。那麦片粥一定是李太太和蒂芙姨妈烹调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我的胃哪里经得起这种折磨呢?

赫尔利小姐在校门口跟我打招呼,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午餐时间到了,她带了一个年轻的天主教士来见我。他四十岁左右,戴着压得低低的故意摆酷的篮球帽。

我们在靠近教师办公室的一间小屋子里坐下。肚子唧唧咕咕地叫起来,但比刚才好多了。他装作什么也





没听见。

他也看过《X档案》中飞人的故事。我们都觉得我的宗教意识大概来自于一个月不做英语作业形成的紧张。他告诉我大可不必这样。

另外，他给我一些关于消除心理紧张和健康饮食的小册子，其中还有一本是有关性教育的，名叫《你长大了吗？》通常在这类东西上都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并排站在一起。尽管一丝不挂或是被人拿走了遮蔽身体关键部位的树叶或是布头，他们平静地微笑着。

“嗨，宝贝，我想我们大家都该脱光衣服。”

那是维特尼在去年的性教育课上开的玩笑。现在我想念他。我不知道他是否也对珍妮弗讲这类的笑话。珍妮弗！还有贝蒂，塔特家的人都不喜欢她们。我想起了兰莉·艾瑟尔的忠告：“永远别相信塔特家的人。”

现在我得为午饭的时间找点事做以便避开加斯丁。别想了加斯丁——该想想更重要的事。如果约翰回到他妻子身边呢？如果他选择了我呢？

“呃，塔特！”

是索菲，带着恶狠狠的神情。加斯丁跟着她。加斯丁后面是凯莉。

索菲吼叫起来：“加斯丁说，出了什么事了？”

我看着她，她真的惹恼了我。我的肚子又绞痛起





来。

“白痴！”她骂道，“加斯丁问你，你到底怎么回事！”

“加斯丁根本一个字儿也没说。加斯丁站在那儿像条吃饱了噎着的鲑鱼。你告诉他，如果他想跟我讲话就自己开口。”

他开口了。事实上，他对我很绝望。连同索菲、凯莉包括我自己也如此。其实那不是我的初衷，那倒是妈妈的想法。

我越来越像妈妈了。

我真的成了另一个妈妈。多可怕。我逃走了。妈妈也许因为消化不良正在路上走来走去。可能是多年来吃糟糕的食物让她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从未见过我的外婆，但是家谱上记载蒂芙姨妈之所以从外婆那里接替烹调这个工作是因为她的烹调技术比外婆好得多。真是不堪设想外公的烹调是个什么样子。

我听到后面的呼呼风声，似乎有人在追我，回头一看，是加斯丁。

“呃，艾米丽！”

我转过身。加斯丁费力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我们谈谈好吗？”

“谈什么？对不起，加斯丁，一切都结束了。”

“你是说你爱上了别人？”

我想起了约翰，想起了海滩和舞会。还有我第一次





见到他的情景。他却还爱着贝蒂！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眶。

我声音哽咽，肚子钻心地痛。

加斯丁盯着我。

“谁？”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一半是因为胃痛，一半是为了约翰。

我嘶哑地说：“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恰好这时传来一声兴奋的大叫，伴着一阵疯狂的持续不断的噪音。迪兰·颇基踩着滑板在沥春路上狂奔。在离我只有一米远的地方，他“霍”地跳下来，抓起滑板，冲我手臂狠狠地给了我一拳。我毫不客气地回敬了他一拳。那小子尖声大哭起来。他手臂上挎了一支新的归营号。上面画满了蛇和骷髅。他微微一蹲，冲我怪笑。加斯丁的脸被嫉妒扭曲了。

加斯丁给了迪兰一顿臭揍。

到放学的时候，我终于知道加斯丁认为我爱上了迪兰。这样的话，事情好办多了。他们俩正为这个打得不可开交呢。

午餐和午休时间我呆在缝纫室，为我们班在音乐会上的课本剧准备我要穿的衣服。这个剧名叫《午夜的黑衣陌生人》，讲的是一个十四岁的女孩遭遇死亡的经历。我扮演天王星的一个小精灵。珍妮弗·贝茨演这个





女孩。她妈妈为她从戏剧服饰商店里租来了一件外衣。柯尔德利娅演太阳女神。为了表现女孩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挣扎的情景，她穿上了一双金色的芭蕾舞鞋。

当迪兰的女朋友并不难，你只要跟他疯疯打打或者刮刮鼻梁就可以了（我就刮过他的两次鼻梁）。坐着缝补我的面纱的时候，我开始怀疑那些重拳是否影响了迪兰的决定。无论是言辞还是拳脚都无法使迪兰确信我并不爱他。他朝我笑并且兴奋地叫了一声。我甚至可以开着火车碾过他，而他总是会从车底下跳起来，把他的脸贴在我的鼻孔下面然后高兴地大叫。

加斯丁被出卖了。他悲哀地倚在卫生间的墙上，撕心裂肺地咳嗽。我觉得事情不妙。索菲和凯莉像长着蓝毛的母狮一样粘在他身上。她们断定他一定吸掉了大半盒烟。无论他走到哪儿，她们就跟到哪儿。每当在课堂上看到我，她们都会轻蔑地一撇嘴，对我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

我完全变成了妈妈，变得刚烈无比。

这反倒是一种解脱。

下第六节课的时候我大步流星地穿过走廊，遇见了辛普森小姐。她穿着一件浅粉色的罩衫，套着一件粉红和黑色条纹相间的自行车短裙。她娴熟地向我鞠日本式的躬，管我叫“艾米丽桑”，想以此显示她已是家族的一员。做梦去吧，宝贝。实际上，我也有了相同的感





觉。约翰背叛了我们俩。

放学后我们排练了一回课本剧。珍妮弗说服文斯扮演《社会变革》中的一个角色。他是剧中唯一的男孩，穿外套，戴眼镜和帽子。剧演到一半。他要离开舞台，然后又回来。当女主角拥抱莱弗时，文斯就要旋转然后面对观众。他得戴上一个可怕的面具和长长的假指甲。这相当出效果。负责打灯光的本叫道：“好多了，文斯！”埃德华滋小姐叫他闭嘴，否则离开。

我的角色大多数时候都在不断地摇摆，制造出一种呼啸的风声。另外，在节目最后，我口中还要不断念叨：“死亡，死亡……”我的最精彩的部分在最后跳芭蕾舞的那一段。柯尔德利娅踮着脚尖跑过舞台。她悲剧性地很优美地重重跌下，让你觉得她是整个儿瘫倒在地。

然后她猛地起来，踮着一只脚站着。然后向后笔直地伸出另一条腿，同时双手在头顶上优雅地轻柔地摆动，这时候我又出场了。柯尔德利娅保持这个姿势的时候，三个西风精灵握住她伸出的腿。我们三个转圈，好像把柯尔德利娅当成一把巨大的螺丝刀扭在舞台上似的。这样做过三次后我们尖叫着向舞台四周分散，同时抖动我们的面纱。柯尔德利娅踮着足尖，小跳着离开舞台，文斯则胜利地挥舞着拳头。这时候珍妮弗死了。

我们的节目进行得相当顺利。但文斯出了乱子。我





决定再也不和他一起演戏了。新新人类们对我大为光火，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他们向汤姆逊先生发泄不满，对他从圣布利基德那儿借的电子器材也抱怨个不休。他们拒演《进军澳大利亚集市》当最后勉为其难地准备演《爱人》的时候，他们唱起歌来：

当你背叛了我的爱。
亲爱的，你会
悔恨终身。

边唱边朝我这边儿偷看。反正现在我是妈妈了，我索性得意地笑了笑，大叫起来：“噢，噢！我吓坏了，加斯丁！”



第二十八章

我坐上最后一班邮轮。岛上华灯初放，风景如画。我凝视着工厂办公室里的灯光，想象约翰在写字台前的情景。我不知道他跟贝蒂通过话没有。贝蒂！那是个



什么样的名字啊。特莉希和贝蒂。我一直因为这两只可恶的浣熊被约翰拒绝着！

我收拾好了房间。李太太的勤劳使客厅简直难以置信地整洁。它显得足足有平时的三倍大。墙上的照片里，塔特家的世世代代俯瞰着我们。你可以从他们戴的眼镜式样上判断他们所处的时代。妈妈坐在圈椅上，翘着脚。她穿着她在超级市场里穿的那件外套。一边喝茶一边吃着李太太做的浇了许多奶油的巨大的巧克力饼。

“艾米丽，我接到学校的电话，他们说你心情不好。”

她的声音听起来很温柔，看来，她是真的关心我。消化不良确实起了点作用。

“哦，没事。我只是为自己没做英语作业编了个借口。”

“真的吗？”

妈妈硕大的耳环在巧克力饼的搅拌过的奶油附近摇摇欲坠。她急忙转过身来，居然没有把视线从奶油上移开，这可真是奇迹。

“好吧，只要你没事就行。我知道自从你外公去世你一直很难过。我们都不好过。至于约翰，你知道我并不喜欢他，但谁知道呢？”

她用勺子舀了一大匙饼干屑，津津有味地嚼起





来。

“也许他能给我们带来点转机。”

我大吃一惊，妈妈竟然接受了约翰！我知道我不该相信她。但这神奇的巧克力饼！我有点相信了。妈妈拥着我，我双手搂着她的背。这让我觉得惬意，尽管我的嘴里塞满了她的头发，和她的耳环碰了个正着。

我给约翰端茶去，因为这样方能让我看见他并陶醉在我自己编织的憧憬中。看着他工作的样子，我的心不禁疼痛起来。他神色疲惫，面容憔悴，脸上的皱纹比以前更深了，胡子也很久没刮。尤其是他那微秃的头顶，让我顿生爱怜之心。

约翰，并不爱你……

也许她爱他。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只要她一弹手指，他就会急忙不迭地向她跑去。可能她已经这样做了，也许他正准备离开这儿回到她身边呢。

他抬起头冲我一笑，呷了一口茶。

“抱歉。不巧的是，全部头版新闻都是坏消息。虽然实验室说这儿的海草可以与欧洲最昂贵的海草媲美。但目前他们还没找到任何可以清除这种草上的绿色斑点的东西。他们认为他们能最终找到，但这需要时间，还有钱。”

“呃，别提这事。”

“好吧，我跟他们谈过这事儿。”



又米丽的绿色爱情



他叹了一口气,用手揉了揉眼睛,他在想妈妈。

我得弄清楚他在想什么,所以我问:“今天特别不顺吗?”

“还不是很糟,不过亚拉丁迪啤酒厂的举动十分奇怪。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觉得事情不对劲。”

你并不这么想。你是在想她。你要走了,你从不在乎我的感受。

“呃,我得告诉你。如果亚拉丁迪啤酒厂因为破产而付不起钱的话,我们就会有大麻烦。”

我看着他疲惫的脸,他精疲力尽,眼圈黑黑的。

“呃,别担心。他们有可能因为外公而不来电话。他过去常常侮辱每一个人。你得通过写信跟他们谈。”

约翰叹息了一声,接着笑了。

“乔治告诉我明天晚上你和文斯要在什么音乐会上表演?”

“大概是吧。”

“会邀请我们参加吗?”

我非常高兴,却不露声色。我若无其事地说:“那演出很傻气。”

“那我们也得来摇旗助威,对不对?”

“如果你乐意。”

“哦?有什么不对劲吗?”

我迫切地想问他关于他妻子的情况,可是我没这





个勇气。于是我说：“没什么，只是我累了。”

“哦，今天早晨布兰琦来过电话。她总是意气用事。”
还很自私，对不对？

我终于忍不住了。

“约翰……你和我妈妈，打算和好吗？”

他凝视着我，神色黯然。他低下头拿起笔又开始工作起来。

一种微弱如手电筒的灯光的希望开始在我的胸中燃烧。

她并不想要他！她已经放弃了他！谢谢你，妈妈！
谢谢你！

约翰抬起头，挤出一丝勉强的微笑：“这个……你能原谅我吗？我今晚得把这些工作完成。”

我离开了，飞也似的。



第二十九章

我哼着小曲儿梳头。自从路碧姨妈和菲瑟丝搬到一辆停车场的货车中去住以后，我就有属于自己的房



间了。李太太用去污剂擦洗了我的衣柜和鞋子。我对自己能够不做这些事而对她满怀感激。她解释说去污剂弄脏了那些外国人的探测设备,弄得他们无处安身。

李太太把早餐给妈妈送到床前。一只巨大的托盘上装了炒鸡蛋、火腿、土豆、蘑菇、咖啡土司和三种果酱。李太太边走边哼着《遗情旧金山》,约翰没吃早饭,他一定工作得很晚。也许他因为思念贝蒂而难以入眠。

哦,约翰,别担心,我会教你快乐起来……

我在浴室里放声高歌,然后挤上约翰的法国牙膏刷牙,又在手腕上抹了一点他刮脸后抹的护肤膏。这样我就可以一整天嗅到他的气味了。

渡船上,路碧姨妈有点儿不高兴。菲瑟丝迷上了隔壁的拖车,老是上那去烦维特姨妈。维特姨妈说菲瑟丝总是弄得满身都是面包屑,要不就把她的被子弄得一团糟。她对此很不愉快,因为干衣室早不像以前那样便宜了。

克莱姆也在船上,因为现在是大陆来的职业渔夫负责来集海草,所以他一周只工作两天,闲得无聊,他准备去宠物商店逛逛。

校车上,我和文斯相互点了点头。珍妮弗也朝我们点头。他们开始好得跟铁板一块。我从加斯丁、新新人类们旁经过时,索菲尖叫起来:“什么海草的臭气?”





我回答道：“这是你的袜子，索菲。你已经一个星期没换了。”这是事实但并不客气。管它呢，反正现在我已经是个妈妈了，我感到无以伦比的快感。索菲神经质地摇头，说：“狗屁！”

在学校的一整天被音乐会的准备工作搅得一团糟。午饭的时候，汤姆逊先生和七年级的乐队站着练习。他们确实很可怜。一半的人没怎么动。只是站在那儿把乐谱拿在离嘴只有5厘米的地方胡乱地扭动着手指。

放学后，我不想回家。我拿着一本从公共图书馆借出来的书跑到礼堂后面去读。书名叫《小商人的陷阱和小费》。主人公叫乔·史密斯，他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倒霉蛋是什么样子。

乔·史密斯的生活是由一连串连续不断的灾难组成的。迄今为止他大约破产了共35次。这个不折不扣的白痴使我想起了德语课本上的赫尔·斯库茨。赫尔·斯库茨老爱丢东西，去商店常常忘记买什么，而且总是错过去体育中心的班车，乔·史密斯的老婆琼则让我联想到弗罗·斯库茨。她们都以帮助她们的傻瓜丈夫摆脱困境和把他们喂得脑满肠肥为人生一大快事，琼·史密斯对逃税颇有研究。海迪·斯库茨则是个苹果迷。要换了我在这种家庭，我早离婚了。

教授社会研究学的老师米尔丝太太正在化妆。我



看到的是一张惨白的脸和猩红的嘴唇。她这副样子，看得我眼珠子都绿了。

音乐会开始了。我从窗帘的缝隙向外张望。校长在那儿滔滔不绝地讲些废话。我看到了妈妈、克莱格、柯尔、乔治、丝特娜。可是没有约翰。七年级的乐队开始演奏了，接着十一年级的开始巡回跳舞。

他们反复地跳一种名叫“南瓜”的舞。这种舞活力四射，服装也充满了浓郁的诗意，可能是某一地区的民间舞蹈吧。

其中只有一个男孩，累得汗流浹背，因为他得面带微笑把每个女孩都举起来。

辛普森小姐走上舞台，请一个干瘦的老太太从门票中抽彩。辛普森小姐穿一条又黑又短的鸡尾礼服，耳坠子金光闪闪。看来，她也在寻找约翰。

扩音器把《爱人》的乐声扩大到几百万分贝。凯莉几次朝着PQC公司的财务部长高叫：“哟，真棒！”观众席上传来了一阵出于礼貌的掌声。

间歇时候约翰仍然不在，这让我很沮丧。嗅了嗅手腕，约翰的气味已荡然无存。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到了。本打开录音机，人群中发出了高声的唏嘘。音乐如火山爆发般响起来。

珍妮弗穿着缀满华丽蕾丝的晚装，从化妆间招摇地走上舞台，她神色迷乱地环顾四周，神经质似的扭动





身体,说:“今晚我心情沉重,西风忧伤地呼唤。这狂野的西风,凄凉的风,它让精灵们恸哭……”风开始从舞台左边刮来,吹到了我们的手臂上。

迪兰突然从后面捂住我的嘴,在我敷了粉的脸上留下一个难看的手印。米尔丝太太不得不临时给我补妆。所以我错过了第一场恸哭的戏。当我蹑手蹑脚溜进舞台的时候,珍妮弗正堕入精灵的情网(也就是没戴面具时的文斯)。我向观众席上扫一眼,约翰不在。文斯被设计成一副老练世故、风流倜傥的模样。他穿的是乔治的外套,戴着乔治的帽子和太阳镜。

突然我看见了约翰,我的胃抽搐了一下。他正费力地走过后排,竖起大姆指朝我笑了笑。但他并没有坐下来,而是向老师们走去。确切地说是向辛普森小姐走去。我惊呆了,由于西风精灵们必须摇摆,所以我只好摇摆着,却紧紧地盯着约翰,他径直走向辛普森小姐,挽住了她的手臂!她的惊讶并不亚于我,但她变得神采飞扬,骄傲地环顾着众人。

我简直不敢相信。他领着她到后厅去了,热切地在她耳边窃窃私语。我知道他被贝蒂抛弃了,心里很难过。但是他也得等到音乐会开完哪!西风精灵要悲叹了,我恸哭起来,带着一肚子怒气。幸好这会儿正是柯尔德利娅跳芭蕾舞的时候,我只需要站着就行了。他们在谈什么?螺旋的动作开始了。我抓住柯尔德利娅的腿,





开始转圈。背对着观众，我频频地转头往后偷看，但有几次我的视线都被挡住了。终于演完了我的戏，我竟发现约翰领着她离开了！

第二场戏开始了，我却忘记了上台。我紧紧地盯着约翰和辛普森小姐。她正要去挽他的手。放下你的手！柯尔德利娅开始小跳着保持平衡。她悄声说：“快来呀！”我歉疚地动起来，但是太迟了。柯尔德利娅在原地匆忙地跳了几下，其他两个小精灵狠狠地盯着我。我们抓住她的腿，而就在此时，她却准备要跳跃了。她当然跳不起来了，就只好即兴蹦了几步，接着便开始四处旋转。

她和正在后退的文斯撞了个正着。文斯也跟着转了几转，观众里有三个家伙，开始恶毒地咒骂他的面具。尽管珍妮弗声嘶力竭地演死亡这一段，他们还是吆喝个不停。观众很费力地听着珍妮弗的台词。珍妮弗似乎喃喃自语：“我用最后一丝微弱的呼吸请求你……记住这雨林。”她的最后一句话说得异常洪亮清晰，像决胜比赛中疯狂的足球迷。跟许多舞台英雄一样，她死得辉煌壮烈。

谢幕的时候柯尔德利娅忍不住哭了，珍妮弗也哭了。文斯恨恨地说：“你是故意的。”

我可不在乎他们怎么想，我得先找到约翰。

我冲出后厅，连妆也没来得及卸，衣服也没换，双





手紧紧握着面纱。连约翰和辛普森的影子也没有。我看到了他们：正站在篮球场的大灯下……他们要拥抱吗？哦，不。我没戴眼镜，只得眯着眼看他们。辛普森小姐正在看什么呢，约翰站在她背后同她一起看。

该死！我不能让他们拥抱。我冲了上去。地上的砾石戳疼了我的脚。约翰看见了我，满心欢喜的样子。

“嗯，不可思议，我终于和亚拉丁迪啤酒厂联系上了。他们已经破产了，不能付钱给我们。”

“这是好消息吗？”

约翰还是乐呵呵的。

“当然不，这是坏消息。这意味着我们的海草卖不出去了。但是在我打完那个电话十分钟以后我收到了一份传真。有个日本人要买下这个岛！”



第三十章

我呆立不动。

“对你也有益。你不是想上学吗？我已经替你报了名。下学期的。”



约翰接着解释日本人将如何在北岸建立一个庞大的海草加工厂,那儿大船可以安全地停靠。那有点像约翰原先计划建的厂,但规模更大。将来会有特制的结实的油罐来培养“冒泡的脑花”海草,以便于监控和收割。工厂内部有自动的干燥釜。他们将雇用两名日本技师和三名当地人。当地的捕捞深海鱼的渔夫将负责收割公海里的海草。野生动物也将得到保护。所有塔特家的人在离开这岛的时候都会得到一大笔钱。除此之外,他们将给我们买大陆上的新房子,每年还给我们一定的钱。

这个岛将会建成一个生态旅游区。我们的房子将改建成宾馆,由大陆派人来管理经营。

一艘容纳 200个座位的渡船将在大陆和小岛之间来回接送游客。另外,还拟建游泳池并把拖车停车场改建成高尔夫球场。

这时,妈妈、克莱姆和柯尔过来了,我向他们宣布了这个消息。

大家都说前景可观,妈妈却勃然大怒。乔治和丝特娜跟文斯一块儿来了。妈妈对着乔治发火。这很不公平,尽管乔治是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人。大伙儿离开了音乐会,不欢而散。妈妈怒不可遏地喝斥约翰:“你怎么可以卖掉我们的命根子!”

“你们根本没有过什么命根子!”约翰回答道。





“我们可以把它卖给其他人！”

“没有任何一家公司会以这种形式买我们的海草！我们得彻底改造设备。”

“废话！”

约翰变得异常凶狠。我不知道我怎么会以为妈妈变得老成圆熟了。

“难道你没想过我已经找到了买主了吗？从一踏足这个岛开始我就要你们警惕亚拉丁迪啤酒厂！如果你和你爸爸不那么愚蠢的话，这一切根本不会发生！”

约翰走开了。妈妈对他大吼大叫：“你可以说服艾米丽支持你，但你休想说服蒂芙！”

约翰停下来瞪着妈妈：“实际上，她已经同意了。”

回家的旅程是前所未有的。约翰站在船头，眺望着大海。妈妈则站在船尾望着海。克莱姆和我挤在中间。克莱姆一言不发却不停地变换姿势。也许他是被要离开小岛这个消息吓坏了。

我们弃船登岸。妈妈说：“老实讲，你想不想卖掉这个岛？”我这才明白自己并不想这么做。原来，我内心深处很在乎这个岛。但约翰说卖掉它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妈妈怒气冲冲地上楼去找蒂芙姨妈理论。但开门的是罗德。他看上去容发焕发，只是稍稍有点尴尬。蒂芙姨妈也红光满面，跑上来给了妈妈一个密不透风的





狗熊式拥抱。“我们订婚了。”她按捺不住地兴奋；在海草开发区置了新房子，我还出了钱哪。这下孩子们上学可近了。真棒，布兰琦，是吗？”

蒂芙姨妈笑得合不拢嘴。刚刚安上的金牙闪闪发光。

我宁愿认为这是件好事。她梦想有自己的丈夫而且得到了他。但妈妈不同意了。实际上，妈妈认为这是背叛，因而对蒂芙姨妈大发雷霆。蒂芙姨妈在妈妈的火力攻击下泄了气，丧了胆，只得可怜巴巴地向我求助。

“好吧，你说了算。我投你的赞成票。”随即她拉上罗德走了。

妈妈丢下一句话：“我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随即怒气冲冲地走开了。

我觉得有点奇怪。这本是我曾经梦寐以求的事，由我掌握这小岛的命运，由我管理所有跨国业务，赚大钱……而现在我只想抽身逃跑。

我仍想作最后的努力，于是我说：“我们不能自己加工海草吗？”

“可以。只要我们找到一个合作伙伴帮助我们投资发展和开拓市场。但那要多年方能收回我们投入的钱。只要我们现在把这些装点门面的东西搞起来了，我们就还有机会。但是目前你的态度……”

我心里七上八下。





“柯尔和克莱姆 没有了工厂 ,我怕他们会…… ”

我到底怕什么呢？霎时我明白了，硬得说不出话来。

“我怕……怕他们会死。”

沉默。然后约翰温柔地说：“你看，你的决定并不只取决于我。多听听其他建议。去见见乔治。对不起，艾米丽。做生意就是这样。有时候你得忍痛割爱，然后继续前进。”

“你要走了吗？”

约翰发出一阵得意的大笑，带着一丝苦涩。

“别开玩笑！我早看穿这桩生意。他们不会像榨干你外公那样来对待我。我只恨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到这儿来，那样的话，我也许能救活这座小岛，说不定还能赚大钱呢。”

他悲喜交集，似乎艾米丽和艾米丽的工厂就要投入争取战中。但艾米丽看上去似乎在做白日梦。

“什么时候我得作决定呢？”

“越快越好。”

我到沙滩上去散步。整个工厂灯火通明，有如仙境。海豹“胖子”在我背后低声地啜泣。

我站在那儿发呆，没注意到出现在家里的人。三三两两地，乘着小船来了。他们聚集在九米之外的地方，伸头观望着。原来消息传开了。大家在等着我的决定。





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慢慢离开，让我静静地思考。

我坐在沙滩上，抱着双膝，幻想着外公没有去世。回忆着以前无忧无虑的日子，那时候唯一可担心是外公和妈妈之间的相互谩骂。

天冷起来了。克莱姆和柯尔过来坐在我的左右两边。他们一句话也没说，像两块大石头。这很好。

继而柯尔咳嗽了一下，说，“克莱姆和我……这么说吧，我们觉得约翰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

克莱姆接着说：“而且我们认为你该去上学。呃，因为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子，应该受到良好的教育。”

我鼻子一酸，噙着泪问：“那你们呢？”

先是一阵沉默，然后克莱姆说：“老实说，艾米丽，我现在在这儿也无事可干。”

事实如此。但它却伤了我的心。柯尔和克莱姆向外凝望着大海。我看着柯尔粘着胶布的眼镜架，尽力想找些话来说服他。

“我们这儿的清洁工作可是有得做。如果去试试的话，说不定可以挣足到拉斯维加斯度假的钱呢。”

克莱姆没说什么。柯尔挤出一丝勉强的微笑。他推了推眼镜，说：“我们能承担自己的度假的费用。”

我独自在海滩上坐了很久。明天我要去找乔治，那只是为了取悦约翰。但是我明白了自己要做什么。我要卖掉这个小岛。





第三十一章

妈妈怒不可遏，破口大骂。当她说到“我早就警告过你他迟早会夺走这个小岛”的时候，我伤心得几乎要死掉。但这是正确的决定。辛普森小姐帮约翰给日本公司发了一份传真。我再也不敢看渡船，因为每个人都有被淹死的危险。

我已被新新人类们孤立起来，所以在学校我几乎独来独往。迪兰和凯莉已经联合起来对付我。我试着胡思乱想但我发现这并不能给我带来快乐。艾米丽的企业看来已奄奄一息，不可救药。

一天，我坐在科学实验室外边吃午饭边心不在焉地看《财经纵览》这时，文斯来了，他闷闷地坐下，胡乱地推了推眼镜。

“就值不值得来讲，我觉得你做得对。我想约翰是对的。”我莫名奇妙地热泪盈眶。但我强忍住了泪水，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冷嘲热讽。我偷偷地瞟了他一眼，他一脸真诚。我说：“谢谢。”





珍妮弗在后院里徘徊。文斯站起来，说：“无论如何，我只想说，对不起。”

“哦，没关系。”我说，“其实抱歉的是我，我弄砸了音乐会。”

文斯耸耸肩。“实话告诉你。”他不好意思地四下望了望，露出一丝诡秘的微笑，“别告诉珍妮弗——我觉得她那天像个小丑。”

珍妮弗，对。他走开了，伸出手，搂住珍妮弗的肩膀，她温柔地揽着他的腰。他们已经很自然地当众亲热了，不折不扣的。他们长大了。而我却处于 10 岁的心理年龄，一厢情愿地想要跟一个完全无视我的存在的人在一起。

我真是可悲。那晚我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故意避开约翰。

蒂芙姨妈和孩子们已搬到大陆上去住。他们的新家也将于两个月之内装修竣工。工厂仍在开工，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寂静无声。克莱姆得了流感，在床上躺了一个月。





亲爱的塔特小姐：

默多克先生感谢你给他写了这么多热情真诚的信，并祝你在自己选择的事业中大展鸿图。

你真诚的

F W· 帕特森

替路颇特· 默多克先生执笔

妈妈、李太太和我到海草开发区去看房子。我喜欢在车上遥望那儿的房屋。整齐漂亮的花园、洁净的、浅褐色的砖墙。但我们走进去后，感觉就变了。雪白的墙面照得整间房子十分亮堂，与竹条家具匹配的是热带花卉图案的窗帘。站在罗德的客厅里，我感觉我们走进了某本妇女杂志的彩页。

我试着想象墙上挂满了塔特家里人的照片，和菲瑟丝呆在内置衣柜的房间里的情形。

李太太并不喜欢这座房子。对这儿的窗子也颇不以为然。她说这儿的窗子不安全。另外，首先应该做的是将矿泉浴室装修出来。

开学的日子临近了。亚拉丁迪啤酒厂业已关门歇业。每次我看见亚拉丁迪·多格的海报就有些难过。约翰起早摸黑地在办公室工作。辛普森小姐也时常来做些翻译。我则天天帮约翰跑腿打杂。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一帮人戴着硬头盔，扛着三脚架、卷尺和各种小工具





朝北岸走去。

一个建筑公司来的人扛了 5 个大纸箱来。我帮他打开箱,里面是一层一层的包装纸。剥开层层包装纸,露出了一个未来工厂和度假村的模型,上面有小人,微型树木,绿色的塑料制的海面和许多蜡制的小塑像。

在日本人来作最后的考察的那天早晨,我从温暖的晨光中醒来,妈妈得去工作了,临走之前不停地对我眨着眼睛,用一种奇怪的,嘶哑的声音说:“我们会把工厂夺回来的,一定会的。”

谈判在上午 11 点开始。约翰得用大轮渡接他们来。辛普森小姐将担任翻译。路碧姨妈只得把渡船拖到大陆上去,因为它不够气派。

文斯和我到北岸去看它最后一眼。海豹“胖子”也蹦蹦跳跳地跟了去。我们眺望大海,热泪盈眶。文斯伸出手臂搂住了我。

“其实,”他说;“无论谁在名义上拥有这座小岛,它仍然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回到南岸的时候他们还没到。我们等啊等。后来,蒂芙姨妈也来了。柯尔和克莱姆也来了。克莱姆不耐烦了,他说他要到货车上看电视去,柯尔跟着他去了。

我看到他俩飞也似的跑了。

最后,约翰的大轮渡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然后在





码头边停下。全家人悄无声息地聚在一起。约翰带出四个日本人和一个女翻译上岸来。辛普森小姐和乔治紧随其后。

日本人鞠躬,微笑,对这儿的一切都赞叹不已。他们查看海草的样品。原来,约翰已经带他们去过北岸了。现在他们要做的是考察一下模型,然后签约。我们走进摆放模型的厂房。合同将在办公室里签定,签订人包括日本人,约翰,蒂芙姨妈和我。

约翰向他们展示模型的时候我和文斯站在门边。他们对模型赞赏有加。有一个人还拿起一个小塑像叽里呱啦说着什么。每个人都笑着。有人分发了一包香烟,大家便开始吞云吐雾。我看到有人在,回头一看,原来是柯尔和克莱姆在远处朝工厂这边张望。

正在那时我听到了渡船经过的哗哗水声。水声持续不断,渡船正在全速前进。甲板上,艾瑟尔奶奶和一大群矮小的老太太身穿花裙,挥舞着拳头。

渡船还没停好,艾瑟尔奶奶和老太太们便把跳板重重地往岸边一搁,艾瑟尔奶奶咚咚咚地走上岸来,腋下夹了一根皮鞭。

“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她吼道,“北岸就建起了工厂,你们这群强盗!该死的糊涂虫,出来露露脸呀!”

她狠狠地向地上抽了一下皮鞭(如果你没听过这声响,你还会以为它简直和枪响差不多)。日本人惊呆





了。

艾瑟尔奶奶咆哮道：“出来！”日本人只得请教翻译。

日本人出来了，后面跟着约翰，乔治，蒂芙姨妈和辛普森小姐。他们霎时睁大了眼睛，眼前是一片眼镜的海洋。大约 50 个老太太，叉着腰，虎视眈眈地看着这儿。

日本人不知所措，惊恐万状，连忙掏出烟来点上。兰莉·艾瑟尔的皮鞭在空中呼呼作响，啪地一声摔在地上。啪！啪！啪！皮鞭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打在们脚边很近的地方。日本人前面的地上堆了一大堆烟蒂，七零八落全是燃尽的过滤嘴。

人们倒抽了一口冷气。艾瑟尔奶奶若无其事地卷起皮鞭：“先生们，谢谢你们，请不要抽烟。”



第三十二章

艾瑟尔奶奶站在一把椅子上以便让所有人都看到她。

“这个岛对我们大家来说是神圣的。”她让日本小



姐翻译。日本商人看上去忧心忡忡。“我和其他一些女人是这个小岛特殊的主人。北岸之所以从未开发是因为北岸上有一些特别的岩洞，里面有神秘的壁画，只有女人才能够去看。塔特家只有男人，那就是曾曾祖父，他被允许开发这个小岛，条件是他必须永远忠于南岸。”

艾瑟尔奶奶继续讲她可以带几个女人去看看这些岩洞，作为证据。她说，为了挽救这个岛她宁愿上法院。她还暗示，只要她拿上鞭子，她会变成一个危险人物。

大家都离开了北岸。艾瑟尔奶奶和老太太们，还有文斯和我带头走进了大轮渡。约翰、蒂芙姨妈、辛普森小姐和乔治还有日本人跟了进来。后来，塔特家的人乘着无数的小船跟来。文斯问艾瑟尔奶奶为什么不早告诉他关于小岛的这些事。她鄙夷地看了他一眼，说这是女人的事，与他无关。连乔治也不知道。如果艾瑟尔奶奶不被逼到这一步田地，她说，她宁愿守口如瓶，永远不说这档子破事。

在北岸，人们向艾瑟尔奶奶投来钦佩的目光，仿佛她是个女王。我觉得她当之无愧。艾瑟尔奶奶说她要展示这些岩洞壁画，当然只向女人们，她叫上了辛普森小姐和日本翻译。然后她转过来对我说：“还有你，艾米丽，是你该了解一下这个小岛的时候了。”





日本翻译告诉她的老板她要干什么。他和他的同伴商量了一会儿。他们看上去吃惊不小。

艾瑟尔奶奶警告说其他任何人不得跟着去。她钻进了灌木丛，我紧跟着辛普森小姐和日本翻译。还没走到两秒钟，辛普森小姐的丝袜就抽了丝。我们吃力地穿过灌木丛。在一堆巨大高耸的岩石前艾瑟尔奶奶叫大家停下。她叫我们等一等，然后就消失在岩石缝隙中。

蚊子在我们脸上嗡嗡飞过。辛普森小姐和我冲着日本翻译友善地一笑，她也对我们笑。我打赌她肯定希望她从未接受过这份工作。接着是一阵尴尬的沉默。辛普森小姐开始用日语讲话，她说，她想告诉这位日本小姐关于她和中学教师语言联合会的同事们一起去东京的经历。日本小姐在轰炸机般的蚊子中间点头微笑。

艾瑟尔奶奶终于出现了。我们跟着她进了岩洞。开始我们眼前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当我们的眼睛适应了洞里的黑暗之后，我们看到了令人惊叹的壁画。画上有驴、有鱼、袋鼠、信天翁和海豚。

接着，我们看到了一幅画着一艘帆船的壁画。帆船有两只巨大的桅杆，张满了帆。它看上去像一艘属于私人的船。艾瑟尔奶奶对我点点头，说：“对，那就是你曾曾祖父的船，艾米丽。”

日本小姐深吸了一口气，一个角落的一张画上有人的轮廓。他头发披散，头顶一个红色的光环，手里拿





着一戟鱼叉。我轻叹了一口气。

因为他戴着一副巨大的、圆圆的眼镜。

他决不会被弄错。他在墙上凝视着我，凝视着我的一生。“他是，是……”我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

“对，就是他。他是你曾曾祖父。我母亲曾告诉我有关他的事。她觉得他不可能用一只长矛来救自己的命。塔特家的人都不正常。”

日本人依依不舍地离开小岛。当约翰把他们赶进大轮渡的时候，他们还在啧啧赞叹。剩下的人还在工厂外边。我们紧紧拥抱，谈笑风生。艾瑟尔奶奶又展示了一回她的皮鞭。

“看这儿！”克莱姆突然喊道。

随着一下猛拉，她把新添的栅栏撕开了一条口子。鞭子来回翻转，啪啪作响。我们欢呼起来。柯尔开始对兰莉·艾瑟尔唱“她是一个好样的”。接着我们都开始唱“我们都是好样的”。

欢乐的场面几乎把现场搞成了一次聚会。如果说过去塔特家的人不擅长搞聚会的话，应该说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学了。聚会进行到一半妈妈才姗姗来迟。她站在码头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说塔特人离不开小岛，小岛同样也离不开塔特人。我们欢呼雀跃。妈妈意气风发，情绪高涨，朝着大轮渡上的约翰做了个夸张的手势，招手叫他上岸来。





“欢迎回家,约翰!你看,你的那些新奇想法对塔特岛并没有好处……”

“为约翰欢呼三次!”

那是克莱姆,毫无疑问。我们欢呼起来。约翰却脸色苍白,环顾着一片眼镜的海洋。

“布兰琦,很明显你和这个家族的其他人想保留这个小岛。我尊重这种想法。但是我们现在处于严重的财政危机中……”

“胡扯!”妈妈说,“自从我记事以来我们就一直处在财政危机中。但我们总能化险为夷。来,给我一块李太太的巧克力饼……”

而我则和艾瑟尔奶奶在一起,讨论壁画。“最奇怪的是曾曾祖父的那幅画像。他戴的眼镜有点特别。”

艾瑟尔奶奶的嘴抽搐了一下。她说:“嗯。”然后便把视线移向别处。

“艾瑟尔奶奶!……”

她止住笑,跑开了。

“那些脸!只是眼镜不对劲!我发誓!这些动物、船和那些前辈都是从我记事开始便在那儿的!只是眼镜!”

我惊呆了,丝特娜也是如此。

“妈妈!你怎么能去篡改历史壁画呢?”

“那是用粉笔涂上去的!我也是为了保住这个小





岛。记住,我是一个塔特,你们也知道他们是怎么说塔特的。”

艾瑟尔奶奶的朋友们齐声喊起来:“永远别相信塔特家的人。”接着哄笑起来。他们笑得如此气壮山河以至于每个人的眼镜上都蒙上了一层水雾。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塔特。

丝特娜长吁短叹,摇头撇嘴。她觉得这是一种亵渎。但我赞成艾瑟尔奶奶这么做。不管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在主宰着塔特岛,它总带着几分幽默感。

我被艾瑟尔奶奶的朋友们怂恿着去参加他们的摇摆舞比赛。所以我得和孩子们玩上一会儿,又得去帮李太太刷洗。等我有机会看到约翰的时候天色已晚,他已经上床休息了。他为了他的这个计划几个星期都没睡好。

我沿着海岸踽踽独行,经过那些栅栏。它们已经恢复原样了。然而在我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对这个小岛的前途的挥之不去的担忧。要是我们能把这儿的海草制成润肤霜多好!让别人都嫉妒。这就是塔特岛赋予你的财富!一手拿出去,另一手又拿进来。哦,我突然想起了什么,约翰和我该好好打算一下了。

我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喜滋滋地上了床,第二天早晨也睡了个大懒觉。我跌跌撞撞地走进厨房,李太太正哼着摇滚曲。盘子边上有一封信,是约翰的笔迹。





亲爱的艾米丽：

你是对的！塔特需要这座岛，而且，他们总有办法把它管理得井井有条！我走了，因为我觉得我的管理办法和你的家庭格格不入。我已经把有关的细节写在信上给乔治了。但是你得知道我把我拥有的这个工厂份额的 98% 给了你。我之所以保留了那 2% 的份额是因为我相信你能从那讨厌的海草中发一大笔财，同时我也想沾点你的光！

原谅我不辞而别，我得去搭飞机。我会写信给你的。你也是！

祝你好运。

爱你的约翰



第三十三章

我的胃钻心地痛。

“李太太，约翰什么时候走的？”

“哦，我说不准，十分钟前吧？”

我冲出屋子，朝码头奔去。仿佛喉咙里哽着一块大



石头般的难受。他离开我了！

他在码头上，穿着外套，戴着帽子，提着行李箱。渡船开过了。

“约翰！”

我向他奔去，几乎停止了呼吸。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好，嗯嗯！”他有点尴尬；“我没想到你起得这么早！”

我呆立不动，开始意识到他是故意在我醒来之前离开的。他疲惫的样子在我的朦胧泪眼中变得模糊起来。

不自觉地，突然我紧紧抓住他的手。

“不要走，好吗？”

“可是，这个……”

他显得焦灼而忙乱，伸出手搂住我。他的胸口温暖而坚实，散发着洁净的纯棉织物的味道。他的蓝色衬衫上有一粒扣子脱线了，松松地挂在那儿，像我浪漫的梦一般。我们站在码头上，他温柔地抱着我。但噩梦还是发生了，他松开手，然后挽着我的手臂。

“艾米丽……”

他凝视着我。

“你得理解，这儿的一切并不属于我。”

“这儿有我呀！”





怎么我不算数？我这么爱他为什么他总是对我视而不见？我想起了加斯丁 还有贝蒂。

我深吸了一口气 ,问：“你要回到贝蒂身边吗？”

“如果她愿意的话。”

别哭 ,你可以以后再这么做。请记住这儿发生的一切。他宽松的衬衫 ,脱了线的扣子 ,还有他脖子上的黑痣。

渡船来了。他忧伤地看着我。回忆像流水般哗哗地流过。飞机场的约翰……舞会上的约翰……

“嗯 ,我得走了。你看……”

我无法阻止他。我终于忍不住喊出来：“可是我爱你！”哽在我喉咙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我的心隐隐痛起来。他沉默了片刻 ,然后温柔地说：“我很荣幸 ,但是我爱着另外一个人。你不需要像我这么老的一个男人。你完全可以找一个和你年龄相仿的男孩子。我相信一定会有这么一个男孩子适合你的！”

你说得轻巧 ,约翰。

“你聪明 ,迷人 ,而且你有非同一般的经商头脑！哦 ,那个可怜的小伙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还在那儿傻等着我呢。”

我已经失去他了。他现在和我手挽着手而他的心却已经在飞机上了 ,在非洲了 ,和她在一起。

我也不在这儿了。我凝视着他的衬衫纽扣 ,仿佛置





身于一座山巅。群山在我脚下蜿蜒起伏我却不能动弹。我觉得自己越升越高，以至于可以看到渺小的人影、蓝色的大海和栅栏。当山升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便像海浪一般盘绕滚动，我摔了下来，重重地跌进一片恐惧和惊惶之中，去面对我难以想像的，可怕的痛苦。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

渡船整装待发。他吻了吻我的额头，尽管像蜻蜓点水般的轻柔，但我还是能确切地感觉到它的位置。

“我会写信给你。你也要写信给我，让我知道你的生意怎么样了。”

我们凝视着对方。他轻轻地说：“再见。”

我喉咙里的石块膨胀起来。

“再见。”

我看着他上了渡轮。他没有回头。我竭力记住这一切。他上了渡轮，然后坐在我刚好能看到的位置。他戴上太阳镜，然后像个塔特人似的把它推上鼻梁。

我爱着另外一个人。

每次他的身影变得模糊我都使劲地揉眼睛。渡船越开越远了。我目送它直到它消失了大陆那边。额头上的吻痕依旧清晰可辨，我甚至能感觉到它带来的刺痛。哽在喉咙中的石头此刻充塞着我的整个胸腔。我摘下被泪水打湿的眼镜。

这就是绝望。





我并没有跌进深渊，而是悬浮在空旷、寂静的半空。我并没有梦见约翰，尽管我竭力想梦见他。我之所以想梦见他是因为我几乎记不起他的样子了。奇怪的是，我竟能清晰地记得他的衬衫纽扣和脖子上的黑痣。

有时候我也能记起他的样貌，而那总是在我没有想他的时候。他会在我面前一闪而过，出奇地清晰。他总是微笑着，通常出现在海滩上。那时我感到片刻稍纵即逝的快乐，接着那块让我哽噎得说不出话的石头又会出现，充塞着整个胸腔，让我喘不过气来。我一呼吸，它就会擦破我的喉咙。

让·保罗·塔特。我不断地写他的名字，刻骨铭心地思念着他。他的影子无处不在。他留下的牙膏，被我放在第二层抽屉里。

家里遇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我却没心思去管生意上的事，事实上也没什么生意可做。妈妈和乔治急忙不迭地打广告请投资者来帮我们建立食品加工厂。可是两个有兴趣的投资人都表示想单独经营整个业务。我们靠积蓄维持生活。罗德给了我们一些钱。妈妈一直在购物中心打工。姨妈们、克莱姆和柯尔在大陆的水果市场干零活，主要是干装运一类的杂活，干了差不多两个星期。我则每天放学后去投寄垃圾邮件。

约翰从法国给我寄来风光明信片。在其中一张中





他提到现在又和贝蒂在一起了。我给他写了封冗长而绝望的情书，后来我把它们全都撕掉，给他寄去了澳大利亚的野生动物明信片。不管刮风下雨，我都坚持上学。

辛普森小姐也非常想念他。她的裙子越来越长，人也不那么爱笑了。有一天中午我和她在一个购物广场的偶遇使我对她失去了兴趣。那时她和塔耶尔先生在一起，塔耶尔是教技术和设计的老师。很显然，两人在调情。

一天我和兰莉·艾瑟尔在一起听她讲她惊心动魄的生活经历。这让我暂时忘记了约翰。在她的房间里，戴着她往常在家休息时常戴的破旧的牛仔帽，她一边用自制的海草刷子擦她的鞍座，一边告诉我有一次一个她最好的同伴在洪水暴发时被蛇咬了，她得去救他，同时还得把牛马都赶到河那边安全的地方去。她给我一块薄荷饼，我们都有滋有味地嚼起来。她突然说：“你还在为那个秃顶法国小子郁郁不乐吗？”

“他没秃顶。”

“给他十年的时间，他的头就会变得跟台球一样光亮。那时候所有的塔特男人都秃了。”

她又把鞍座放回原处，她的手沾满了绿色的海草浆液。她照了照镜子，便把浆液往脸上抹去。

“艾瑟尔奶奶！”





“这里面有海草，可以让你的皮肤变成漂亮的海草。”

“不错，要是你想皮肤变绿的话。”

“海草不会让皮肤变绿，只要你用蔷薇蜜和班克西亚草根把它洗净。”

我看着艾瑟尔奶奶。

第三十四章

我的第一个冲动是跑回去告诉乔治和妈妈我的可行性报告。但那时候我觉得他们如此疯狂地赚钱，一定会把我的计划当成小孩子的白日梦。我得用事实和数据说明问题。所以我去办公室拿出那份报告时我的手几乎在颤抖。

海草应该用玻璃坛子密封包装。我拿出黄页本打电话，尽量用最清晰响亮的声音说话。讲好了玻璃坛子、商标和包装盒的价钱，我又搞到了一台可以密封玻璃坛的二手机器。另外，还敲定了在地方报纸和健康杂志上作广告的费用。我绞尽脑汁回忆着约翰曾经教给





我的一切。到中午 12点半的时候终于打出了一份报告。

第二天晚上,蒂芙姨妈和罗德为文斯和他的父母、妈妈和我做了一顿晚餐。他们招待我们的是坚硬的卤汁宽面,吃起来像裹着蕃茄酱的网球鞋。吃到一半的时候蒂芙姨妈小心翼翼地说:“今天我接到一个银行的电话。他们要我卖掉这个岛的一部分来支付新房子的费用。”

我的心怦怦地跳起来。

“没门,”妈妈说,“我们将再次打广告邀请别人投资。”

“布兰琦,”乔治说;“我们别无选择。”

我咳嗽起来,声音尖利刺耳。我说:“事实上,我们有办法。”我拿出我的报告,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他们关于我的计划。我解释说我们需要 10000 美元的广告费用。哪怕这笔钱没起到作用,我们也得为购置土地花去相同数量的费用。每当有人想插话的时候我都竭力往下讲。我避开妈妈的视线,到最后,我发现大家都惊异地看着我。乔治和蒂芙姨妈本能地朝妈妈看去。妈妈眉头紧锁,一言不发。

一阵寂静。

妈妈眨了眨眼,嘴唇一张一翕。她看我一眼,带着奇怪的吃惊的表情,说:“我们可以试试……”





我们的润肤膏的产量增加了一倍，另外我们也生产一种皮带清洗剂，它的配方实际上和润肤膏一模一样，但我们不会让这个秘密泄露。文斯设计了一种土著艺术标签。我们的品牌名叫“海豚之梦”。艾瑟尔奶奶想把她的相片印在商标上但被投票否决了。

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投入了工作。酿造桶又开始像过去一样搅拌。一拨儿叔叔姨妈们负责把海草舀进包装坛子里。每个人都穿着工作服。每坛海草我们另配了一坛蔷薇蜜和艾瑟尔奶奶与她的朋友们采来的捣碎的班克西亚草根。

我说服妈妈在一家城市晚报上做个大广告。这只是赌赌运气。我们向罗德借了些钱。这则广告把艾瑟尔奶奶的绿海草描绘成一种充满神秘色彩的土著秘方。我们还引用科学报告的话说这种海草制品保养皮肤的功效可以和欧洲的那些价格昂贵的玩意儿媲美。但没说艾瑟尔奶奶用它来擦洗她的鞍座。

我们累死累活地干了两个星期。然后，订单开始蜂拥而至！最激动人心的是一家著名的日报还刊登介绍我们的文章。手执皮鞭，面带神秘的艾瑟尔奶奶成了焦点人物。她被邀请参加一个脱口秀节目，之后订单更是潮水般涌来。

我和妈妈与悉尼一家经营化学品连锁店的公司达成了合作意向。我们得坐飞机到那儿去谈判！一路上妈





妈喋喋不休地交待她要全面负责谈判的事而我应该闭嘴。说得我几乎想掐死她。可是当我们来到会议室外边的時候,她却突然要上厕所。我们飞快地冲进一间豪华卫生间。妈妈一屁股坐下便不起来了。我气得冒烟,我们快迟到了。我等着她在谈判中发言呢,而她却一动不动地盯着墙壁。

我突然意识到她是吓坏了。

她嗫嚅着：“情况不大好……我看,你一个人,去好吗？”

我当然可以,但他们不会相信我。我需要妈妈。那一刻我意识到其实妈妈也需要我！

我得让她和我一块儿去,哪怕她并不张口。我低声下气地请求。最后,我小心翼翼地说：“如果约翰看到我们这个样子会笑话我们的,不是吗？……”

妈妈嘴唇颤抖,发出一声嘶哑的嗥叫。我立即把她拖起来,拽着她的胳膊往前走。我好不容易才把她拖进了会议室。

整个谈判过程,妈妈始终板着脸,焦躁不安地盯着天花板。我谈成了这笔生意。然后,她自然也对自己受惊吓的事只字不提。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人。但在回家途中,我发现她在偷偷看我,眼里有一种从未见过的光彩。是佩服吗？妈妈

她对我笑笑,我也笑了。





第三十五章

现在我们简直被订单淹没了。订单多得要用手推车把它们从渡船运回家中。马丁从大陆赶回来做这个工作。他把装订单的粗布袋丢进厨房，李太太在那上面撒上豆葱，以使外人看不出里面是什么。

我写信告诉了约翰这一切。他给我寄回了一个漂亮的公事皮包，上面印着我名字的首字母，烫金的。里面夹着一张小纸条：“我说过你行。约翰。”我兴奋地捧着它来到空寂无人的海滩处，久久地和它依偎，尽量不让眼泪淌在精致的皮革上。

渐渐地，我们还清了所有债务。大家都欢喜非常。姨妈们甚至制定出了她们各自的分成比例。母鸡菲瑟丝有了自己奢侈的毛毡鸡笼。柯尔受到那架难以驾驭的拖拉机的启发，竟买了一辆微型赛车。我也扔掉了我的牙齿矫正器，因为罗德说，我的牙已经矫正了。

至于罗德家，他、蒂芙姨妈和孩子们在他们的新家里欢欢喜喜地生活着。孩子们的新牙还没长齐，蒂芙姨





妈已经镶满了一嘴金牙。蒂芙姨妈和罗德带克莱姆去牲畜待领场领养一只小狗。这样他们就有了两只狗，一只名叫公主，另一只名叫王子。克莱姆每天都去看它们。罗德用牙线给它们剔牙，还为它们准备特别的小狗牙刷。

李太太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她几乎让妈妈变成了另一个人。李太太说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舒适了。自从工厂的情形好转以来，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她像天使般地做饭清扫，从不休息一天。当然除了十一月的两个星期以外，在那段时间里，她要去尽母亲的义务。不明就里的外人常常向她打探，想知道我家发生这些变化的根本原因。他们甚至连她的鸡汁什锦锅的配方也想知道。

妈妈很快就在商务谈判中建立起了自信心。事实上，我也曾为自己对她的鼓励有过片刻的后悔。后来，我明白了一些事，明白了妈妈是《小商人的陷阱和小费》中破产了35次的乔·史密斯和我的德语书里健忘的赫尔·斯库茨的绝妙混合体，因为她的视力太差了，一遇到小字印刷品，我就得像琼·史密斯一样去帮她念。李太太叫开饭的时候总有一顿空谈。妈妈自鸣得意，不可一世。和乔·史密斯一样，她总认为所有的主意都是她一人出的。





瑞·颇基颯车,真让人替她担心。他去超级市场买了一瓶百事可乐和一包炸土豆作早餐。我非常担心,不知道万一有一天迪兰·颇基成了我的哥哥会怎么样。不过谢天谢地,这种担心终于过去了。

还有一件难以置信的事。哦,不,应该是两件。妈妈和我去悉尼和一家跨国化妆品公司谈判。带上皮包,我挺直腰板,自信而沉着,尽管妈妈越来越像乔·史密斯,我还是能够以琼·史密斯的作风加上一点约翰式的强硬和同学索菲式的蛮横来驾驭她。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我们开完会出来的时候,妈妈抓住了我的手臂。

蹊跷的事情发生了。我的车开进阳光下,一辆黑色大轿车正在我们前面闲逛,准备左转弯。车窗摇下来,坐在后排上的那个男人清晰可辨。他正在读报纸,接着,他放下了报纸。

是默多克先生!

我跳起来喊道:“是我。默多克先生,我是艾米丽!”

他吃了一惊。我停下车,朝前面那辆车跑去。

“你怎么也想不到!海草!我们正把它加工成润肤膏,还准备把它打入国际市场!”

我兴奋地围着那辆黑色轿车团团转。

他迷惑不解地看着我,说:“那很好,宝贝。我……”

我累得不行,停下来大声说:“要是当时你在小岛





就好了 ,而且 ,我要谢谢你给我写那么多信 ! ”

他探出车窗玻璃迷惑地看着我。我兴高采烈地向他挥手告别。他也向我不知所措地挥手。他一直在鼓舞着我前进。

我依然想念约翰 ,虽然已远远不及先前那样痛苦了。绝望失意的时候 ,我会把他送给我的皮包紧紧抱在怀里。这让我想到第二件不可思议的事。

我回到亚拉丁迪。一天 ,我和文斯一起去麦当劳吃饭。放学后 ,我代替他去一家广告公司打工。当我们路过停车场的时候 ,发现两个穿麦当劳制服的人在后面追我们 ,拿着我的皮包。一个是黑头发的女孩 ,另一个是个小伙子。

小伙子又高又瘦 ,亚麻色头发 ,一脸的青春痘 (抱歉 ,我从不觉得青春痘很有性格)。

我看到他的工作牌 ,上面写着“埃德蒙特”。

他气喘吁吁地停下来 ,训练有素地说 :“小姐 ! ”

他举起我的皮包。

“你忘了这个。 ”

这种场面我已经设想过多次 ,这回真的发生了。我用一种难以想象的性感的声音说 :“谢谢你 ,艾迪。哦 ,还有我的名字叫艾米丽。 ”

我屏住气 ,不敢相信自已。我怎么能说这个 ?

那女孩轻蔑地哼了一声便跑到真人大小的罗纳德





麦当劳旁边大笑起来。显然她不是康琦塔,但艾迪竟也厚颜无耻地笑起来。这个戴纸帽的蠢货!不过他真的很棒。他轻轻弹了几下袖子。

他说:“好,再见,艾米丽。”

那是挖苦吗?不,我想……我想他对我还是挺感兴趣的……

我们穿过停车场。文斯说:“那是新来的十年级男生,倒有几分商业头脑。”

我回头看看,他正叉着手站在那儿看我呢。我感到荒唐无比,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你好,商业先生,我等着和你一比高低!

他恨不得在我后背穿个洞,把我看清楚。文斯和我在红灯前停下。一只肮脏秃毛的瘸脚海鸥停在护栏上。远处,塔特岛在一片青蓝色的海洋中闪着绿白相间的光。

我俨然世界的主宰,我想。我已经对海草有了一种特别的感情。

他仍在看着我吗?当然!

我忍住笑,挺直身体,精神焕发,迈着猫步摇摇摆摆地向校车站走去。

